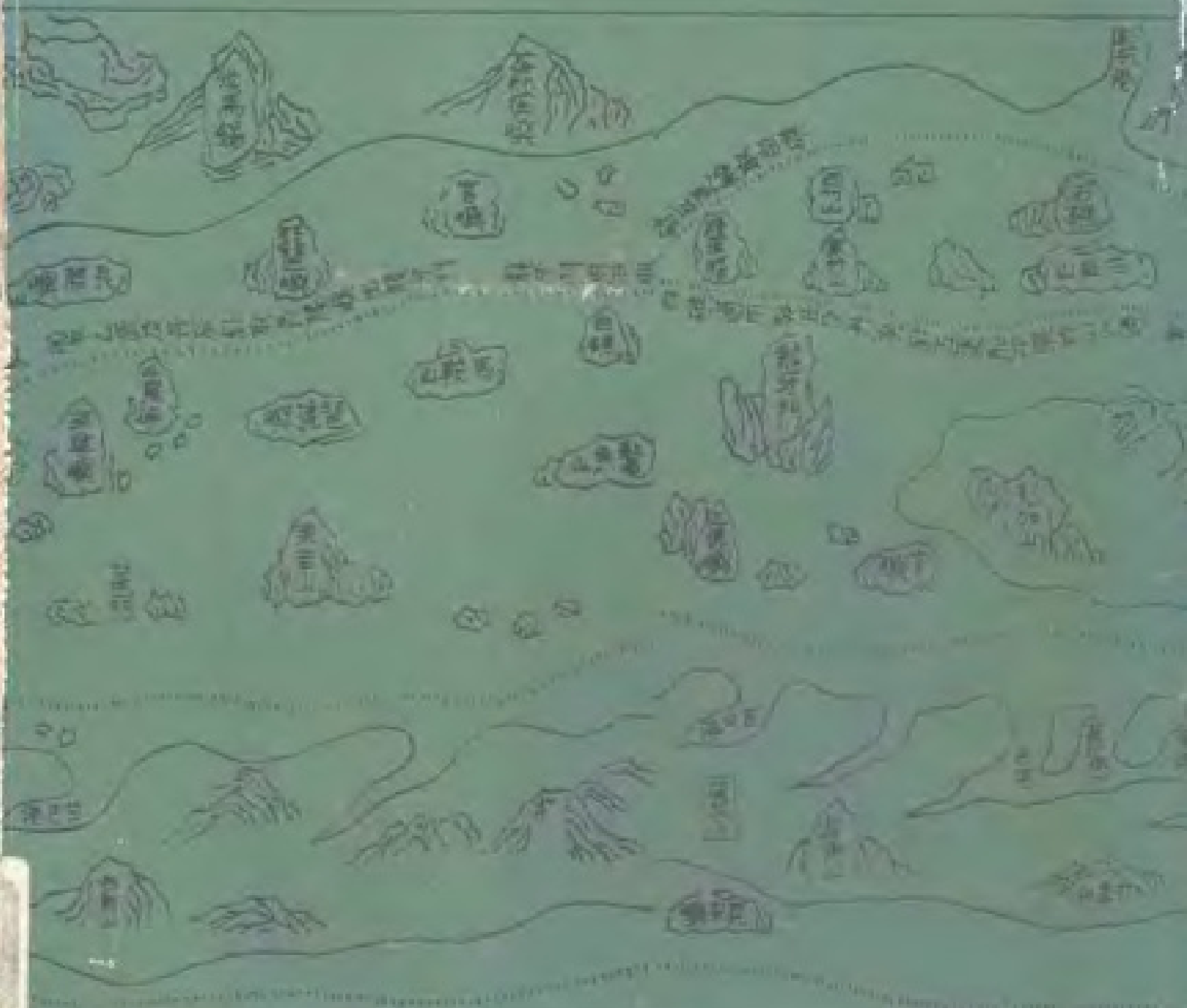


馬來西亞·新加坡

# 華人文化史論叢(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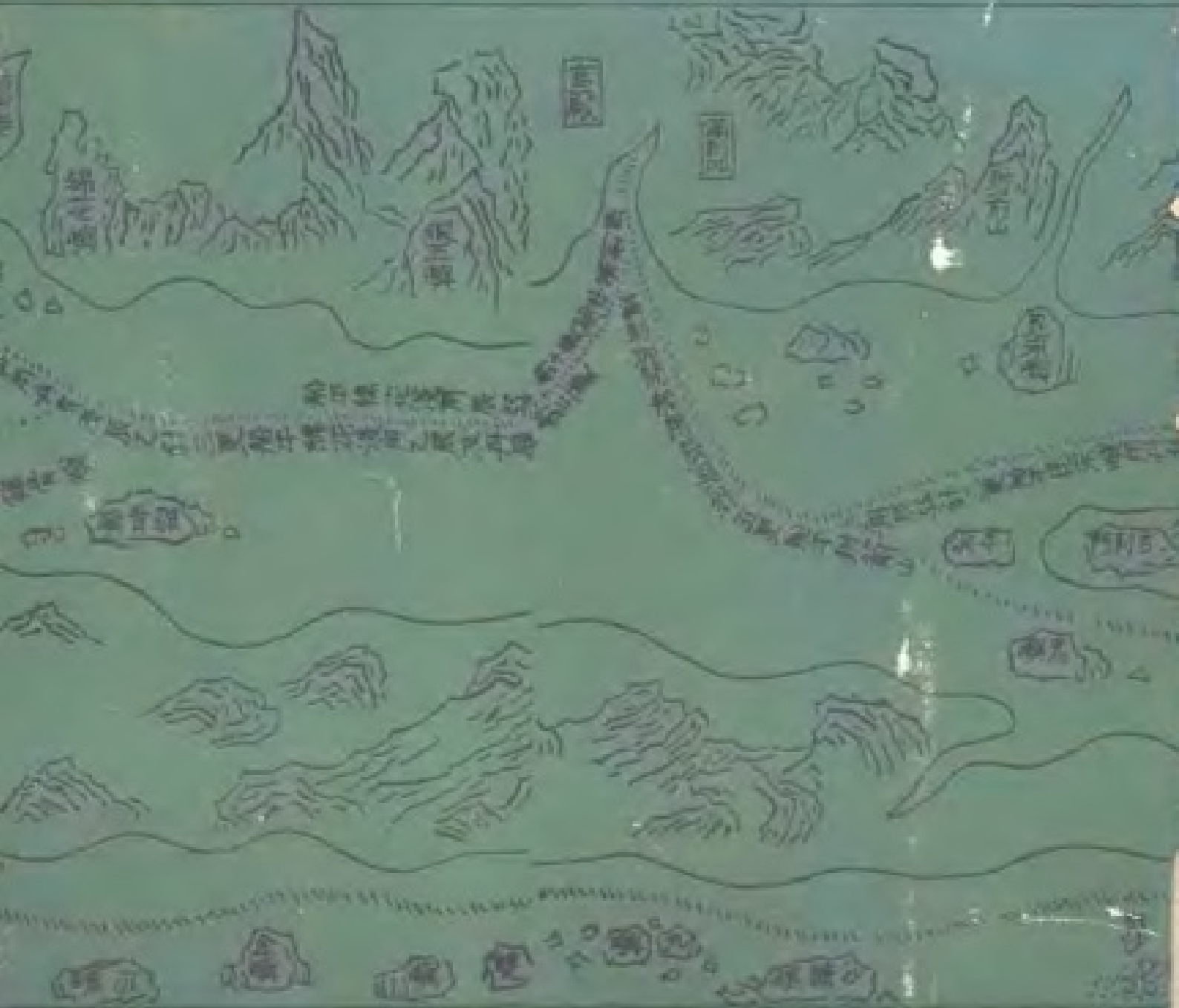
鄭良樹著



新加坡  
南洋學會叢書第廿四種

# CHINESE CULTUR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Vol. II)

Tay Lian-soo



Monograph No. 24  
South Seas Society  
Singapore

13  
F613  
511

13  
513  
4

馬來西亞·新加坡  
華人文化史論叢 (卷一)

鄭良樹

本書獲日土里李延年博士資助三千元作  
邱祥熾先生資助一千元  
為部分出版費，謹致謝忱。

南洋學會叢書第廿四種  
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  
1982

馬來西亞・新加坡華人文化史論叢(卷一)

著者：鄭良樹

Dr. Tay Lian-so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Malaysia.

出版：新加坡南洋學會

South Seas Society  
P. O. Box 709, Singapore.

印刷：益新印務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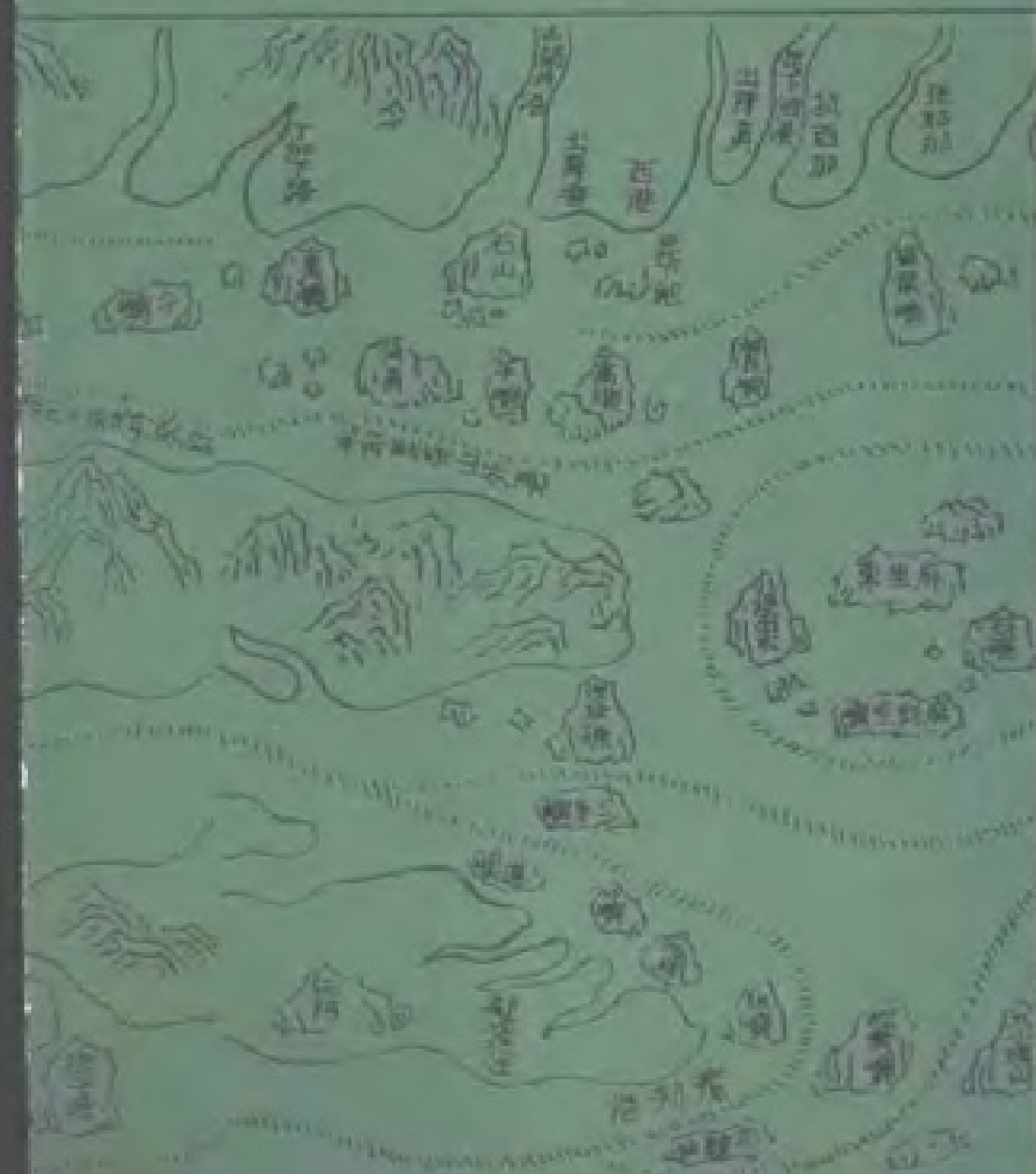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Kuala Lumpur. Tel: 669211.

發行：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各大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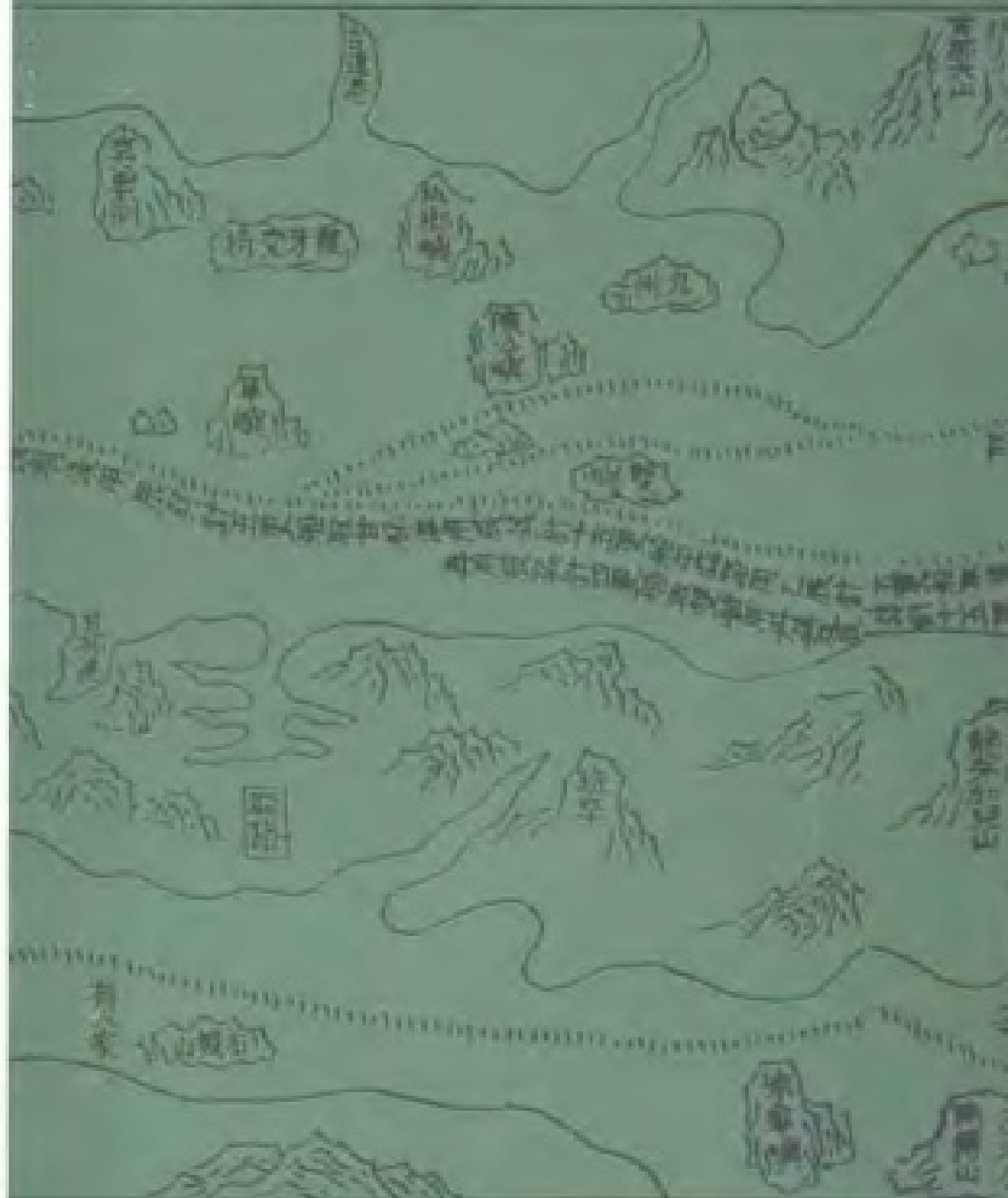
有版權，禁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作者已出版之學術著作：

1. 淮南子通論  
海洋出版社，台北，1964
2. 淮南子校理  
嘉新基金會，台北，1968
3. 儀禮宮室考  
中華書局，台北，1969
4. 儀禮士喪禮墓葬研究  
中華書局，台北，1969
5. 戰國策研究  
學術出版社，新加坡一版，1972  
學生書局，台北一版，1975  
學生書局，台北二版，1981（增訂本）



6. 師訓華文（編註，三冊）  
學術出版社，馬來西亞一版，1974；  
馬來西亞二版，1977；馬來西亞三版，1980
7. 孫子校補  
學生書局，台北，1974
8. 新加坡馬來西亞華文中學特刊授受（與魏輝賢合作）  
馬六甲科業書，馬來西亞，1975
9. 春秋史考辨  
新社，新加坡，1977
10. 靈根自扶  
文化協會，馬來西亞，1978
11. 竹筒帛書論文集  
中華書局，北京，1982



武備志所載  
節和航海針路圖

馬來西亞·新加坡  
華人文化史論叢 (卷一) 目次

鄭良樹

目次

華人文化與馬來西亞華人 (代序)..... 1

■宗教

1 德教的草創與南播.....27

2 德教的教義和師尊.....39

■組織

3 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佈.....55

4 潮州人之社團.....79

■教育

5 吡叻州的華文教育.....與魏維賢合著.....105

6 柔佛州的華文教育.....161

---

南洋學會叢書第廿四種

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

1982

# 華人文化 與 馬來西亞華人 (代序)

## 一、華人移民的素質

儘管華人和東南亞①發生關係可以追溯到秦始皇時代以前②，不過，中國晚近數朝對於華人流居海外，除了明代永樂年間，似乎都採取了嚴厲禁止的態度和政策③。流居海外的華人，一則

---

①「東南亞」一詞，根據哈里遜 Brian Harrison 在 *South-East Asia, A Short History* 的言導裏講，它由兩個部分組合而成：其一是大陸東南亞 Mainland South-East Asia，包括緬甸、暹羅、印支和馬來半島；另一部分是島嶼東南亞 Island South-East Asia，從印尼蘇門答臘東轉，向東北而至菲律賓群島。

②董彥堂先生說：「武丁時代惟一的一塊大龜，腹甲長四十四公分，據專家考定此種龜今產於馬來半島，這塊腹甲可以卜用二百零四次（普通腹甲可用二十至六十次）。」（董彥堂先生著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見大陳雜誌第三卷第一、二期）

③明、清二朝皆曾頒佈嚴禁下海的命令，輕者杖，重者斬。



被認為「多係不安本分之人」④，當作天朝之棄民，一則聽任殖民政府或當地土人的迫害屠殺⑤。十九世紀中葉，估計二十五萬至五十萬華人以低賤工人的身份被運輸至南美洲，從事牛馬苦力的工作⑥；對於東南亞而言，也有近似的例子。1860年英法聯軍之役後，在締結的和約內規定，列強擁有到中國獲取苦力勞工的權利，中國政府不得禁止華工遠赴外洋⑦，誠如張奕善所說的：「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白人招募華人勞工以代替黑奴的空缺…白人捐客與中國內地奸民勾結，拐騙無知的鄉民，販運出洋，前往新大陸、東南亞、非洲各地。其間有自由勞工、契約勞工及欠費勞工的分別，而以契約制度下載往古巴、秘魯去的華工命運最悲慘，幾乎百分之七十以上死亡。在英國管轄下的地區，虐待事件逐漸遭受到取締，荷印地區的情形則比較差。」⑧千千萬萬的無知村民，就以販賣人口的方式，運往列強的殖民地，從事最原始的墾荒工作。

④雍正五月六月上諭云：「朕思此等貿易外洋者，多係不安本分之人，若聽其去來任意，不論年月久遠，伊等益無顧忌，輕去其鄉而飄流外國者益衆矣！嗣後應定期限，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朕意不許令其回復內地。」（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第五十八卷，P. 326，台灣華文書局影印本）

⑤例如西班牙人於1603年在菲律賓呂宋對華人的大肆屠殺，死的人達二萬三千人，事見明張燮著東西洋考卷五呂宋條。1639年西班牙人又展開大屠殺，死者達二萬人，事見Gregor F. Zaide 所著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P. 103。又例如荷蘭人於1740年在巴達維亞（即今耶加達）所展開之大屠殺，死者超過一萬名；事見巴素 Victor Purcell 所著「東南亞之華僑」，PP. 699-701（郭湘章譯，台北正中書局出版）。

⑥參見薛典曾著保護僑民論，97；商務印書館出版，1937。

⑦參見 Victor Purcell 著 *The Chinese in Malaya*, PP. 10-1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⑧見張奕善譯註「南洋華人簡史」（原著者王廣武先生）第五章註二，P. 111，台北水牛出版社，1969。

流居東南亞的華人，也沒有例外地，絕大部分是苦力勞工，外加一些小商販；開拓檳城 Penang的萊特 Francis Light 於 1794 年在一封公函裏，曾如此形容當地的居民：「華人構成此地居民最有價值的份子，他們男女老少約三千人，包括了木匠、泥水匠、鐵匠等，或經營商業、充當店夥，或為農夫。」<sup>⑨</sup>萊特這幾句話，正可以反映出當時檳城華人的構成份子。

到了二十世紀，這種情形似乎沒有甚麼轉變；試觀下列一份「移民出國職業調查」表，調查時間是 1934—5 年：

(構成份子)	(人數)		(百分比)
工人	182 人	} 農工	36.72%
農人	152 人		
漁夫	13 人		
商人	47 人	} 小販商……	27.51%
店員	206 人		
店員學徒	7 人		
失業者	23 人	} ……………	19.15%
有閑無職者	158 人		
正在受教育者	129 人	} ……………	14.61%
教員	8 人		
中醫生	1 人		
未詳	19 人	……………	2.02%
共計	945 人		100%

[ 資料來：吳主惠著華僑本質論<sup>⑩</sup> ]

<sup>⑨</sup>見 Victor Purcell 的 *The Chinese in Malaya* • P. 40。

<sup>⑩</sup>見吳主惠著華僑本質論 129，日本千倉書局，昭和十九年一月發行。

在接近一千名的移民裏，農工佔了30.72%，再加上小販商的話，一共是64.88%。19.15%的失業者和2.02%的未詳者，將來投身於農工商界，似乎是可以肯定的；如此說來，二十世紀初葉華人社會的構成份子，除了14.61%是士之外，其他85.39%都是農工商的天下了。

如果在從縱剖面來分析的話，其情形也大致如此。當時華人社會的上層階級幾乎是被大地主、企業巨賈所包辦，他們儼然以社會領袖自居；至於中層階級，小商販、小農園主、書記及小學教員佔了絕大部分；而僱員、苦力勞工、小販等，却充當了最下層的階級，人數也最多<sup>①</sup>。巴素博士曾經很深刻地指出，當時新加坡華人是無法建立更富有文化的社會，因為他們「缺少文人的階級以及從事文化活動的優雅時間」，他們都只是「聚積財富，訂期滙款至中國的親友，忙着吃和喝」，「教育不普通」<sup>②</sup>；新加坡的情形，其實，正是東南亞華人社會的一個縮影。

## 二、從生存到發展文化

未嘗憑藉任何的政治力量，成批成批的華人，一方面冒着被迫害屠殺的危險，一方面懷着被自己國土遺棄的心情，他們以大

<sup>①</sup>參見崔貴強著戰前新加坡華族史的特徵；該文在崔著星馬史論叢內，29，南洋學會叢書之二十，新加坡南洋學會，1977。

<sup>②</sup>見 Victor Purcell 著 The Chinese in Malaya, P. 94-95。他又說過：「新加坡華僑的主要類型為商人及工匠，此外三教、九流，從優伶、育藝者、樂師以至藥商及小學教員，從魚商以至典當商，從車匠、星卜士以至雜貨商或流氓盜竊，無不應有盡有。……他們中間，沒有受過教養的有關階級或者學者階級。」（東南亞之華僑，P. 256）

禹開闢黃河的精神，赤手空拳，筚路藍縷，把東南亞的原始森林，開發成爲今天美麗的樂園。就以今日馬來西亞而論，許多大城市都是華人流血流汗開發出來的<sup>⑬</sup>；馬來西亞首府吉隆坡，開發者是惠州人葉亞來，這已是舉世皆知的事實<sup>⑭</sup>；東馬砂勝越 Sarawak 的首府古晉 Kuching，它的另一個名稱就是「新福州」，如果當年沒有福州人黃乃裳的披荆斬棘，古晉及其週圍的幾個城市今天恐怕還是原始森林一片<sup>⑮</sup>。華人對整個東南亞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隨着華人的大量湧入，部分的中華文化也跟着遠播到這個區域來。最先被帶進來的，似乎是與反清復明有關的秘密結社——私會黨。幾乎有華人處，就有私會黨的存在。分散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都是天地會的分支組織，它們是義興、和成、海山及華生<sup>⑯</sup>。它們支配華人社會，在華人宗親鄉團的組織尚未十分發達時，成爲掩護華人社會的地下組織，當然，也是製造罪犯事件的泉源<sup>⑰</sup>。

華人開始播遷到這塊荒蠻之地時，首先是祈求自己生命得以

⑬見許雲樵先生著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考，原文發表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 PP. 507—549 內，1977；後搜入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學術叢書第一種，PP. 17—134，鄭良樹及陳社排主編，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1978。

⑭有關葉亞來的生平，可參考王植原著葉德來傳，藝華出版印刷有限公司，1958、3。

⑮有關黃乃裳拓殖古晉等地的事蹟，詳見劉子政著黃乃裳與新福州，南洋學會叢書第二十一種，新加坡南洋學會，1979。

⑯見 Victor Purcell 著 The Chinese in Malaya P. 107。

⑰同上，見該書第八章「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PP. 155—173。又見王廣武著、張奕善譯南洋華人簡史第三章「十七至十八世紀的南洋華人」，PP. 59—64。

保存<sup>⑱</sup>，於是，對於大部分沒有受教育的農工商來說，將家鄉固有的神祇南擄而來，似乎是必然的，而且，又是最方便的。中華文化首先被引進這塊未來的樂園，除了私會黨之外，應該是各式各樣的神祇了。寺廟林立，似乎是華人社會的一大特色<sup>⑲</sup>。就以吉隆坡及其衛星市八打靈再也 Petaling Jaya 來說，據估計，就有一百五十間的華人寺廟<sup>⑳</sup>。一些歷史悠久的會館，也都附設有自己的神廟，或者在會館內供奉一兩位神祇，前者如惠州會館的仙四師爺宮、廣肇會館的關帝廟、福建會館的威鎮宮，後者如瓊州會館的天后宮，嘉應會館的關帝神位<sup>㉑</sup>。會館內附設寺廟神祇，不但可以反映出兩者的密切關係，更可以說明在會館尚未創設之前，寺廟神祇實際上就扮演著會館的角色，聯絡同鄉的感情以及解決同鄉的糾紛。馬六甲 Melacca 最早的一所寺廟青雲亭，亭主即通過寺廟來處理、統轄當時州內的華人<sup>㉒</sup>；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新加坡的情形也是如此<sup>㉓</sup>。

隨着寺廟而抵步的中華文化，是血緣性的宗親會以及地緣性

⑱陳蒙父先生說：「當年華族先賢在築路、開礦、種植、貿遷……流汗流血，冒險犯難，艱苦掙扎的時候，就依憑這些偶像給予他們的精神感應來支持的。」（見陳先生著論華人宗教及地方神示例，原文發表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該段見 P. 608）。陳先生頗能瞭解華人先賢艱苦奮鬥的處境。

⑲陳先生又云：「馬來西亞境內，華人廟宇真是成千累百。南中國、粵兩省的神靈（因為宗教的混淆及行文方便，凡為華人廟宇供奉者，一概稱之為「神靈」），絕大多數都已移其「香火爐」於本邦。」（同上，P. 607）

⑳見朱金燾著一百年來的吉隆坡華人寺廟，P. 616；該文刊載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內。

㉑同上，P. 617。

㉒見日人今堀誠二著、劉果因譯馬來亞華人社會，PP. 17—24，檳城嘉應會館，1974。

㉓見林孝勝等著石叻古蹟，南洋學會叢書第十三種，新加坡南洋學會，1975。

的公會、會館。新、馬兩地設置最早的宗親鄉團，在大馬是板城的嘉應會館，設置於嘉慶六年（1801）<sup>②4</sup>；在新加坡是創設於1819年的曹家館<sup>②5</sup>；前者是地緣性組織，後者是血緣性組織。何炳棣說：「會館是同鄉人士在京師和其他異鄉城市所建立，專為同鄉停留聚會或推進業務的場所。」<sup>②6</sup>華人祖先南來新、馬兩地，和他們遠遊中國「其他異鄉城市」的感覺，實在是冇過而無不及，於是，將中華文化裏「專為同鄉停留聚會或推進業務」的宗親鄉團南携而來，成為照顧同宗同鄉的一個自衛團體，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對於新、馬這個非中華文化本土的區域來說，宗親鄉團的存在更有其早期的意義和價值；「在於團結同一方言之同鄉，彼此在離鄉背井後有個照應，擔任了救濟貧困同鄉，協調同鄉間的磨擦及辦理婚喪儀式等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潤滑及緩衝同鄉與政府或其他方言社團在社會上形成的問題」<sup>②7</sup>。儘管如此，由於這些會館都是以血緣、地緣為凝聚力 cohesion，對於血緣、地緣以外的不同民族的組織固然視作對抗性的群體，對於同族的其他會館，也大部份作如是觀，因此，宗親同鄉之團體間存在着過多的矛盾現象和傾軋事件<sup>②8</sup>，歷久而無法相安，甚至

②4 見劉果因著板城嘉應會館在馬華歷史上的地位第四節；該文附於劉譯馬來亞華人社會之後。

②5 見吳華著新加坡華族會館序論 P. 1 及 PP. 14-15；南洋學會叢書第十六種，共三冊，南洋學會出版，1977。

②6 見何炳棣著中國會館史，P. 11，臺北學生書局。

②7 見董開紅著峇株華人社會組織研究；該文發表於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研究論文集第一輯內，PP. 25-56，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1978。本段文字見於 P. 35。

②8 參見 Lee Poh Ping 著的 *Chinese Socie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Singapore* 第四及第五章（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又參見 Craig A. Lockard 著的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Chinese Society in Sarawak 1870-1941* 及楊進發著的 *Pang, Pang Organisations and Leadership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During the 1930s*。二文並見於南洋學報第三十二卷

於必待更高的第三者的插手干預，方能稍平一段日子。

對於中華文化的傳播有過正面的極大貢獻的，應該是華文學校的創立和發展。1911年中國國民革命成功以前，新、馬華人社會已經擁有一些舊式的私塾，教授的科目泰半是三字經、千字文及四書之類的舊籍<sup>29</sup>。私塾在三十年代還存在着，根據巴素說1931年馬來聯邦境內有120間私塾，學童2,539名；1938年海峽殖民地境內私塾158間，學童4,646名<sup>30</sup>。保皇黨康有為和革命黨孫中山先生在新、馬爭取華人支持的時候，對於這個地區的新式教育有很大的幫助。儘管他們有着不同的政治理想和方法，他們似乎都抱着一個共同的信念：只有通過進步的新式教育，才能將古老的中國現代化。因此，當他們

---

第一、二期合訂本，1977，楊進發在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一書的第一章內曾說：「我們可以肯定星華社會，尤其是世界大戰以前的社會，是一個幫派林立，相互衝突、消長、調和的社會。各幫的血緣、地緣與業緣的組織，亦便是幫派社會的反映，亦往往是幫與幫之間衝突、消長和調和的線索。」P. 2，該書由新加坡南洋學會出版，列為該學會叢書之十九，1977。

<sup>29</sup>見 Victor Purcell 的 *The Chinese in Malaya*，pp. 223—225。許懸吾說：「新加坡華僑所設之私塾，大抵與國內者不相上下，其所教者不外大學、中庸、論語、三字經等書，除了萃英書院自建校舍，其課室多設于廟宇、祠堂、會館及店屋之中。所謂塾師，並非碩學之士，都是國內科舉落第，南來謀生的童生，和醫卜星相，以謀糊口的術士，因此，使中國古代畸形落後的文化，充滿於島嶼，傳佈其宗法的傳統思想。」見許著新加坡華僑教育全貌 P. 14，新加坡南洋書局總發行，1949。10。

<sup>30</sup>見 Victor Purcell 的 *The Chinese in Malaya*，P. 28 下之註二；許懸吾說：「民國成立以後，新加坡遍設新式學校，當此青黃交替時期，一般老學究進退維谷，為生活所迫，不得不隨着潮流前進，所謂學塾或私塾改良便應運而生了。學塾的組織仍脫不掉私塾的窠臼，惟其最大的差別，即教科書改用國文、修身等新式課本，以代替經書。……學塾設備，因陋就簡，既無科學設備，又無課外活動，黑板脫漆，桌椅支離破碎，十足寒儉。課室只有一間，學生不論多少，擁擠一處，光線暗淡，空氣污濁。……夜間則兼辦夜學，學生多數為店員。夜學課本非攻讀國文，而是補習古文、秋水軒、左傳、東萊博議與乎六朝文選等老古董，作文則學習應用文，寫信，婚書，對聯等。」同上，pp. 17—18。

先後南來之際，都極力鼓吹及協助新式華文學校的創辦和發展<sup>③①</sup>在這段時期內創立的學校有新加坡的應新、養正、端蒙、啓發、寧陽及道南，馬來亞的尊孔、坤成，以及檳城的中華等。國民革命成功，對於新、馬的華文教育顯然的有着更大的影響<sup>③②</sup>，這個時候，華文小學幾乎如雨後之春筍，蓬勃異常了<sup>③③</sup>。

對中華文化的傳播有着與華文學校共同貢獻的，應該是華文報章的創辦和發行。雖然新、馬最早的華文報章可以追溯到1881年的「叻報」<sup>③④</sup>，不過，華文報章的蓬勃和興盛，却要等到保皇黨及革命黨兩派人士來掀開。進入這個時期，屬於保皇黨的有「天南新報」，屬於革命黨的有「圖南日報」「南洋總匯報」「中興日報」及「南僑日報」等多種<sup>③⑤</sup>。這些報章，除了新聞版

③①見C. H. Yen著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56-7. 許甦吾云：「海外華僑之有學校教育，蓋始自戊戌政變，康有為亡命海外，提倡興學，旋後國內革命志士亦因起義失敗，逃亡海外，一面藉以鼓吹革命，他方面也藉以隱身，所以也鼓勵同志創辦學校及書報社，好像孫中山先生約在民元前三、四年間，由新加坡轉至吉隆坡，最後至檳城，一面宣傳革命，一面提倡新教育，與當地華僑人士研究改革華僑教育的計劃，於是馬來亞華僑教育之雛型從此奠定。……」同上P. 19

③②許甦吾云：「迨民國成立以後，學校之創立，更形蓬勃，自民元至三十一年太平洋戰事發生為止，已有三百餘校，學生有三萬七千餘人，教師一千餘人，受政府津貼的有四十餘校。」同上，P. 19.

③③馬來亞如寬柔、新文龍中華、中化、培風、芙蓉中華、循人、吉隆坡中華、培元、崇華、華聯、韓江、鐘靈、吉華、新民、日新、丹州中華，新加坡如南洋女中、中華女中等，都創設於本世紀二十年代國民革命之後；詳見鄭良樹、魏維實編著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提要序論部份，PP. 9-10.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史料叢書第二種，1975；該序論又發表於書目季刊第九卷第四期，PP. 75-87, 1976.。

③④1815年在馬六甲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馬華報業之嚆矢；1833年由廣州遷來新加坡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比「叻報」還要早四十多年；叻報發刊於1881年，一共發刊了五十一年之久，是新、馬當是最有影響力的一份早期報紙。詳鄭文輝著新加坡華文報業史，新馬出版印刷公司，1973。

③⑤同上，第六章，PP. 32-40. 南洋總匯新報後來落在保皇黨手中。



之外，尚開闢了各式各樣的文藝副刊，讓讀者發表文藝作品，成為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搖籃。幾乎可以這麼說，新、馬早期的華文文學，都是依賴着報章的文藝副刊而「白手起家」的<sup>36</sup>。

總結來說，儘管南來的華人在素質上非常差劣，不過，在慘遭中國政府白眼以及殖民政府、當地土人的任意屠殺之下，他們却能夠「白手起家」「自立更生」，把一部份中華文化傳播進來，包括文學藝術、神祇膜拜，以及許許多多的風俗習慣、禮俗儀節等等。

### 三、華、巫民族主義的抬頭

經過相當時日的奮鬥，華人在經濟方面已經有了可觀的成就<sup>37</sup>。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的發達，南中國同宗同鄉的華人湧進這個

<sup>36</sup>方修云：「1919年至1925年中，是馬華新文學的萌芽時期，也是馬華文藝園地的草創時期。這期間，較純粹的新文藝刊物還未出現，文壇的主要支柱是一批文白混雜、寫剪相兼，包羅萬象的綜合性副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新國民日報的新國民雜誌，其次是叻報的文藝欄及叻報俱樂部，南洋商報的商餘雜誌，檳城光華日報的光華雜誌等幾個。」見方著馬華新文學簡史，P. 4，萬里書局，1974。

<sup>37</sup>辛亥革命以前華人經濟力量的數字無法獲得，這裏只根據晚至1930年之資料，以見華人早期之一般：

〔地 區〕	〔外國投資總額〕	〔華人投資額〕	〔百分比〕
印 尼	5,516.00	1,257.30	22%
馬來亞	3,036.50	995.90	33%
泰 國	2,107.00	948.00	45%
印 支	1,483.40	478.90	25%
菲律賓	1,955.00	384.10	19%
共 計	14,597.90	4,062.20	28%

〔資料來源：吳主惠著華僑本質論 PP. 242-3〕

地區也逐漸趨向於顛峯的數字<sup>⑳</sup>。就在這個時候，民族主義逐漸在中國抬頭，一股革命的思想於是由革命中堅份子尤烈帶入新加坡及馬來半島，通過報章、書報社<sup>㉑</sup>、話據社及學校等<sup>㉒</sup>，民族主義的思想很快地就燃燒在華人的血液裏。孫中山先生本身即數度前來新、馬，從事各種革命活動<sup>㉓</sup>，包括在檳城幾次的公開演講<sup>㉔</sup>。早在革命思想輸入新、馬以前，這個地區已經是康有為保皇黨的天下了，幾乎中上層社會都對他表示熱烈的支持<sup>㉕</sup>。18

㉑根據1947年人口調查報告書（PP. 584-5），1901年馬來亞華人人口是：

〔州〕	〔華人口〕	〔總人口〕	〔百分比〕
新加坡	164,781	229,934	35%
檳城	97,471	244,094	40%
馬六甲	19,468	95,487	20%
雪蘭莪	102,598	168,789	65%
吡叻	151,192	373,172	45%
彭亨	8,695	84,113	10%
森美蘭	32,931	96,078	34%

關於華人大量湧入新、馬兩地，可參看 C. H. Yen 的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PP. 3-6, 有更生動的描述。

㉒除了報紙宣傳革命思想之外，當時還有一種流通書報的結社出現，其效果往往比報紙更大，它們或設於學堂內，或設於同盟分會內，或設於中華商會內，儼然成為革命宣傳重要機構之一；根據黃珍吾在華僑與中國革命一書內統計，僅新、馬兩地之書報社，就有六十多處。見黃著 PP. 78-80。

㉓見 C. H. Yen: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Organis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906 - 1911*.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Vol. 29, pt. 1 & 2, PP. 47-67, 1974.

㉔見羅家倫主編之國文年譜初稿，國史館，1958。

㉕有關1909年以前革命分子在新、馬的活動，*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第二及第三章，有很詳細的論述和記載。

㉖張永福說：「南洋幾乎為康氏精神佔有的殖民地。」見張著南洋與創立民國，P. 7，上海中華書局，1933。有關南洋華人社會支持康有為，詳情可參見歐陽昌大的新加坡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該文編入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柯木林、吳振強主編，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

99年保皇黨呈遞請願書要求恢復光緒皇帝時，新、馬兩地商會共有六百名會員簽名參加，就可以探知保皇黨在此地區的雄厚勢力了。康有為於1900年2月抵達新加坡，更受到當地華人熱烈的歡迎，被視為中華民族唯一的救星。

保皇黨及革命黨儘管有着不同的政治理想，不過，爲了獲取華人的支持，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民族意識散佈開來，盡量催使新、馬華人向中國認同，設想自己爲中國的一份子，這裏的社會就是中國的一個單位。正如陳達所說的：「民族主義的傳播，特別是在民國革命時期的前後。滿清末年，朝廷改變其對於移民的態度，偶爾派大員前往撫慰。在二十世紀初年，革命黨首領有時候在南洋旅行，宣揚中華文化，激動愛國心，勸募款項，以助國民革命。」<sup>④④</sup>中國民族主義對新、馬華人社會的影響，從這幾句話就可以窺見了。

新、馬華人兩地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sup>④⑤</sup>。Dr. Stephen 梁在他的博士論文裏，曾經很深刻、很生動地加以描述：1910年同盟會的東南亞總部從新加坡遷往檳城，並且重組爲中華革命黨後，孫兜山先生即開始策動更多的革命運動。……革命黨人在檳城的革命演講以及其他地區的籌款活動，很快地就喚起海外華人的同情；這些衆多的華人，對於該年三月革命黨領袖汪精衛謀殺攝政王載灃不遂而被捕事件，更留下深刻的印象，且激起敵愾同仇的民族情感。馬來亞華人籌得叻幣47,660元，立刻成爲東南亞其他華人的

<sup>④④</sup>見陳達著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P. 266；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

<sup>④⑤</sup>歐陽昌大在新加坡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應裏說：「辛亥革命在新加坡引不起熱烈的響應與廣泛的支持。」同上。不過，檳城及馬來半島對辛亥革命的支持，却是正面的、肯定的。



孫中山先生於一九〇六年南來星加坡，與陳楚楠（右）及張永福合攝之圖片。



中日戰爭期間，蘇屬華人機工回返中國服務團第三批留影

好榜樣。馬來亞華人對黃花崗之役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不但提供經費，強烈的愛國意識也激起他們以實際的革命行動，來參加這次的起義。黃花崗之役雖然失敗了，不過，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成功，又再次激起這地區華人愛國的熱潮。革命成功的消息甫抵檳城時，當地領袖立刻滙寄叻幣二萬元支持他們。各地紛紛慶祝革命成功，許多華人爭先恐後剪去辮子……即使是吡叻州保皇黨的中堅份子胡子春，這個時候，也滙寄叻幣五千元給革命黨。隨着革命成功，馬來亞的捐款運動立刻加速進行，單是怡保 Ipoh一個城市，立刻捐得叻幣八千元。在檳城，革命黨代表被分配到各主要街道，沿戶勸捐。新加坡方面，福建幫應福建省革命政府之經援要求，立刻滙寄叻幣二萬元；廣東人，客家人也滙款到廣東省去④⑥。……

新、馬兩地華人對辛亥革命的貢獻不但是正面的，而且也是鉅大的；從這件事實來觀察，那個時候，本區華人的中國國民意識已經是到達非常成熟的地步了④⑦。

中日戰爭，應該是另一件激發東南亞華人向中國認同的重要事件。早在國民政府成立之前，新、馬華人即數度杯葛日本貨物，因而激起認同的浪潮④⑧；其後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8年的濟南事件以及1931年的瀋陽事件，像一波一波熱浪似

④⑥見 S. Leong: Sources, Agencies and Manifesta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Malaya, 1937 – 1941, PP. 46 – 49, unpub.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1976

④⑦顏清淳曾分 1. 海外華人對國民意識的激起， 2. 海外華人團結的增強及 3. 進步的新觀念的傳播，詳細討論國民革命對海外華人的衝擊和影響，見 C. H. Yen 著，PP. 286–291.

④⑧見 Akashi (明石陽至) 所寫的 The Nanyang Chinese Anti-Japanese and Boycott Movement 1908–1928. 該文刊載於南洋學報第 2 卷第一、二期合訂本，PP. 70-1.

的，不停地以同樣的主題衝擊着這個區域的華人<sup>49</sup>。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新、馬華人反應似乎非常迅速，僅僅一個星期，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立刻致電南京中央政府，代表新馬全體華人，支持抗日。另一方面，新、馬各大報章，如新加坡的南洋商報、星洲日報、新國民日報以及檳城的光華日報，都紛紛以最顯著的版位來報導戰爭局勢的發展，藉以喚起華人對中國的認同。

爲了援救水深火熱的「祖國」，幾項行動立刻展開：

(一)捐獻 由陳嘉庚領導成立的「新加坡華僑籌賑會」立刻成立；次年雙十節，「南洋華僑籌賑聯合總會」也在他的領導下成立了<sup>50</sup>。捐獻的項目包括賑款、義捐、公債、節約獻金、購械、獻機、捐獻棉衣藥品等。此外，又分定期捐款及臨時籌募，分別進行。定期捐款，則爲各商店及富有者之月捐，各商店僱員、學校教職員、機關工作人員，均按月扣薪百分之幾，以充捐款。車伕、舟子及小販，亦分認日捐或月捐；甚至於學生，每日每人也各認捐零用錢若干。臨時籌募則有各種特捐，球類比賽籌賑，遊藝場遊藝會籌賑，合唱團歌詠會籌賑，據團演據籌賑，各種珍貴品義賣籌賑及沿街售花籌賑等<sup>51</sup>。根據馬來亞華僑志所載，單單1937年7月至次年10月一年又三個月之內，新、馬所捐獻的義款及公債，即三千多萬元<sup>52</sup>；再根據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的年報，從1938年11月至次年12月爲止，新、馬華人所捐獻的義款爲中國國幣三千餘萬元，外加叻幣八百餘萬元

<sup>49</sup>見 S. Leong 的論文，PP. 63-92.

<sup>50</sup>有關陳氏籌組此二籌賑會，可參看陳著南僑回憶錄。

<sup>51</sup>見黃珍吾著華僑與中國革命，PP. 324-5，國防研究院印行，1963。

<sup>52</sup>同上，P. 325

；合計兩項，光是在首四年又五個月內，新、馬兩地捐獻的義款就有六千餘萬國幣，外加八百餘萬叻幣。此外，捐獻寒衣<sup>⑤③</sup>、藥品、軍械、汽車、飛機以及個人直接滙歸僑鄉的義捐<sup>⑤④</sup>，尚不在此內。

(二)抵制日貨 杯葛日貨，拒絕充當日本工廠的工人等抵制行動，再次被利用，當作對付日本的武器<sup>⑤⑤</sup>。據估計，日商每月損失至少在一千萬元以上，貿易爲之膠滯。另一方面，工廠、鑛場不少華工不顧自身失業與生活，拒絕充當日本工人，如新加坡日本小學之校舍，即因華工罷工而中途停建；柔佛峇株巴轄 Batu Pahat 一日人經營之大鐵鑛，也因華工辭職而停工<sup>⑤⑥</sup>。

⑤③見陳著南僑回憶錄一四八則「難童寒衣捐」條，PP 127-8。

⑤④自1927年至1933年，海外華人滙款回鄉的數字是：

〔年 度〕	〔國幣，百萬爲單位〕
1927	140
1928	250
1929	300
1930	250
1931	190
1932	320
1933	200

見 S. Leong 論文，P. 324.

⑤⑤許秀聰說：「華人便抓緊日本這項弱點，利用華人在東南亞商業活動的有利客觀條件，掀起一場空前「抵制日貨」及「罷工事件」的經濟制裁運動。華人的目的，是在破壞日本在國外的經濟事業，縮小日貨在世界上的市場，促進日本國內經濟惡化，使日本人民對日本軍閥發動對外侵略產生惡感；同時，鼓動日本鐵礦山的華工實行罷工，使日本的軍事工業的原料來源斷絕，動搖軍士作戰的上氣，削弱日軍在華的作戰力量；再次是牽制日本的作戰注意力，使中國有充份時間實施準備，突破日本的速戰速決的戰略。」許著有星馬華族對日本的經濟制裁，編入新加坡華族史論集內，PP 133-158，本段見於P. 139；許文並附有一「抵制期間日貨輸入星馬的數值」P. 147，可觀察出華人抵制行動對日貨輸入新馬所產生的影響。

⑤⑥見 S. Leong 論文 PP. 262-270



(三)機工回國服務 1938年日本切斷中國所有港口之後，中國南方唯一和外界聯繫的只有滇緬公路了。該年10月廣州淪陷後，中國儲存香港的軍火據說有二千多噸。由於中國政府缺乏熟練的機工，1939年二月行政院不得不向南洋籌賑總會發出請求，向海外徵請熟練機工回國服務，把這批軍火從滇緬公路運入西南方。一直到該年年底，據估計共有三千一百八十名機工離開自己的家人親友，領了籌賑總會發出的微薄旅費，千里迢迢地從越南、緬甸，分成十幾批地參加抗日的行列<sup>⑤7</sup>。他們都是受了報章的鼓吹和宣揚，才激起如此強烈的認同意識<sup>⑤8</sup>。

國民革命以及中日戰爭似乎是激起新、馬華人國家、文化認同的兩項主要事件，穿插在這兩件事的中間，尚有國民黨的遍設支部及三民主義研究社<sup>⑤9</sup>，把新、馬的華人澈底地視作國民，加以黨化及主義化。這種影响是深遠的<sup>⑥0</sup>。

正當新、馬華人如火如荼地響應孫中山先生及國民政府的號召，支援辛亥革命及抗日之際，正當中國國民黨奮力在新、馬兩地推展華人黨化、主義化的政策之際，新、馬另外一個佔人口比

<sup>⑤7</sup>見葉若華論中國革命，PP. 327-8；參見 S. Leong 論文 P. 298。

<sup>⑤8</sup> S. Leong 曾經採訪一位機工名叫 Wong Kum San；他是向馬六甲報名參加機工的行列，那時，他剛新婚不久。見 S. Leong 論文 P. 301 註 106。

<sup>⑤9</sup>早在1926年，國民黨在馬來半島就分設了三十二個支部，從事華人國民黨化的工作。此外，南洋華文教育也逐步加以黨化，詳陳著南僑回憶錄 PP. 328-9。福田省三云：「中國國民黨海外支部，南洋諸國政府公然承認的只有菲律賓、荷印。實際上，全南洋普遍設立。其數字計有總支部五、直屬支部七十二、支部五十、分部四三六、直屬區分部五十。黨員五七、六一六人，預備黨員六九、六三〇人，合計六四、五七九人。」（見張奕善譯註南洋華人簡史 P. 179 註 8）

<sup>⑥0</sup>例如馬來西亞華人政黨馬華公會，早期的領導層大部分都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例相當大的馬來民族<sup>⑥1</sup>，却如火如荼地在反對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爭取馬來亞的獨立。

馬來民族主義運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末葉，而真正的發軔日期，却應該是在本世紀初期興起的宗教改革派 Kaum Muda 的宗教改革運動；是他們，把中東進步的回教思想帶進這個區域，和傳統馬來社會支持的馬來領袖派 Kaum Tua 相對峙，辦報章，創雜誌，掀起馬來社會對自己的宗教和國家的關心熱忱<sup>⑥2</sup>。至本世紀三十年代，第一個含有政治意味的馬來協會「新加坡馬來團結機構」 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 在新加坡設立，該機構首要的政治任務便是鼓勵會員從事社會工作，激發馬來人關心政治和教育的發展，並代表馬來人向政府爭取各種權益<sup>⑥3</sup>。1934年4月，一份雙週刊的馬來報「友誼」 Saudara 由宗教改革者在檳城出版；第三年，他們成立了「馬來友誼協會」 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Melayu，提倡文學，發展馬來語文，宣揚「語文是民族生存的靈魂」的觀念，高喊「語文萬歲！國家萬歲！」的口號<sup>⑥4</sup>。1940年，「馬來青年團結機構」 Young

附錄列下 1921 - 1957 馬來亞人口的比例：

總計	1921	1931	1947	1957
馬來人、土人	54.0%	49.2%	49.5%	49.8%
華人	29.4%	33.9%	38.4%	37.3%
印度、巴基斯坦人	15.1%	15.1%	10.8%	11.3%
其他	1.5%	1.8%	1.3%	1.8%

見巴素著東南亞之華僑上冊 P. 373.

⑥2 有關這兩派的爭執，詳見 William R. Roff: *The Origins of Malay Nationalism* 內的第三章 Kaum Muda-Kaum Tua: Innovation and Reaction, PP. 56-90,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Singapore, 1967.

⑥3 同上，PP. 188-197.

⑥4 同上，PP. 212-221.

---

Malay Union 在吉隆坡成立，其宗旨是在保護馬來人的權益，建立馬來民族意識，推翻殖民地政府，達致馬來亞的獨立<sup>⑥5</sup>。戰後馬來民族主義的發展更加蓬勃，領導機構是今日大馬首相 Dato Hussein Onn 之父親 Dato Onn bin Jaafar 所創立的「巫統」Umno；1951年以後，巫統主席由大馬首任首相東姑繼任，繼續爭取馬來亞的獨立。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發覺，當年馬來亞的兩大民族正背道而馳，朝不同的方向各奔前程。華人接受中國的鼓勵和激發，正如癡如醉地浸淫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運動裏；而馬來人，他們的領袖正如長江後浪推前浪地，一代一代興起，展開波瀾壯闊的馬來民族主義運動，以達致馬來亞的獨立。這種局勢是不健康的，誠如巴素說的：

馬來亞政府充分明瞭，華文學校吸收了大部分華僑的男女學童，除非設法提出一種對策，否則馬來亞的華僑，甚至包括許多峇峇的家庭在內，均將不可挽回地被捲入中國民族主義的氣氛之內，且將視中國而非馬來亞為他們的祖國。這種情形將整個破壞了業經宣佈的官方政策；建立一種馬來亞精神和共同的民族意識，以作為在不列顛國協中一個自治政府的先決條件<sup>⑥6</sup>。

馬來亞殖民政府對局勢的擔心，的確是有其道理的。當時新、馬華人社會領導層一部分是效忠中國的移民商人，一部分是效忠英

---

<sup>⑥5</sup>同上，pp. 221-235.

<sup>⑥6</sup>見巴素的東南亞之華僑，pp. 487-8.

國的土生專業人士，他們都忽視了馬來民族主義所帶來的影響<sup>67</sup>；另一方面，中國國民政府耽於利用華人社會支援中國建設國家<sup>68</sup>、對抗敵人，甚至於更早的經援國民革命等，將新、馬兩地的華人國民化、黨化、主義化，無視於馬來民族主義興起後對他們造成的尷尬局面；這兩條路線相輔相成，終於完成了華人對中國的認同，也終於造成一部分馬來人對華人的誤解。

有一部分人說，當時馬來亞尚未獨立，不是一個自主的國家，華人在這裏只是「僑民」罷了，如何談得上對此效忠呢？這個解說固然有理，不過，如果當時能有先知先覺的人士瞭解終生與共的馬來人的動向，起來領導華人社會轉舵另航，那不是更理想嗎？也許這個責求苛刻了一點。

## 四、回顧與前瞻

第一、根據歷史事實來考察，本地早期的華人移民大部分都是農工的苦力勞工以及少部分的小商販，知識份子不但少之又少，

---

<sup>67</sup>楊進發說：「戰前新加坡的華族領袖們，大體可以劃分成兩種典型：以財富為基礎的商人和以學問為依據的專業人才。……受高等英文教育的『土生』人物，在思想上、風格上與行動上，和受中華文化陶冶的『移民』領袖們，可作一強烈對比。前者在政治上親向英帝國，效忠英帝國，而後者在思想意識上親向中國，同情中國。」見楊著戰前星華社會結構與領導層初探，pp. 100-101.

<sup>68</sup>顏清涼說：「由于中國官員覺察到海外華人的龐大潛力，他們遂採取積極的步驟以吸取海外華人的資本與技術，又因海外華人以閩粵人士居多，所以閩粵兩省政府對海外華資的利用最為活躍。他們頒布了經濟發展計劃，通過外交官籌款，也派遣特別使節團尋求資本。」見顏著海外華人與中國的經濟現代化 1875-1912，該文編入東南亞華人問題之研究，崔貴強、古鴻廷主編，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8。顏氏這段話雖然指的是滿清政府，不過，繼起的國民政府，對於海外華人資本及技術的積極利用，比清政府有過而無不及。詳見陳著南僑回憶錄。

，而且僅是小學教員，素質相當低劣。這些移民，一則被滿清政府目為「不安本分之人」，是天朝之棄民，任其自生自滅，一則為各地殖民政府及土人所妒忌，隨意欺凌魚肉，在這麼惡劣的環境底下，他們竟能赤手空拳，披荆斬棘，為東南亞開闢樂園，創造輝煌的歷史。這其間，華人不知流過多少呼天不應、叫地無響的血淚<sup>⑨</sup>，像滾滾黃河波浪，流入東海，然後無聲無息。

第二、絕大部分的華人都是隻身飄流過海，南來之後，他們僅僅依賴最原始的方法保護自己——神祇膜拜；要求他們發揚中華文化乃至於締造中華文化，實在是一項不近人情的苛求。然而，會幾何時，他們設立了會館（宗親同鄉會），為群體的安全建立了基地；然後，通過會館，又建立了華文學校，由小學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sup>⑩</sup>，由高中而大學<sup>⑪</sup>，為未來的子孫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機會，也為發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而建立了堡壘。華人之有今日的地步，全是自立更生，沒有接受過任何幫助；揆諸世界其他國家的殖民歷史，先是傳教士，再是大財閥，然後是政府的堅兵利礮，真是不可道里計。

⑨巴素在近代馬來亞華人書內云：「職工介紹代理人，或不客氣地說『人口販子』，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被僱用於中國，為東南亞招募勞工。他們償給頭子很豐富的代價，把每一個移民帶到啓程港口的接受站或勞工收容所。許多人常常由於其他原因被綁架或誘拐至收容所。載估傭的船是浮動的地獄，即使為香港法令所允准的適度空間，就是說十二方呎（2呎×6呎）也只有很少的船隻供與；通常在緩慢的行程中，分配給估傭的空間，只有八方呎而已！乘客死亡率非常高。」

⑩新·馬大部分華文小學創設於本世紀十年代（見本文註33），大部分初中創設於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大部分高中創設於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見鄭良樹與魏維賢合編著新加坡馬來西亞華文中學特刊提要序論 pp. 9-11.

⑪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創辦主要是為華文中學生提供升學的機會，該校創設於五十年代。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從六十年代末期開始，也一直在爭取創辦華文源流的大學，迄今未獲大馬政府批准耳。

第三、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滿清政府對海外華人的態度起了實質的改變，除了分設領館之外，經常派遣文武官員巡視海外華人，表面上是「宣慰僑胞」，實際上是招徠坐擁巨資的海外華人，一則回國投資發展中國的實業，一則推銷官銜<sup>73</sup>，為中國災民請命<sup>74</sup>。康梁保皇黨、孫中山先生革命黨分別在南洋華人社會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活動，他們把已經向中國認同的華人，再次向前推動，成為名副其實的「臣民」。國民政府建都南京，未能注意到本地區民族主義的抬頭<sup>75</sup>，將海外華人國民化、黨化、主義化；而這些華人，由於缺乏先知先覺的知識份子，未能覺察出本地區民族主義的萌芽，也陶醉在國民政府的激勵下，絲毫沒有辜負作為中國國民的一份子，對中國盡了赤子報國的忠耿<sup>76</sup>。這種「陰錯陽差」的歷史發展，成為其他民族有意或無意的誤解口實，正如王賡武所說：「華人從不把政治與南洋的地方聯繫起來。華人的意識是中國的，而且他們所瞭解的政治是帶有幾分中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華人歡騰的理由很多，不只中華民國是世界上五強之一……他們的歡騰不過曇花一現，因為不

<sup>73</sup>顏清滄云：「1895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1901年義和團的起義，以及隨後所須負擔的沉重賠款，進一步破壞了清朝的經濟和財政。當時，清朝沒有甚麼餘裕的資源，可應付各種新需求或天然災害，所以強烈需要華僑的財政援助。……這一來，從滿清領事館的維持，到救濟金、防務經費、海軍軍費和國家基金，華僑都成為清朝政府籲請捐助的對象。對於那些響應呼应的華僑，當局賜予虛銜，作為酬報。」見顏著清朝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 1877-1912；該文編入新加坡華族史論集內 PP. 51-87.

<sup>74</sup>造成此種形勢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對海外華人潛意識裏還是抱着「天朝之棄民」的蔑視心理和態度；第二、沒有設立特別的研究機構，對海外華人及當地政府、土人的發展加以研究，並且作為施政之方針。

<sup>75</sup>孫中山先生云：「華僑是革命之命。」當年華人贏得孫先生這句讚語，今天回顧起來，真是「不覺雙淚垂」。

<sup>76</sup>見王著、張譯南洋華人簡史 PP. 187-189。

久即發現有新的政治因素來競爭——土著民族主義的出現和當地人民反對興旺之華人的憤慨，華人對當地政治趨向的失察帶來了嚴重的後果。」<sup>①⑥</sup>

第四、馬來西亞華人雖然在大馬取得合法的公民地位，不過，他們今天又面臨另一次「赤手空拳」的奮鬥——他們的文化要朝甚麼方向前進？就目前情形而論，大馬華人的文化基礎還是相當脆弱，所流行的華人文化實際上只是中華文化粗俗、古舊的一面；哲學、宗教、文學及藝術等等，都莫不如此。華人在大馬人口裏位居第二，佔百份之三十三強<sup>①⑦</sup>；這些華人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文化和信仰，可以肯定的，將為社會國家帶來不安定。當此西方頹廢思想澎湃之際，當此大馬的馬來民族正積極發展他們的宗教思想之際，作為非回教徒的華人，他們要憑甚麼來發展中華文化精湛的一面，庶幾乎不會成為「道德淪喪」「無根」的一群，而為社會國家帶來動盪呢？

第五、中華文化和阿拉伯的回教文化、歐洲的西方文化及亞洲次大陸的印度文化，都是世界瑰寶；馬來西亞擁有這四股文化於一爐，其多姿多彩性，猶如中國先秦諸子之百花齊放一樣，是馬來西亞的一大福氣。華人與中國既已切斷其歷史關係，而成為大馬合法之公民，華人應該如馬來西亞憲法所贊許的，允許使用方塊字、華語、生活習慣、風俗禮節，發展其民族文化，就如美

①⑥根據 Malaysia 1975 Official Year Book，1975年大馬三大民族人口比例為：

〔民族〕	〔馬來半島〕	〔沙巴〕	〔砂勝越〕	〔共計〕
馬來人	5,274,077 53.5%	165,333 20.6%	268,052 24.6%	48.8%
華人	3,481,447 35.3%	161,861 20.1%	335,767 30.8%	33.8%
印度人	1,034,577 10.5%			8.8%

---

國人、澳洲人使用英文英語、生活習俗，發展其相近的文化一樣。

第六、中華文化如果捨棄儒家哲學思想及倫理道德，中華文化將暗淡而無光；大馬華人文化和中華文化既有文化上的淵源，大馬華人文化也必須努力發掘和宣揚儒家的優良傳統。

第七、本此信念，如何把儒家傳統去蕪存菁地傳播及發揚開來，似乎是當前最實際的工作。甚麼是中華文化的內涵？晚近學術界能在思想的領航上對中華文化起些甚麼新的貢獻？光是宋明理學、清民國考據學，能夠滿足華人社會在思想上的新需求嗎？能夠適應這一日千里的新社會嗎？華人社會有宗教嗎？一個沒有宗教的社會是睿智的嗎？一個保持十九世紀末葉的結構的社會，如何摒除對抗的態度而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共同為文化而前進呢？否則誰來承擔改造的責任呢？……這一連串的問題，可沒像當年一樣，赤手空拳就可以解決的。

第八、為着適應這個區域的多元性，可以推測到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文化將是自成一個體系，這個體系不是中華文化的全形複板，而是以中華文化優良的儒家傳統為血肉軀骨，採撮其他馬來文化、西方文化及印度文化為毛髮肌膚的另一種文化。惟百變不可離其宗，否則與「道德淪喪」「無根」者相差幾許。

良樹非專習新馬華人史，於東南亞華人之錯綜複雜，亦僅知一二；惟平素教學之餘，略好涉獵，於我大馬華人切身之歷史及文化問題，尤時措意焉。三年前，受委為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署理會長，協助推動文化；教學與社會工作不能兼顧，身心為之交瘁不已，去歲二月赴港前夕，乃堅決力辭此



---

工作。本文之作，乃就此數年來所聞所見所思，以大馬華裔公民之立場，論述華裔與淵源國之歷史、文化關係，並推測華人文化未來所應發展之方向；稿約時間甚短，行文倉促，瑕疵甚多，尙祈海內外方家不吝指正。

本文乃應學生書局二十週年而作，將發表於書目季刊特大號；該刊此地不見，因假本論文集，附載於卷末，用廣流傳。

---

# 德教的草創與南播

## 前言

就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而言，除了佛教之外，德教應該是最有組織的一個宗教團體。從最南的新山，到最北的加央 Kangar，從最西的波德申，到最東的斗湖，縱橫十幾個州四十餘個鄉市，都散佈着大大小小的德教組織。儘管他們有幾個派系及不同的重點，不過，他們始終都能維持着最核心的一股宗教精神——以德化人。此外，從開乩到師尊誕辰，從焚天表到祭品的種類，他們都自成一格，以「清簡」為崇尚，擺脫世俗繁瑣以及過度迷信的作風。由於德教組織的周密和分佈的遼廣，更由於德教精神的集中和儀式的清簡，所以，他們在華人社會裡有着相當的份量；雖然不盡是華人宗教的代表，却是華人最龐大的宗教組織之一。

---

客歲仲春，鄭良樹及魏維賢博士趁長假之便，聯袂探訪西馬大部分的德教組織，實地考察，逐閣請教，承各地德教組織殷勤款待，耐心解說，於德教之原委始末，才有些許的認識和了解。今趁長假之便，逐篇整理，刊諸報端，作為大馬華人宗教研究之一部份，一則以請教諸先生，一則以發揚此有益於社會人心之宗教。因交通不便，無緣探訪全馬最大的一所德教組織——砂勝越古晉紫霞閣，藉以了解德教之宏深和壯偉，是以臨筆之際，未免扼腕嘆惜再三，頗有闕失之感耳。

## 一、草創階段

德教會以「德教」為名，結集而成為一種宗教組織，最早應該是 1939 年的事。雖然德教會的文獻把德教的歷史追溯得非常遠古，說：「德教之發源，遠在天地開闢之始即已發生。」<sup>(1)</sup>不過，那只是就德的精神而言，不是就其結集成社的歷史而言。有些德教教會的文獻直言德教會在潮州及汕頭創閣，是「近世德教會」的一種「復興」；既云「復興」，則前此應該有德教會興辦的記載和史述，不過，史籍無徵，文獻缺載。因此，我們相信 1939 年潮州創辦德教會，應該就是這股宗教的先鋒。

1939 年，正當第二次大戰的炮火瀰漫全中國之際，潮陽縣和平區英西港鄉的楊瑞德，「為祈禱戰爭早息，地方安寧」，乃設香案，禱上蒼，並以家藏柳枝為媒，禱請仙佛降臨訓諭。數月後，得楊筠松及柳春芳二師尊之諭示，乃立善積德，在其家中創立紫香閣，藉以宣揚道德，醒化人心。紫香閣除宏揚德教外，並且贈醫療疾，施賑恤難，成為往後德教會的典型福利工作。

---

<sup>(1)</sup>見南審撰「德教簡史」，原文刊於雪蘭莪德教會紫芳閣新會所落成開幕特刊，p. 81-82。

---

德教雖然在 1939 年種下日後發展的胚芽，不過，它能夠形成一股向外開拓的力量，應該是始於馬貴德及李懷德兩位先生。

馬貴德於 1940 年春天赴和平區，獲得機會參緣於紫香閣，回棉城南薰鄉後，就在自己的家舍裡創辦紫清閣，成為德教的第二閣。根據文獻所顯示，馬貴德尚且創辦明德補習學校，作為傳播德教的一個輔助單位。

兩年後的 1942 年，馬貴德連同陳德榮、陳立德，在汕頭市潮安街創立德教第三閣——紫和閣。同年五月二十二日，據文獻所載，諸佛衆仙降鸞於紫和閣，頒賜「德教心典」經文，成為日後德教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流行於德教圈子裡。此外，紫和閣並且派遣德友赴澄海，在那裡創立紫澄閣，由吳澄德主持。紫和閣的出現，標誌着德教發展的邁前一步，因為：第一，通過它而頒賜了「德教心典」，使德教界有一個相當劃一的祝辭；第二，它派員到澄海協助創立紫澄閣，成為日後德教會向外開拓及發展的一個典範。因此，紫和閣應該是德教歷史裡，相當重要的一個閣。

吳澄德似乎是一位相當能幹出色的領導人，紫澄閣在他的主持之下，不但會務蒸蒸日上，而且，對德教的發展方向似乎發揮了承先啓後的作用。首先，他繼承了棉城紫清閣的餘緒，在紫澄閣之下開辦明德學校，培育英才，宣揚教理；其次，他設立了明德善社，把贈醫施藥，施棺贈葬及救災恤難等一切慈善的工作，劃歸作善社的主要工作，為德教在南洋一帶開創另一派系（「明」字系）的先聲。所謂「潮汕德教之第四閣」，主持吳澄德的功勞，是值得表彰的。

擁有和馬貴德同等的開拓勞績的，是潮安的李懷德。他於 1944 年得緣參証了紫清閣後，就在潮安的龍溪區創立紫陽閣。紫陽閣在李懷德的主持之下，為德教的教義和內涵奠下非常重要的基礎——將道教的始祖太上老君（即老聃）推崇為德教的主神，

並且將八十一章的道德經改編爲五言的「德教意識」。日後德教所崇祀的仙佛雖然包括民間的八仙、世界五大宗教的教主等等，不過，總是以道教始祖爲主體；這種傾向和趨勢，似乎就在李懷德的手中奠下的。

從德教草創歷史的敘述中，我們已經清楚地觀察出，馬貴德創立的紫清閣及李懷德創設的紫陽閣都佔着很重要的地位。前者自紫香閣獲得德教的善種後，撒播到汕頭成爲紫和閣，又撒播到澄海成爲紫澄閣，加上馬貴德自己的紫清閣，共計三個閣，直接間接地都由他創設；德教蓬勃和熾熱的創閣力量，馬貴德一開始就啓示後來的教友了。後者將德教的衆神諸仙定於一尊，以道教始祖作爲德教的主神，以道德經作爲德教的基本經典；在德教的教義和內涵上，其意義的重大，實在不亞於前者。因此，馬及李被德教教友推崇爲德教發展的兩大功臣——「清陽二掌」，是有其原因的。

紫陽閣創立後，作爲一門新興的宗教，德教似乎已經完成了宗教所應有的一些基本條件：有崇祀的主神，有經典，有統一的祭祀儀式。於是，德教在潮州及汕頭一帶的傳播，迅速得出人意表。下列一表，可以觀察出德教在紫陽閣以後的發展：

潮汕德教創閣表（紫陽閣後）		
地名	閣名	總數
潮安	紫原、紫溪、紫芳、紫興、紫湘	5
汕頭	紫雄、紫英、紫宗	3
棉城	紫梅、紫道、紫儀、紫元、紫環、紫華、紫榕	7
達濠	紫豪、崇德善堂	2
葛洲	紫恒、明德善堂	2
澄海	紫星、紫眞、紫悟、紫明	4
不包括前所述之五個閣、二所學校及一所善堂。		

---

總計上文所敘述的，德教在潮汕的草創階段，共創設三十一個單位；就中明閣二十六所，善社三所，學校二間。

## 二、南播階段

德教于二次大戰結束時，立刻續其雄威，向香港及南洋遠播善種。根據德教的文獻，大戰甫剛結束的1946年，清陽二掌馬貴德及李懷德在紫垣閣聯合執乩，突然，柳枝裂分爲二，兆云：「清陽二掌離別，分道揚教。」于是，德教分二路向南傳播；一路由馬貴德爲先鋒，朝香港進發；一路以李懷德爲首領，向越南及新馬出發。

在第一路香港方面，馬貴德于1974年到盤含道創立紫苑閣，成爲海外德教第一閣。馬貴德被指命爲香港傳教的使者，實際上是有其原因的；遠在1945年的夏天，馬貴德即代表澄海的紫澄閣，乘輪到廣州和香港，向當地人士勸募善款，作爲紫澄閣賑災之經費。今天，大戰結束，他銜命向海外傳教，自應派遣至香港。紫苑閣創立後，立刻獲得許多仁翁善士的支持；當時的香港，剛剛經歷浩劫，經濟蕭條，災民到處，紫苑閣的創設，似乎是乾旱季節裡的及時雨，爲社會人群造福。紫苑閣另一件德業是設立德教學校，負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隨紫苑閣而創設的德教組織，有紫蘭、紫因、紫蓉及紫香等四閣，分散各地，港九頓時成爲德教重鎮之一。

朝越南及新馬發展的一路<sup>(2)</sup>，早在大戰剛結束時，即已開始啓端倪。李懷德爲協助紫垣閣明德善社籌募賑災經費，曾經遠赴西貢，在那裡僑居三個月；募捐任務完成後，又轉往新加坡，與

---

<sup>(2)</sup>德教另有一善種傳播至泰國，發展蓬勃，不亞新馬，本文暫略之。

當地人士善結德緣，並定居該地。1952年孟秋，李懷德因商赴泰國及香港，並會晤兩地德友，考察二地德教發展之情形。歸來後，正當與新加坡友人洽商創閣之際，即接獲香港方面寄來創閣的指示，並且頒賜閣名。新馬首一間德教組織——紫新閣，就在當年十月十五日矗立于里峇峇利律。從李懷德定居于新加坡，到獲得友人鄭長豪、楊文基及陳世泰等人的協助而創立紫新閣，前後歷時約六年，立足點經營之匪易，亦可以概見了。



紫新閣始立時之主要人物：

（前排左而右）王思德、陳健榮、鄭長豪、楊文基、鄒奮初；  
（後排）莫岩忠、蔡遠輝、許啓明、周溫霖、李懷德、陳世泰。

德教既在新加坡取得根據地，于是，很自然地 toward 新、馬其他各地傳播開來。從新山到加央，從波德申到斗湖十幾個州四十餘

個鄉市，不出二十餘年，就紛紛地散佈着他們的組織。在這段期間，紫新閣的陳立健、鄭長豪及各地的教友，功勞尤其彪炳。下列是一張全國德教組織的名單：

大馬德教組織名表		
州 名	城市名	德教組織
柔 佛	新 山 哥打丁宜 豐盛港 峇株巴轄 居 鑾 麻 坡	紫書閣 紫登閣 紫林閣 紫英閣 紫鑾閣 紫光閣、濟新閣
馬六甲	馬六甲	紫昌閣
森美蘭	芙 蓉 波德申	濟濟閣、紫森閣 紫德閣
彭 亨	文德甲	紫亨閣
丁加奴	瓜拉丁加奴	紫孚閣
吉蘭丹	哥打峇汝	紫靈閣
雪蘭莪	吉隆坡 巴 生	濟仙閣、紫芳閣 紫生閣
吡 叻	安 順 太 平 怡 保 十八丁 瓜拉古樓  邦 咯 角 頭	紫蓮閣、明安善社 濟誠閣、紫平閣 濟德閣、紫霄閣 紫明閣、濟雄閣 振義閣、振義閣(3) 振德閣、明紫閣 振亮閣、紫邦閣 振安閣、振雲閣

③振義閣有二間，一在 Siakap Road，另一在 Bagan Serai Road。



	峇眼色海 紅毛丹 實兆遠 和 豐	振善閣、明月善社 振光閣 振興閣 明德善社
檳 城	北 海 爪 夷 檳 城 浮羅山背 大山脚	紫威閣 紫儀閣 紫云閣 紫濱閣 紫濟閣、贊化閣
吉 打	亞羅士打 巴東色海 沙 當 牛 崙 華 玲 居 林 雙溪大年 浮羅交怡	濟陽閣 紫天閣 紫峰閣 紫津閣 紫華閣、紫虹閣 紫翰閣 立善閣、明修善社 紫文閣
玻璃市	加 央	紫陽閣
砂勝越	古 晉	紫霞閣
沙 巴	斗 湖	紫辰閣
新加坡	新加坡	濟云閣、濟芳閣、紫新閣

綜合上表，計吡叻州得組織二十一，吉打州得十，柔佛州得七，檳城得六，雪蘭莪州及森美蘭州皆得三，馬六甲、彭亨、丁加奴、吉蘭丹、玻璃市、砂勝越及沙巴各得一，共五十七組織；如果再加上新加坡的三所，那麼，新馬德教組織共計六十所，數量不可謂不多了！朝新馬這一路發展的德教，其興旺之程度，恐非當初所料想得到。

就新馬情形而言，德教南播階段和草創階段的發展，頗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以南播階段來說，其特色有下列幾點：

---

第一、大部份的德教組織都創設於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初期。例如柔佛州的七間，有三個創辦於五十年代，一個創辦於六十年代，一個七十年代，另外兩個未詳；再如德教組織最多的吡叻州，已知創辦年代的七個組織，五個創辦於五十年代，兩個創辦於六十年代早期；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從筆者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出，已知創辦年代的二十六個德教組織，屬於五十年代創辦的有十三個，屬於六十年代的有十一個，七十年代上半期的只有兩個。筆者相信，德教組織到七十年代的下半期，已經完成了以創閣作為發展的首期使命。

第二、大馬德教傳播善種的方法，一般上是，以師尊乩諭頒命創閣於某地，然後再以本閣或他閣之力量協助該地創閣，其情形與汕頭紫和閣協助創立澄海紫澄閣幾乎相同，可謂深得草創階段發展德教的訣竅。新山紫書閣、馬六甲紫昌閣、峇株巴轄紫英閣、檳城紫雲閣及古晉紫霞閣的創設，其乩文都來自新加坡紫新閣，尤其得力於其兩名乩手陳立健及鄭長豪的親臨指導，另外，或獲得該閣其他德友協助，或間接由他閣支持，而創設成功的。再如北馬威省的紫威閣，其創閣的乩文來自新山的紫書閣，然後由檳城紫雲閣的教友協辦創辦，也是個典型例子。又如亞羅士打濟陽閣，其創閣乩文來自大山脚紫威閣；而太平濟誠閣，其乩文却來自怡保濟德閣；也都莫不依循草創階段的發展途徑和方法。

第三、大馬德教組織雖然發展得非常迅速，不過，其分裂出來的派系也非始料所及。光是根據閣名之不同，大馬（包括新加坡）德教組織至少可以分成下列五個系：

#### ①紫系

紫字系是德教的傳統組織，根源自潮汕，因此，在新馬所有德教組織裡，以紫字系所佔的數量為最多，共得三十五所，超過總數的一半。



座落在舊吧生路的紫芳閣，是相當活躍的一所德教會。



吉打濟陽閣的建築，是濟字系最雄偉的一座。

## ②濟系

濟字系由於崇祀濟公活佛而自成一系，其組織首個字冠以「濟」字，如濟誠閣及濟德閣。整個新馬雖僅得九所之多，不過，其聲威却足以與紫字系頡頏。

## ③振系

振字系共得九所，全部集中在吡叻州，而且，瓜拉古樓就擁有三所，角頭也擁有兩所，似乎非常集中。

## ④明系

明系都是善社，共得四所，集中在吡叻及吉打兩州；是德教最弱的一支組織。雖然如此，明字系應該被認為德教的傳統組織，淵源自潮汕。

## ⑤其他

吉打立善閣、大山脚贊化閣及古樓明紫閣三所，無從歸類，暫入於此。

除了這五個系之外，數量最衆多的紫字系也再分小系，所以，六十間德教組織，實際上就有五個以上的系列。

# 三、小結

正值日軍入侵中國，百姓歷數浩劫，顛沛流離之際，德教興起於潮州及汕頭一帶，成爲一股宗教兼慈善的民間勢力。不過三五年的光景，其數量之多，分佈之密，頗出意料之外。揆其原因，恐與當日連年戰亂、百姓失所有密切的關係。

德教最早一閣所崇奉的師尊是楊筠松及柳春芳。第三閣成立的時候，即頒賜「德教心典」，藉以統一德教祭祀的禮儀；從這篇「心典」裡，我們可以看得出，一直到第三閣的創立爲止，德

---

教所崇祀的似乎還只是五德星君及玉皇大帝等仙佛而已。一直要到紫陽閣的創設，並且推崇道教始祖為主神及改編道德經為「德教意識」後，德教（傳統的紫字系）才奠定了他們以道教為重心的基礎。

另一方面，在草創的階段裡，德教也完成了另一件重要的工作——向外發展傳播的方法。於是，大戰剛結束，這門新興的宗教乃挾其略具的基礎，分兩路向南進發，一路向香港九龍，一路向越南及新馬。

在新馬方面，從五十年代開始至六十年代為止，是德教以創閣方式來發展的首期階段。他們創立了六十間大小不同的組織；有的是淵源自早期的傳統組織，例如紫字系；有的是脫離母體獨自發展，例如早期屬於紫字系的明字系；有的是海外別開宗派，例如濟字系及振字系等。派系之衆多，猶如其組織數量之衆多，恐不是始創者當初所料得及的。

（本文「草創階段」部分，主要參考「德橋集成」之序文，該書出版者為新加坡紫新閣。）

---

# 德教的教義和師尊

## 前言

以「德」字為教義中心的德教組織，雖然自1939年興起於潮州，迄今垂四十餘年，分佈逐漸遼廣，會員日益增多，組織亦趨嚴密，不過，在教義方面加以引申和發揮，藉以豐富本身的宗教資產的工作，似乎必須加緊努力。至於德教師尊的原始形態，以及中期及晚期的轉變和擴大，更乏人加以留意。本文即通過德教最神聖崇敬的乩文，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這兩個問題，藉以瞭解這門宗教的精神和發展。

## (一)教義

德教源自廣東的潮州府(1)，時在1939年。德教組織開始創設的時候，對於教義的內涵和綱目，似乎還是相當含糊。這個事實，可以從德教組織在潮汕時期所開示的乩文觀察出來(2)；以下所徵引的，都是和「德」字有關的乩文的片言隻語：

道義淪亡問誰吝（1939/10/25）

德到高時福自基（ ” ）

九紫光耀日，一德佈寰中（ ” ）

丹鳳朝陽仰德儀（1939/10/29）

德被人間貴及時（ ” ）

諸閣生惟本報德之旨而向善務正（ ” ）

惟善爲寶，惟德堪貴（ ” ）

降靈立德昭教本（1940/2/30）

許君德業宜策勉（ ” ）

德揚四海萬象新（ ” ）

祇有立德道義中（ ” ）

立德挽天運（ ” ）

大地德化，善績可觀（ ” ）

務宜合力推行，以成德業也（1942/1/26）

立至德於萬世（1942/3/1）

休垂至德千古師（ ” ）

萬教一宗，莫不以德化人於善而已（1944/8/18）

信神之道，貴在敬思其德（1944/4/18）

亦其近年善德之報也（1947/1/4）

上述的引文，「德」、「至德」是相同的泛稱，內涵未嘗明說；「立德」、「報德」是德業的修行和實踐；稍微涉及「德」字的

內涵的，只有兩處：「德義」和「善德」。前者亦作「德儀」（義、儀古通），將「德」和「義」並舉，顯然的「德」和「義」

(1)請參閱拙文「德教的草創及南播」。

(2)潮汕時代德教所開示的乩文，總計至少有下列三十次：

次第	開乩日期 (陰曆)	開乩閣名
1	1939·10·25	紫香閣
2	1939·10·29	紫香閣
3	1940·2·29	紫濟閣
4	1940·2·30	紫濟閣
5	1942·1·22	紫和閣
6	1942·1·26	紫和閣
7	1942·3·1	紫和閣
8	1944·1·18	紫濟閣
9	1944·2·15	紫陽閣
10	1944·3·15	紫陽閣
11	1944·4·18	紫豪閣
12	1944·潤4·19	紫豪閣
13	1944·5·5	紫雄閣
14	1944·5·24	紫梅閣
15	1944·6·1	紫垣閣
16	1944·6·13	紫垣閣
17	1944·6·14	紫垣閣
18	1944·8·15	紫陽閣
19	1944·10·18	紫宗閣
20	1944·11·1	紫陽閣
21	1945·1·18	紫豪閣
22	1945·2·15	紫陽閣
23	1945·4·18	紫星閣
24	1945·5·3	紫星閣
25	1945·6·13	紫陽閣
26	1946·1·22	紫英閣
27	1946·3·19	紫澄閣
28	1947·1·4	紫原閣
29	1947·4·18	紫垣閣
30	1947·5·5	紫豪閣

上述三十次乩文，一部份保存於「德橋集成」(P 247 - 282)內，該書由新加坡德教會紫新聞出版，1955年(以下簡稱「集成」)。



是同等價值的兩個道德名目；後者或以「善」與「德」並列（惟善爲實，惟德堪貴），或以「善」形容「德」（亦其近年善德之報也），可知「德」具有傳統道德優良的一面。分析這兩處的「德」字，我們發覺，早期德教組織對其最崇高的教義「德」字，所作的解說和指稱，似乎不夠具體和周細。

1952年傳播到新馬以後，德教組織通過其神聖的乩文，開始對「德」字作歷史的追溯及綱目的條理，以「德」字爲基本教義的德教，這種做法應該被嘉許爲進步的。

將「德」字作歷史性的追述，最早是始於1955年新加坡紫新閣的乩文「闡德真理」(3)，該文云：

德者天經地義，不易之至理，明引人入道之徑路，指持身涉世之程途，合五洲而一致，亘萬古而常昭也。

這段乩文主要是在說明，「德」是天地間顛撲不破的至極道理，是最原始的，也是最亘古的；既是最原始而又亘古，那麼，其歷史的悠遠就不言而喻了。試讀兩年後1957年安順紫蓬閣所昭示的乩文(4)：

有世以來，既有道德者。……道德之亡久矣，人心之喪盡矣，其將焉救之。

以及降鸞日期不詳，出現在吡叻濟德閣的乩文(5)：

---

(3)此乩文據說是德教師尊呂純陽降鸞所寫的，其文首先刊載於「南洋德教總會特刊」，P 23-24，1957年出版（以下簡稱「總會特刊」）；其後，「安順德教會紫蓬閣擴建特刊」P 84（1969年出版，以下簡稱「紫蓬特刊」）、「南洋德教總會慶祝成立十一週年紀念暨森美蘭德教會紫蓬閣新廈落成開幕特刊」（該刊無頁碼，1969年出版，以下簡稱「紫蓬特刊」）、「南洋德教總會第九屆特刊」P 12A（1965年出版，以下簡稱「總會特刊」）皆加以轉載，似乎是德教組織一篇相當重要的文獻。

(4)此篇乩文據說是道祖太上老君降鸞所寫的，原題作「德教原略」，刊載於「總會特刊」P 25內，其後「紫蓬特刊」及「柔佛德教會紫雲閣成立四週年紀念暨新廈落成開幕特刊」P 58（1961年出版，以下簡稱「紫雲特刊」）皆轉載。

(5)此文題「德教之由來及主旨」，據云由柯奕貞仙師降鸞所示者，原文見於「吡叻濟德閣新閣開幕暨十七週年紀念雙慶特刊」P 12（1969年出版，以下簡稱「濟德特刊」）內。

---

夫德教之源，遠在天地開闢之始。蓋乾坤定位，化生萬物，一陰一陽之謂道。

就可以清楚地瞭解，新馬德教組織在追溯「德」字的歷史時，刻意將其最基本的教義追源到天地開闢之際去。德教提倡者之一馬貴德云：「德教之源，肇於遠古，行於歷代，或興或替，或隱或顯，經天緯地，繼往開來，蓋人類原始純正之宗教也。」(6)也本着這個意思，如此加以說明。

除「德」字淵源遠古外，古籍也不乏記載，1957年安順紫蓬閣的乩文(7)，就曾這麼地說：

夫德何以得名也，考德之原：載於禮，出於易，著於老子，發於聖人，盛於唐虞，尊於儒家，傳於裡巷村野，雖鄉夫俗婦，莫不知德之為名也。

根據這段不太有條理的乩文，再綜合前引諸節之文字，德教組織似乎有意昭示世人，德教不但淵源自遠古，而且極盛於唐虞之世，古籍如周易、老子及禮等皆莫不記載，是鄉野百姓所共知同奉的宗教。

從宗教的立場來說，德教組織將其基本教義「德」字追源至天地開闢的時代，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事，不過，說德教極盛於唐虞，古籍如周易等皆備載其事，就不應該只是一語帶過而已；很顯然的，上引諸文都缺乏轉錄證據，以致失去了應有的說服力。

有關「德」字內涵的提出，也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孕育和條理

---

(6)見馬著「德教說」，原文發表於「玻州德教會紫陽閣特刊」P. 105-6 內。

(7)此乩文題作「德教序」，據云乃呂純陽降鸞所作，原文首載於「總會特刊」P. 22-23，其後「紫蓬特刊」、「紫森特刊」、「紫書特刊」P. 57、「哥打丁宜德教會紫登閣慶祝十二週年紀念特刊」P. 137（1975年出版）、「總會特刊」P. 9A及「紫竹叢書」P. 87-88（1959年檳城德教會紫雲閣出版，以下簡稱「紫竹」），皆加以轉載，為德教重要文獻之一。

---

，方始定型和綱目化。1963年，濟公降鸞香港紫光閣，云：「且夫道德之義甚廣，放之則爲五德，即仁、義、禮、智、信是也。」(8)首先提出「德」字內涵包括了仁、義、禮、智及信五德(9)。馬貴德後來寫「德教說」(10)，云：「老祖因當時政治社會之不德，而著述道德經五千言，以爲失德之國君臣告誡，孔子師老聃，亦以針對當時環境而彰明德目，是以有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稱。」所舉德目，由五項擴充爲八項。

往後柯奕貞降鸞怡保濟德閣，寫出乩文「德教之由來及主旨」，內云：

德者，理也。施之於人，則成爲倫理之軌範，(1)加於父母則爲孝，(2)加於兄弟則爲悌，(3)加於團體則爲忠，(4)加於事物則爲信，(5)加於行止則爲禮，(6)加於朋友則爲義，(7)加於職工則爲廉，(8)加於情慾則爲恥，(9)加於博愛則爲仁，(10)加於百業則爲智。而此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智，是謂十德。由此十德擴充而發揚之，則千德萬德，合之則一德而已。由此教人，則總稱爲德教焉。

這篇乩文，已經清楚地標出了「十德」的概念及綱目，成爲日後德教組織的基本信條。1967年安順紫蓬閣乩文云：「德者，人之本也，其行則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與乎仁智

---

(8)文載「紫森特刊」內。

(9)德教組織有文獻「德教意識序」一篇，編載於「幸福特刊」P. 79、「太平德德社濟誠閣慶祝磁禧紀念特刊」P. 35（1977年出版）、「總會特刊」P. 11A「總會特刊」P. 24-25及「紫竹」P. 89諸書，據言乃柳春芳於1942年仲冬降鸞潮安紫陽閣所昭示之乩文。檢「集成」，是年冬天確頗有「德教意識」一書，惟未云亦頒賜「序」一篇也。疑「序」乃後來補上者。

(10)見「濟德特刊」P. 12。

(11)見「紫陽特刊」P. 105-106。

---

而備之，足乎已而施於人，則可謂善矣。」<sup>(12)</sup>再次強調「十德」的綱目。

自此以後，德教即以孝、悌等為十大德目，作為德教組織統一的教義和信條。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出版的德教特刊，幾乎都印上了下列的「德教十大綱領」，即：

「孝」以順敬雙親，劬勞報恩

「悌」以手足情深，恭兄友弟

「忠」以盡責力行，專持堅貞

「信」以履約崇實，言出必行

「禮」以倫常宗守，蹈矩循規

「義」以公道合理，貫徹初衷

「廉」以儉樸不苟，清白毋貪

「恥」以私慾有戒，心身知辱

「仁」以天道博愛，毋輕傷殘

「智」以聰明悉辨，力學求知

這十大德目，每一德目涵蓋範圍有寬窄之不同，發展歷史有早晚的差別，實踐方法有難易的迥異，不過，都不失為中國優良的傳統倫理道德。德教組織以道教為起點，中間轉入佛教，六年後轉其重心於道教<sup>(13)</sup>，南播新馬之後，其教義却完全寄根於儒家的倫理道德，成為中國傳統道德的發揚者。

十大德目之外，德教發展到新馬後，又將德教過去所強調的重新提出，釐定為「不貪、不偽、不欺、不驕、不妄、不怠」等六戒律<sup>(14)</sup>。1957年，安順紫蓬閣一連昭示了好幾篇乩文，成為德教戒律倡議的集中地點<sup>(15)</sup>，「德教序」云：

---

<sup>(12)</sup>見「紫蓬特刊」P. 96。

<sup>(13)</sup>同(1)，第三節小結部份。

<sup>(14)</sup>引自「德教心典」，所有德教特刊皆載此文。

---

思不欺，則惡臭以慎獨；思不僞，則虔衷以誠意；思不貪，則戒爭以崇義；思不妄，則正心以格欲；思不驕，則虛懷以納善；思不怠，則奮力以爲公；凡此者，皆德之本也。

這篇乩文似乎只是其他幾篇與戒律有關的乩文的一篇序而已；試讀同時降筆的「戒貪文」，云：

夫貪者，乃萬惡之門，禍害之召，爲德門中所宜戒。見利而爭者，好色而戕者，好賭而敗者……貪之害者，豈止此而已哉！雖賢人達士，猶恐不免，矧汝曹德門初進，於德之徑，猶有弗明，况貪之義乎！故作戒貪文。

再讀「正言論」，云：

凡人之言，皆喜恃長而隱短，飾過而誇功，詡詡自得，此豈真君子之言哉。……今有人焉，口誦德典之篇，身越教門之軌，縱言驕大，顯己攀位，效秦儀之舌，作良平之智，……故作正言論以正之。

又讀「善惡論」，云：

最難移者，善與惡；最易移者，亦善與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此人之所難行者也；奸詐貪妄，暴戾兇殘，此人之所易犯者也。易犯故惡者多，難行故善者寡。

降筆時間及地點不詳的「驕怠」，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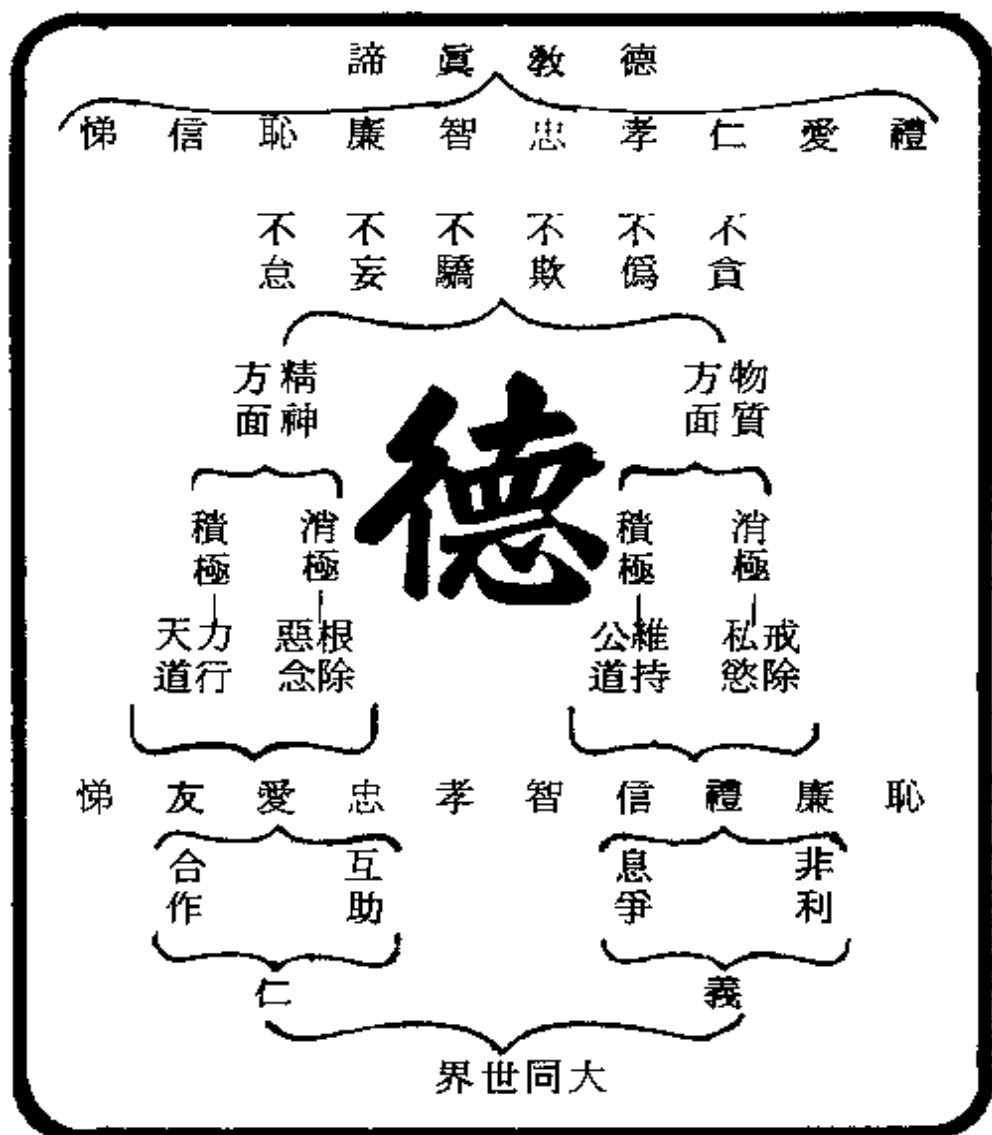
恃寵而驕，驕則怠，怠則肆，肆則危機四伏……。既驕金錢爲吾用也，驕人爲吾駛也……形形式式，難以枚舉。諸生既立德門，同心一德……何愁德業不興。

詳讀這幾篇乩文，我們即知「戒貪文」發揮「不貪」的戒律，「

---

(15)和德教戒律有關的幾篇乩文是：德教序、戒貪文、正言論、善惡論、驕怠等，除最後一篇降筆地點不詳之外（此篇獨見於「紫蓬特刊」，他書失載），其他四篇皆1957年昭示於紫蓬關。時地皆同，可謂一奇。

正言論」發揮「不欺」，「善惡論」發揮「不妄」，「不偽」，「驕怠」發揮「不驕」及「不怠」；它們都是繼教義之後，而發展出來的德教戒規。六十年代中期倡議教規之後，德教組織在教義方面應該是更趨嚴密了。自此以後，德教組織的會所及刊物，都懸掛或刊印上「德教真諦」一圖表：



這個圖表，即結合德教之教義及教規而完成者。北馬贊化閣除上述六戒外，又添「戒怨」及「戒惡」二戒(16)，與其他德教組織不同。

16 見「贊化晨鐘」第二集（1962年大山脚贊化閣出版，無頁碼）。

---

## (二) 師尊

德教組織所崇敬供奉的師尊，爲數相當多，仔細分類的話，會有下列幾項：

- (1)各教教主：老聃、孔子(17)、釋迦牟尼、耶穌及穆罕默德。
- (2)屬於佛教的：除釋迦牟尼外，尚有濟公李修緣、觀世音菩薩及宋大峰等。
- (3)屬於道教的：除老聃外，尚有楊筠松及柳春芳等道士。
- (4)屬於神仙的：何仙姑、藍彩和、韓湘子，曹國舅、李鐵拐、張果老、呂純陽及鍾離權等八仙。
- (5)屬於歷史人物的：華陀、鬼谷子、岳飛、關羽及關平等。
- (6)屬於民間傳說的：九皇大帝、土地神、黃大仙、天后及齊天大神等。

所崇敬供奉的師尊的數量不但多，種類也相當的複雜；在已知的宗教裡，恐怕以德教組織爲最了。實際上，早期德教所崇奉的師尊並不是如此；換句話說，他們是經過幾十年來不斷地演變和發展，才形成今天如此龐大的「師尊群」。

遠在 1939 年紫香閣初創於潮陽縣時，他們所崇奉的是道士楊筠松、柳春芳及宋大峰三位，降鸞昭示乩文的也只是他們三人而已。紫清閣次年創辦於棉城時，所崇奉的除上述三位師尊外，再加上道士呂純陽一位。德教組織的道教色彩隨着兩年後紫和閣創設於汕頭時，就滲雜了歷史人物的膜拜，那一天（1942），紫和閣創設於陳德熒府上，由於陳府原本供奉着關羽，卒以其子關平爲紫和閣的主神，主持閣務(18)。除了歷史人物的膜拜，德

---

(17) 儒家本非宗教，孔子尤無意爲教主；德教列之爲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姑從其說。

(18) 1981年8月27日上午十時，良樹與維賢前往新加坡加東面教陳懷德先生，承見告。

教組織也在這個時候滲入相當濃厚的佛教色彩，試讀本年所頒賜的「德教心典」，云：

玄旻高上帝玉皇大天尊，慈念塵土末劫，發大悲心，揚大教化，渡一切苦厄，救一切蒼生……正常開智，超凡化真……南無大慈大悲伏魔大帝德德社至上古佛玉皇大天尊……南無德德社諸佛仙尊。

就充滿了濃厚的佛教色彩。紫澄閣同年創辦於澄海時，由於主持人吳澄德的關係，又崇奉華陀為鸞務之主持者，歷史人物的膜拜再次被引進德教的「師尊群」。這個時候，德教組織所崇拜的師尊包括了三大類；道士、高僧及歷史人物。

既然揉合道教、佛教及歷史人物崇拜於一爐，德教組織在成熟階段還未來臨之前，未免有失去重心的形勢。於是，1944年在龍溪紫陽閣的一次降鸞上，德教的負責人通過柳春芳的乩文，將相傳道教始祖老聃的著作老子八十一章改編為五言的「道德意識」，成為德教組織的經典。自從以後，德教雖然宣稱包容各派宗教，不過，道教仍然是德教重心之所在，而老聃為德教主要之教主，道士為德教主要之師尊，有成為道教支流之趨勢。德教日後如此之發展，似乎是在這個時候奠下的基礎。

今天，幾乎沒有例外地，新馬所有「紫」字系的德教組織，其壇堂中央所擺設的神像必定是騎着牛的老聃，兩旁各站着楊筠松及柳春芳二道士，而壇堂內五教神像雖是同列，老聃騎牛神像必定排列首位，在孔子、釋迦牟尼、耶穌及穆哈默德之前。德教富有濃厚的道教色彩，舉此二例，即可為証了。

儘管在潮州時代，德教組織已崇拜呂純陽為其師尊，並且時時降鸞昭示玄妙，不過，似乎要到南播香港及新馬後，德教組織才在他們的「師尊群」裡加上八仙，成為朝夕供奉的仙佛。今天





爲楊、柳道士，沒有八仙之畫像。  
新加坡紫新閣始創時壇堂上之擺設：中央爲老聃，兩旁

，不論是香港或新馬，「紫」字系德教組織壇堂上除老聃、楊及柳神像外，兩邊都不例外地擺設着八仙的畫像<sup>(19)</sup>，似乎比潮州時代更進一步，而德教組織「師尊群」除道士、高僧及歷史人物外，又再加上民間的神仙了。實際上，1942年潮州時代所頒賜的「德教心典」，內文雖一再說「諸佛仙尊」，所指「仙尊」恐怕就是文內的東方木德、南方火德、中央土德、西方金德及北方水德等五方的仙和神。現在把民間的八仙也比附進去，原本的五

<sup>(19)</sup>新馬第一座德教分會要數1952年創設於新加坡的紫新閣，當時，該閣所供奉的也只是老聃、楊及柳三師而已。今日紫新閣於上述三師兩旁並設有八仙畫像，乃後來附加上去的。

方仙神恐怕就失去昔日的尊貴；試讀新馬德教乩文，八仙降鸞頻仍完全駕凌五方仙神之上，就可以明白這種形勢了。

也許由於歷史淵源的關係，要以呂純陽在八仙裡的地位最爲尊貴。幾乎所有德教特刊，除撰列八仙簡單生平之外，尙且另外獨立撰述呂純陽的詳細生平，即是此說的一個明証了。1957年老聘降鸞安順紫蓬閣，云：

道德之亡久矣，人心之喪盡矣，其將爲救之。今呂帝飛鸞天下，張揚聖教，普化群生，惜乎崇奉者每不知教源。蓋自函谷傳經，柳渾倡教，呂帝助成，渾爲呂帝點化，習道成真。余雖道德傳經，顯揚者實乃呂帝，故凡鸞教崇奉，靡不以呂爲尊，何況呂帝積功於寰宇，靈機透於人間，澤及草木，道昭乾坤，歷代玉敕崇封，屢加帝號，厥績可稽，何勞余述！<sup>(2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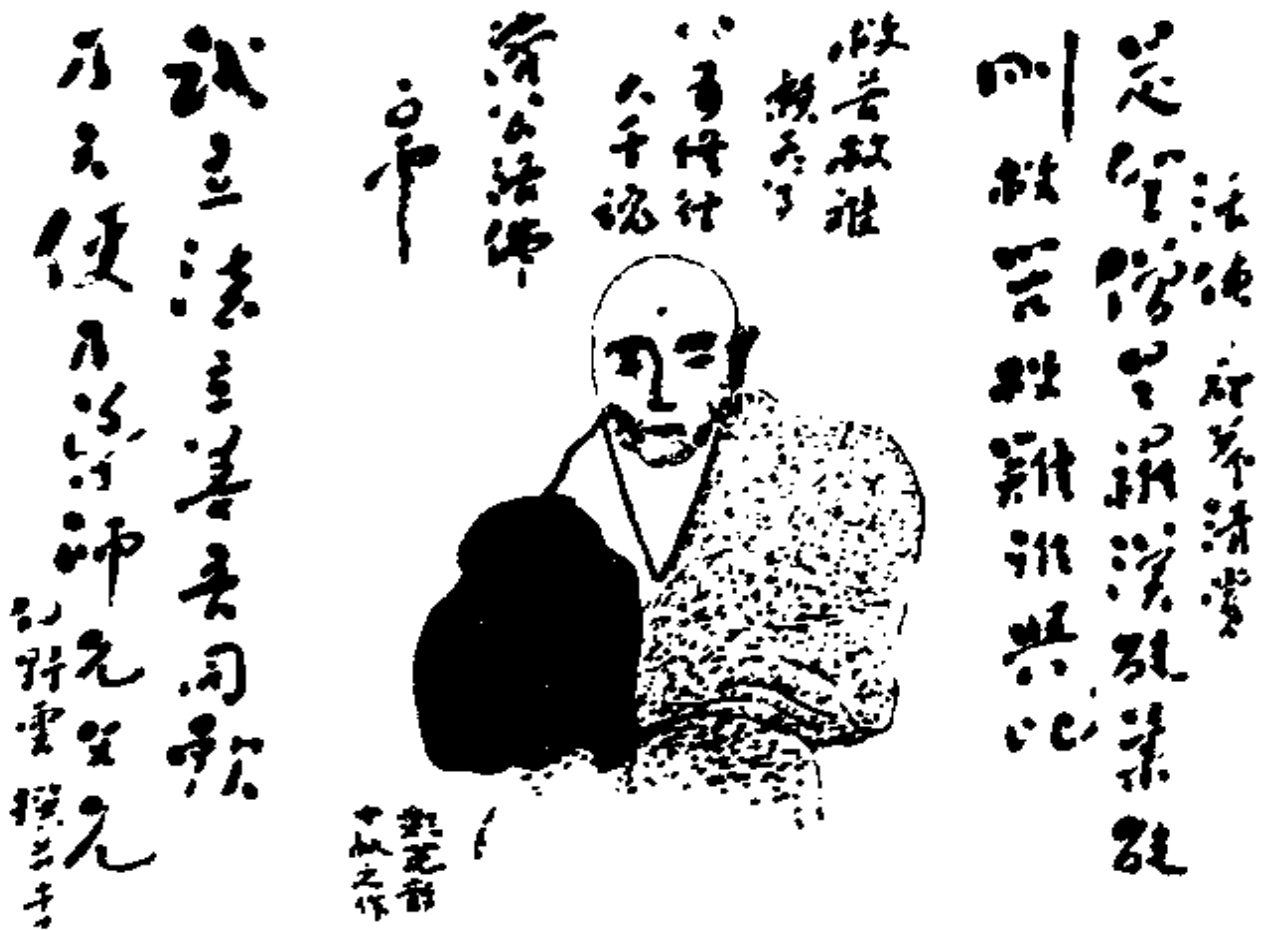
這段乩文告訴我們，呂純陽的地位遠在其他七仙之上，甚至道教始祖也得推崇其彪炳昭著的功績。

對「濟」字系而言，要以濟公李修緣的地位最爲尊貴。所有「濟」字系德教組織，其壇堂的擺設一概以濟公的畫像爲主；麻坡濟新閣甚至於在閣前塑造一座高約二十尺的濟公造像，巍峨壯觀，作爲供奉的主神。柯奕貞所降的乩文云：

當時代之季，國政紛亂，殃及庶民……斯時也，柳渾大師爲協閣副天官，接誓之日，於協閣召開德德之社，推李修緣（一名道濟）爲總師，柳渾師（一名春芳）、張玄同師（一名白雲）、楊筠松師（一名公忌）、呂純陽師（一名洞賓）爲德社社師。斯時也，各仙翁道長，聯袂入世參鸞，乩事之盛，蔚爲大觀<sup>(21)</sup>。

<sup>(20)</sup>原題「德教原略」，見「紫蓬特刊」P. 73、「總會特刊」P. 25、「紫書特刊」P. 58。

<sup>(21)</sup>原題「德教之出來及主旨」，見「濟德特刊」P. 12。



據說，這是濟公降鸞時的自繪像

濟公既是德德社之總師，位在其他衆仙之上，宜乎「濟」字系以之爲主神。總而言之，八仙被德教組織引進「師尊群」時，「紫」字系所崇奉的是呂純陽，「濟」字系所崇奉的却是濟公李修緣，各有不同。

南播後，德教組織另一特徵便是將耶穌及穆哈默德也比附在「師尊群」裡，地位與其他師尊相等，共同崇奉敬仰。早在潮州時代，德教乩文屢屢提及「三教」，即儒、道、釋，不會把耶及回包括在內。例如 1940 年紫清閣乩文云：「不立教門，無分手足，釋與道儒，皆同携握……更逢耶回，不相爲陸。」<sup>②</sup>把耶

<sup>②</sup>見「集成」P. 254。

---

、回二教計在三教之外，即是一例。新馬是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社會，德教組織爲着適應新環境及新需求，乃提出五教同德的概念，將耶、回二教也吸收在德教之內，與儒、道、釋合宗，完成了五教同宗的新階段。

五教同宗的理論基礎何在？德教組織在這方面有些甚麼圖通的解說呢？泰國德教會紫真閣會通過白雲道長的乩文，作如下之解釋：

至周末，當此之時，人心已變，比初古不如，玉皇則諭靈降塵尼丘山，而孔子即名尼丘；一靈降於紫陽之山，而生老祖聃，以挽回人心。……及孔子、老祖二人長，孔子著春秋，以警奸邪；老祖著道經，糾正人心。至此之時，亂臣賊子俱懼。天皇鑑於西方向以人食人，殘酷難忍，故命玉京山之神，分身降於舍利國，而生釋迦焉……。又一靈降於中歐之耶城瑪利亞之腹，而耶穌生也……。言回者，亦離方之火氣，墜於麥加古城撒加，其教之始祖名謨罕默德。以上各氣，皆由初古原始天皇之真氣，此後歷代分歧，各立門戶，釋者曰吾佛如來，儒者曰吾聖孔子，道者曰吾祖老祖，耶曰是上帝之子，回曰聖天之徒，殊不明究其原之來自<sup>(23)</sup>。

在所有德教文獻裡，有關五教同宗的理論基礎，要以本篇寫得最完整和詳細。

有了這個理論以後，德教組織即把耶穌及穆哈默德列入諸佛仙尊的行列，成爲德德社的社師，當然，也成爲供奉敬仰的對象了。不但祭祀諸佛仙尊的誕辰時，把耶穌及穆哈默德列入，更把二聖的畫像並懸在老聃、孔子及釋迦牟尼的旁邊（穆哈默德僅留

---

<sup>(23)</sup>同上，P. 181-2。

---

位置，不懸其相），成爲崇奉的教主。到了這個時候，德教組織的「師尊群」裡又邀進了耶、回兩大宗教的教主，成爲各宗教、神仙、歷史及傳說人物共同膜拜的一個大組織了。

### (三) 小結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瞭解，以海外華人特別是新馬地區爲基礎的一門宗教，其教義及崇拜對象，已是一再擴大其涵蓋力，藉以適應多元民族及多元文化的社會。以德教組織的形態而言，他們不應該只是福利慈善機構而已；如果德教組織以宗教自許，那麼，從其教義及崇拜對象來觀察，要達到完全成熟的境地，似乎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和時間。

---

# 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佈

馬來西亞潮州人除了創辦自己的事業及會館之外，也曾經創辦過轟轟烈烈的龐大教育事業，檳城的韓江中學以及早期新加坡的義安學校（中小學及學院），都是典型的例子。就整個馬來西亞來說，潮州人的人口並不多，其分佈也不十分集中，然則他們却有如此雄厚的人力及財力，對華文教育作出卓越的貢獻，不能不算是奇迹。潮州人到底有些什麼獨特的性格？他們在此地的發展史是如何的？其人口及分佈又是怎麼的一個情形？作為華人社群之一的潮州人，這些問題，都是值得追探的。

如果單是依賴中國的資料來追探大馬潮州人早期的人口，至少會面臨下列三項困難：第一、盡管早期自汕頭上船的數目字偶而保存些紀錄，不過，自汕頭上船南來者不只潮州人，其他客人

等也採取這條航綫；第二、自汕頭南來者，其目標包括了整個南洋群島及印度支那半島，到底有多少潮州人踏上馬來亞，就沒有明確的數字了；第三、早期新加坡的歷史是寫入馬來亞，縱使從汕頭移居馬來亞的潮州人有一個明確的數字，到底有多少人以新加坡為跳板，真正落籍于大馬國土，恐怕就無法探知。因此，中國方面在汕頭所作的統計數字，在研究這個問題時，不適宜於當作主要參考資料。

要了解馬來亞半島早期潮州人的人口及其分佈，比較可靠的應該是以英國殖民政府所做的官方統計為基礎，然後，再配合中國的資料；如此的話，潮州人早期的人口才能夠明確地被描述出來。

## (一) 一九〇一年的人口

根據統計，除柔佛、丁加奴、吉打、吉蘭丹及玻璃市五州外，1901年馬來亞半島華人總人口是394,741人，其中福建人佔100,138人，廣府人129,447人，客人93,796人，潮州人35,839人，海南人19,946人；換句話說，潮州人佔全華人人口之9.07%，排第四位。

州名	華人總人口	潮州人口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柔佛	—	—	—	
馬六甲	14,333	681	4.75	第五位
森美蘭	31,248	1,037	3.31	第五位
彭亨	23,680	439	1.85	第五位
雪蘭莪	106,431	4,170	3.91	第四位
吡叻	144,856	13,527	9.33	第四位
檳城	74,193	15,985	21.54	第三位

丁加奴	--	--		
吉打	--	--		
吉蘭丹	--	--		
玻璃市	--	--		
共計	394,741	35,839	9.07	第四位

(表內所云華人，包括福、廣、客、潮及海南五籍)

如果以個別的州來說，我們發現，檳城是當時潮州人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僅次于福建人及廣府人而已。彭亨州應該是潮州人人口最少的一州，只有439人，不及二個巴仙。柔佛及吉打的潮州人應該相當可觀，可惜沒有統計數字，無法論斷。

## (二) 一九一一年的人口

十年後，也就是1911年，馬來亞半島華人人口劇急增加；根據官方的數字，吉打及玻璃市計入以後，華人人口幾乎增加

州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柔佛	61,251	19,355	31.59	第一位
馬六甲	28,997	1,961	6.76	第五位
森美蘭	40,104	1,247	3.10	第五位
彭亨	21,970	949	4.31	第五位
雪蘭莪	147,045	5,206	3.54	第五位
吡叻	212,834	14,488	6.80	第四位
檳城	110,649	16,482	14.89	第三位
丁加奴	--	--		
吉打	33,442	9,494	28.38	第一位
吉蘭丹	--	--		
玻璃市	1,624	92	5.66	第四位
共計	657,916	69,274	10.52	第四位



了一倍。在這六十五餘萬的華人裡，廣府人佔首位，福建人次之，客家人又次之，潮州人佔第四位，計六萬九千餘人。

以個別的州來說，南馬的柔佛及北馬的吉打是潮州人麇集的兩個州，前者的潮州人佔了三十一點餘巴仙，後者佔了二十八點餘巴仙。新山潮州話非常流行，大概這個時候就已經奠下了基礎。

比較前後十年潮州人人口的增長率，我們發現，馬六甲潮州人增長得最快，1911年比1901年增長了187.9%；其次是彭亨，增長了116.2%；雪蘭莪是24.8%，森美蘭是20.2%，吡叻7.1%；而檳城則只增長3.1%，是增長得最緩慢的一州。

### (三) 一九二一年的人口

1921年，馬來亞半島華人共計855,863人，潮州人計

州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柔佛	97,253	17,915	18.42	第三位
馬六甲	45,768	2,340	5.11	第四位
森美蘭	65,171	1,589	2.43	第五位
彭亨	34,104	887	2.60	第五位
雪蘭莪	170,687	8,512	4.98	第四位
吡叻	124,586	9,470	4.21	第四位
檳城	135,288	19,236	14.21	第三位
丁加奴	7,246	236	3.25	第五位
吉打	59,403	16,065	27.04	第一位
吉蘭丹	12,755	262	2.05	第五位
玻璃市	3,602	182	5.05	第四位
共計	855,863	76,694	8.9	第四位

76,694人，佔8.9%，比十年前下跌一個多巴仙。

柔佛州的潮州人原本佔第一位，但是，十年來增長率只有7.4%，所以，下跌為第三位。惟一維持第一位的，只有吉打州，由9,494人增至16,065人，增長了69.2%；和吉打最鄰近的玻璃市，受此影響，由92名潮州人增至182人，增長97.8%，成為全馬十年來潮州人增長率最高的一州。雪州潮州人增長率也相當強，由5,206人增至8,512人，增長63.5%。其他馬六甲增長19.3%，森州27.4%，檳城16.7%。

最值得一提的吡叻和彭亨二州，那裡的潮州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大量減少。彭亨由9,499人減至8,887人，銳減率是6.5%；吡叻由14,488人減至9,470人，銳減率是34.6%；前者小減，後者則是大減了。

馬六甲各區	潮人分佈表
自治市	1,183
城內	490
亞羅牙也	344
野新	323

柔佛各縣	潮人分佈表
巴株巴轄	2,471
興樓	186
新山	3,656
哥打丁宜	2,851
Kukob	1,825
蔴坡	6,330
Pasir Gudang	202
昔加末	394

吡叻各縣	潮人分佈表
Batang Padang	227
近打	1,785
吉輦	3,493
江沙	345
拉律	2,010
下吡叻	1,602
北吡叻	8

森州各縣	潮人分佈表
濱海	185
日叻務	77
瓜拉比勝	262
芙蓉	981
淡邊	84

經過這十年的變動，分散在馬來亞半島的潮州人的人口又有不同了。其中，柔佛州由第一位下跌至第三位，佔華人人口之 18.42%，馬六甲及雪蘭莪由第五位遞升為第四位，前者佔 5.11%，後者佔 4.98%。其他各州的位次都保持不變。

彭亨各縣	潮人分佈表
文冬	2
瓜拉立卑	84
關丹	181
北根	456
勞勿	46
淡馬魯	118

雪蘭莪各縣	潮人分佈表
巴生	1,454
冷岳	506
吉隆坡	5,244
瓜拉雪蘭莪	697
烏魯冷岳	174
烏魯雪蘭莪	437

和華人其他方言群一樣，馬來亞半島的潮州人都集中在各大城市，尤其是開發得比較早的城市。以柔佛來說，潮州人大部份都集中在麻坡、新山、哥打丁宜及巴株巴轄四縣；以雪州來說，吉隆坡及巴生的潮州人最稠密；再以檳城來說，高淵、自治市及大山脚都是他們的集中地。這是華人人口分佈的最大特徵之一，並不獨潮州人如此而已。

檳城各區	潮人分佈表
自治市	4,399
東北區	678
浮羅山背	798
北海	1,146
大山脚	3,985
高淵	4,427
天定	447

現在我們就潮州人分佈的整個情形來考察。潮州人人口在六千人以上的，有瓜拉慕達及麻坡兩處，前者在吉打，後者在柔佛，一北一南，就 1921 年來說，是潮州人最集中的兩個重鎮了。人口在五千人以上的有吉隆坡，在四千人以上的有檳城自治市及高淵兩處，在三千人以上的有吉輦、大山脚及新山，在二千人

丁加奴各縣	潮人分佈表
峇都拉基	—
勿述	4
龍運	9
甘馬挽	7 4
Kemasik & Kijal	4 7
Marang & Merchang	4
Paka & Kretai	7 4
Setiu	—
丁加奴河	5
丁加奴市	1 9

吉坡各縣	潮人分佈表
華 玲	556
萬打峇魯	2,616
哥打士達	2,502
瓜拉慕達	6,830
古邦巴蘇	324
居 林	2,993
巴東得笠	7
浮羅交怡	111
鉛 縣	126
玻璃市	182

吉蘭丹各區	潮人分佈表
哥打峇魯	1 49
巴西賽地	6
烏魯吉蘭丹	1 07

主要城市	潮人分佈表
怡 保	1,080
金 寶	42
太 平	288
安 順	276

以上的有拉律、萬打峇魯、哥打士達、居林、哥打丁宜及峇株巴轄等六處。上舉的十四個區縣，可以說是潮州人廣集之地，其中柔佛及吉打二州就分別佔了四處，吡叻佔三處，檳城佔二處，而雪州只佔一處；南馬柔佛州及北馬吉打州之為潮州人最集中地，又獲得一個明証了。

#### (四) 一九三一至一九七四年人口

從1921年至1931年，在所有華人方言社群裡（包括福、廣、客、潮州及海南），人口增長率最迅速的要數潮州人（

此說並指新、馬兩地)。根據統計，當時華人人口平均的增長率是 45.5%，潮州人及客家人是超越這條平均綫的兩個方言社群；而潮州人又遠在客家人之上，比客家人多了 14.4 巴仙。潮州人人口增長得如此迅速，大約有兩個原因：①早期人口調查，往往因潮州人屬廣東，誤潮州人爲廣府人，減低了潮州人之人口；此次調查糾正了此項錯誤，潮州人大量增加。②潮州人移民南來大量增加，爲他種方言社群所望塵莫及。

潮州人如此迅速的增加，不但發生在 1921 年至 1931 年之間，也發生在 1931 年至 1947 年之間（此說兼指新、馬兩地）。在這十七年裡，華人人口平均的增長率是 53.4%，只有潮州人遙遙的超越了 21.1%，把超越 8.2% 的海南人社群丟在後頭。經過了這二十七年的「增產努力」，不管是 1931 年也後，不管是戰後的 1947 年也好，馬來亞半島潮州人的人口似乎改變了以前的面貌。

1921 至 1931 華人人口增長%	
福建	42.1
廣府	25.9
客家	46.1
潮州	60.5
海南	30.1
平均	45.5

1931 至 1947 華人人口增長%	
福建	53.6
廣府	53.7
客家	37.4
潮州	74.5
海南	61.6
平均	53.4

單就馬來亞半島而言，各州潮州人在上述兩個階段裡，其增長率又是如何呢？是否超越了整個的增長平均綫呢？答案是肯定的。試讀下列圖表：

州 名	1931 潮 人	比1921 增長%	1947 潮 人	比1931 增長%
柔 佛	35,935	100.5	54,530	51.7
馬六甲	3,687	57.5	7,208	95.4
森美蘭	1,762	10.8	2,518	42.9
彭 亨	1,754	97.7	2,770	57.9
雪蘭莪	10,464	22.9	21,198	102.5
吡 叻	20,167	112.9	33,091	64.0
檳 城	27,813	44.5	48,901	82.4
丁加奴	—	—	-800	—
吉 打	23,045	43.4	33,319	44.5
吉蘭丹	—	—	660	—
玻璃市	—	—	1,996	—
平均增長%		61.2		67.6

讀了上列的圖表，我們可以看出1921年至1931年及1931年至1947年前後兩個階段，馬來亞半島各州潮州人人口的增長率。就前一階段而言，除了森美蘭及雪蘭莪之外，各州潮州人人口之增長率都在四十多巴仙以上，柔佛及吡叻二州甚至於突破了一百巴仙。就後一階段而言，各州增長率都普遍提高，最低的森美蘭也有42.9%；突破一百巴仙的，也有雪蘭莪一州。單就馬來亞半島而言，1921年至1931年潮州人人口平均增長率是61.2%，1931年至1947年是67.6%；這是其他華人方言社群所無法比擬的。

1947年，馬來亞半島潮州人的總人口是210,300人，比1921年多了133,606人，二十七年的增長率是174.2. 巴仙。

## (五) 一九七〇年大馬 各州潮人之分佈

馬來西亞 1970 年華人總人口是 3,122,350 人，其中，387,048 名是潮州人，佔 12.4 巴仙，位居第四。

現在，我們逐州來考察他們的數字及分佈情形。

### ● 柔佛州

柔佛州一共有八個縣；峇株巴轄、新山、居鑾、哥打丁宜、豐盛港、蔴坡、笨珍及昔加末。在這八個縣裡，潮州人人口佔第二位的有峇株巴轄、新山、蔴坡及笨珍四縣，而以笨珍潮州人所佔的 25.69 巴仙為最高。潮人人口最稀少的是昔加末，全縣只近二千人，佔 3.27 巴仙而已。

縣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峇株巴轄	82,151	13,328	16.22	2
新山	114,378	21,311	18.63	2
居鑾	65,768	2,788	4.23	5
哥打丁宜	17,126	3,693	21.56	3
豐盛港	9,078	1,076	11.85	4
蔴坡	109,475	22,600	20.64	2
笨珍	44,231	11,365	25.69	2
昔加末	60,771	1,989	3.27	6
共計	502,978	78,150	15.53	3

1911 年時，柔佛潮州人人口佔全體華人人口之 31.59 巴仙，位居第一；1921 年以後，潮州人人口在柔佛州就喪失了領先的地位了。1921 年下跌為 16.7%，1947 年又下

跌為 15.37%，本年再跌至 15.53 %。

## ●馬六甲

馬六甲州共分三個區：南區、中區及北區。

區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南區	23,920	604	2.52	5
中區	106,452	11,862	11.14	3
北區	29,712	1,035	3.48	5
共計	160,084	13,501	8.43	5

就中以中區的潮州人較多，佔 11.14 巴仙，位居第三，其他南、北區潮州人較少，都不及四個巴仙。

1901年馬六甲潮州人佔華人人口之 4.75 巴仙，1911年遞增至 6.76 巴仙，1921年下跌為 5.11 巴仙，1931年略增至 5.65 巴仙，1947年再增至 7.49 巴仙，本年破紀錄而為 8.43 巴仙。除了 1921年位次居第四外，其他各年都排名第五，在福、廣、客及海南方言社群之下。

## ●森美蘭

現行森美蘭分成六個行政單位：日叻務、瓜拉比勝、波德申、林茂、芙蓉及淡邊。一路來，森美蘭的潮州人都非常稀少，從不超過華人人口的 3.50 巴仙。就 1970 年而言，潮州人比較集中的是淡邊及芙蓉，而淡邊的潮州人只不過是四百多人，芙蓉也不過是二千餘人罷了。潮州人最稀少的是林茂及日叻務，都只佔華人人口之一點多巴仙而已。



縣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日叻務	14,117	249	1.72	5
瓜拉比勝	34,738	890	2.56	6
波德申	30,919	715	2.31	7
林茂	5,742	106	1.84	7
芙蓉	83,820	2,286	2.72	5
淡邊	14,108	471	3.33	5
共計	183,444	4,717	2.57	6

從1901年以來，森美蘭潮州人人口增加得非常緩慢；1901至1911，增加二百餘人，平均每年增加二十多人；1911至1921，增加三百餘人，每年增加三十多人；1921至1931，增加一百餘人，每年增加十多人；1931至1947，增加七百餘人，每年增加四十多人；緩慢程度，於此可見。

至於佔該州華人人口之巴仙率，從1901年創下3.31巴仙以來，一路來都在下跌，1911年是3.10巴仙，1921年是2.43巴仙，1931年是1.9巴仙；戰後1947年升高至2.20巴仙，本年再升至2.57巴仙，也未能打破1901年的紀錄。

## ● 彭亨

彭亨州有八個縣市：文冬、金馬崙高原、而連突、關丹、立卑、北根、勞勿及淡馬魯等。潮州人比較多的縣屬是關丹、北根及淡馬魯三處，而以北根所佔的巴仙率為最高。

縣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文冬	33,329	422	1.26	7
金馬崙高原	6,903	955	13.83	3
而連突	9,250	89	0.96	8
關丹	34,123	1,710	5.01	5
立卑	10,135	108	1.06	6
北根	6,244	1,412	22.61	2
勞勿	26,753	395	1.47	5
淡馬魯	30,929	1,034	3.34	6
共計	157,666	6,125	3.88	6

盡管潮州人在彭亨的增長率相當迅速，1901年四百多人，1911年增至九百多人，1921年雖一度下跌為八百餘人，1931年又增至一千七百多人，1947年再增至二千七百餘人，本年竟增至六千餘人，不過，如果和其他華人方言群的人口相比較的話，潮州人似乎遜色了。從1901年以來，除1911年所佔華人人口比例達4.31巴仙外，其他各年的紀錄都在3.35巴仙以下，只有本年稍微提高至3.86巴仙。潮人人口之遜色於其他方言群，於此可見了。

## ● 雪蘭莪

雪蘭莪分成七個縣：巴生、瓜拉冷岳、吉隆坡、瓜拉雪蘭莪、沙白安南、烏魯冷岳及烏魯雪蘭莪等。就所佔比例而言，以沙白安南及巴生二地為最高；若以人口數量來說，則以吉隆坡數第一，共有二萬五千餘名。

縣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巴生	100,524	10,097	10.04	3
瓜拉冷岳	34,922	2,905	8.31	3
吉隆坡	492,704	25,527	5.18	4
瓜拉雪蘭莪	30,253	2,203	7.28	4
沙白安南	13,695	7,433	54.27	1
烏魯冷岳	39,321	1,049	2.66	4
烏魯雪蘭莪	42,929	718	1.67	6
共計	754,348	49,932	6.61	4

雪蘭莪潮州人雖然在 1911 年所佔位次曾經一度退居第五位，有下跌之趨勢，不過，一路來本州潮州人却有增加之傾向。1901 年潮州人在雪州佔了 3.91 巴仙；1911 年跌至 3.54 巴仙；1921 年大量增加，佔了 4.98 巴仙；1931 年雖然稍微下跌，降至 4.33 巴仙；不過，1947 年大量回升，達 5.84 巴仙；1970 年再造紀錄，成為 6.61 巴仙。如果循此發展下去的話，潮州人在本州所佔的位次，可能由傳統的第四位改變成為第三位。

## ● 吡叻

吡叻州一共分成八個行政單位；Batang Padang、天定、近打、吉輦、瓜拉江沙、拉律、下吡叻及上吡叻等。在這八個行政區裡，以吉輦的潮州人佔的比例為最高——50.51%，位居第一；以數量而言，也以吉輦縣為最多，一共有一萬七千餘人。上吡叻的潮州人最少，只有三百餘人，位居第六，佔華人口百分之二點零五。

縣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Batang Pandang	47,805	2,341	4.89	4
天定	70,391	8,444	11.99	3
近打	309,231	16,340	5.28	4
吉輦	34,345	17,351	50.51	1
瓜拉江沙	50,424	2,763	5.47	5
拿律與馬登	79,220	9,749	12.30	3
下吡叻	57,362	10,431	18.18	3
上吡叻	17,459	358	2.05	6
共計	666,237	67,777	10.17	4

吡叻是華人人口最多的一州，但是，吡叻的潮州人為數並不多，在1970年以前，從來就沒超過十巴仙的界限。1901年，潮州人佔本州華人人口之9.33巴仙；1911年，下跌至6.80巴仙；1921年，再下跌至4.21巴仙。潮州人人口在本州的回升，要從1931年算起，那年的巴仙率是6.06，然後1947年是7.44，接下來是1970年的10.17巴仙；儘管潮州人人口有回升的現象，不過，始終還是保持着第四的傳統位次。

## ● 檳城

檳城包括了中區、北區、南區、Timor Laut 及 Barat Daya 四個部份；其中以中區及南區的潮州人為最多，前者佔了46.8巴仙，後者佔了68.77巴仙，皆位居第一。

區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中區	57,974	27,138	46.81	1
北區	65,296	18,005	27.57	2
南區	29,680	20,413	68.77	1
Timor Laut	255,930	32,295	12.61	3
Barat Daya	26,486	5,193	19.60	3
共計	435,366	103,044	23.66	2

潮州人於1901年佔本州華人人口百分之21.54，自此以後，都只維持了十多巴仙的比例（1911是14.89%，1921是14.21%，1931是16.40%，1947是19.76%），而且都保持了第三的位次。1970年，潮州人人口再次突破百分之二十的比例，而且，位次躍居第二，僅次於福建人。

## ● 丁加奴

丁加奴分成六個行政區：勿述、龍運、甘馬挽、瓜拉丁加奴、Marang 及烏魯丁加奴。除了甘馬挽有五百餘名潮州人，佔9.91%外，其他各縣的潮州人都非常稀少。

縣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勿述	1,228	19	1.54	7
龍運	3,948	198	5.01	5
甘馬挽	5,731	568	9.91	5
瓜拉丁加奴	10,157	398	3.91	5
Marang	278	7	2.50	5
烏魯丁加奴	383	6	1.56	6
共計	21,725	1,196	5.50	5

丁加奴潮州人人口要到 1921 年才進入我們的紀錄；那一年，丁加奴只有 236 名潮州人，佔 3.25 巴仙，排次第五位。1931 年沒有紀錄，1947 年有 800 名，佔 5.04%，排位第五；本年增至 1,196 人，佔 5.50%，排位亦第五。

## ● 吉打

吉打分成十個行政區；華玲、萬打峇魯、哥打士達、瓜拉慕達、古邦巴蘇、居林、浮羅交怡、巴東得立、錫縣及鉛縣等。就數量而言，以瓜拉慕達及哥打士達的潮州人爲最多；就人口比例而言，瓜拉慕達、居林及萬打峇魯都佔第一位。浮羅交怡的潮州人最稀少，只有 81 人，排位第五。

縣 名	總人口	潮 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華 玲	10,448	2,802	26.81	2
萬打峇魯	7,606	4,454	26.81	1
哥拉士達	67,849	15,095	22.24	2
瓜拉慕達	45,703	23,394	51.18	1
古邦巴蘇	13,920	1,623	11.65	3
居 林	26,543	7,909	29.79	1
浮羅交怡	1,980	81	4.09	5
巴東得立	886	247	27.87	2
錫 縣	2,005	369	18.40	2
鉛 縣	7,323	2,000	27.31	2
共 計	184,263	57,974	31.44	2

吉打州從有人口紀錄以來，潮州人就一直領先第一位，成爲

北馬潮州人羣集的一個區域。1911、1921、1931及1947年的調查，無一不顯示出潮州人領先的地位；1970年本州潮州人所佔的比例雖然躍至31.44%，不過，所佔位次却跌至第二，在福建人之後。

## ● 吉蘭丹

吉蘭丹分成八個行政區；峇佐、哥打峇魯、馬樟、巴西馬士、巴西富地、丹那美拉、道北及烏魯吉蘭丹等。在此八個行政區來說，不管以量或以比例而言，都以哥打峇魯所擁有的潮州人爲最衆多。

縣 名	總人口	潮 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峇 佐	1,009	7	0.69	4
哥 打 峇 魯	18,171	1,216	6.69	5
馬 樟	3,044	29	0.95	5
巴 西 馬 士	3,458	85	2.45	5
巴 西 富 地	976	38	3.89	5
丹 那 美 拉	1,962	12	0.61	6
道 北	2,755	37	1.34	4
烏魯吉蘭丹	5,293	75	1.41	6
共 計	36,668	1,499	4.08	5

從有人口紀錄以來，吉蘭丹所擁有的潮州人就非常稀少；1921年只有262人，佔2.05%，1947年也只不過660人，佔2.87%，到了本年，人數才多一些，共有1,499人，佔了4.08%。就馬來亞半島而言，潮州人最稀少的一州是丁加奴，其次就是吉蘭丹州了。

## ● 玻璃市

玻璃市是馬來亞半島最小的一州，不過，由于吉打擁有大量潮州人的影響，它的潮州人不但增長率非常高，而且，也擁有相當大的數目字。1911年，玻璃市的潮州人不過92人，1921年也不過是182人，所佔位次都排在第四；1947年，竟然增加至1,996人，作十倍的增加；1970年再增至3,133人，作56.9倍的增加；至此，玻璃市潮州人所佔的位次，乃由第四位躍升為第三位了。

## ● 砂勝越

砂勝越一共分五省，每省面積大小不相同，所以，行政區之多寡也不一。這裡，把各省各區華人總人口、潮人人口及潮人所佔比例、位次轉錄過來：

砂第一省				
區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蘭株	3,332	606	18.18	2
石龍門	8,747	302	3.45	2
古晉	105,457	17,401	16.50	2
西連	9,258	513	5.54	3
Simunjan	3,167	165	5.20	5
共計	129,961	18,987	14.60	2



砂第二省				
區 名	總人口	潮 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成 邦 江	7,694	2,219	28.84	1
魯木安株	1,926	523	27.15	2
泗里巴	2,989	952	31.85	2
Kalaka	2,649	192	7.24	5
共 計	15,258	3,886	25.46	2

砂第三省				
區 名	總人口	潮 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泗里奎	17,516	63	0.35	6
民那丹	14,235	159	1.11	5
詩 巫	63,067	1,235	1.95	6
加奴威	5,506	8	0.14	8
加 帛	4,257	44	1.03	5
木 膠	4,859	327	6.72	3
共 計	109,440	1,836	1.67	6

砂第四省				
區 名	總人口	潮 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民株魯	5,632	1,170	20.77	2
美 里	23,237	1,083	4.66	6
Baram	5,361	176	3.28	4
共 計	34,230	2,429	7.09	5

砂第五省				
區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林 夢	3,167	74	2.33	8
拉哇市	1,964	50	2.54	7
共 計	5,131	124	2.41	8

砂勝越華人總人口是 294,020 人，潮州人有 27,262 人，佔百分之 9.27，排位第四。在這五省二十區里，就人口數量而言，以古晉的潮州人爲最多，其次是成邦江；以人口比例而言，以泗里巴的潮州人所佔的比例爲最高，其次是成邦江。潮州人最稀少的一區是第三省的加奴威。

再以省份來說，潮州人人口最多的一省是第一省，潮州人所佔比例最高的却是第二省；第五省的潮州人最稀少，第三省所佔的比例最低。以砂勝越潮州人的總人口來說，其排位和馬來亞半島一樣，位居第四。

## ● 沙巴

沙巴分五個行政區，每個行政區又分成若干行政小單位：茲轉錄各區華人總人口、潮州人人口及所佔比例、位次于後：

沙巴斗湖				
區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斗湖	21,628	2,158	9.97	3
拿篤	5,924	527	8.89	3
仙本那	1,620	164	10.12	4
共 計	29,172	2,849	9.76	3

沙巴山打根				
區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山打根	37,147	2,764	7.44	3
基那巴丹安	402	63	15.67	3
拉布與蘇古	992	284	28.62	2
共計	38,541	3,111	8.07	3

沙巴西海岸				
區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古達	9,480	138	1.45	6
蘭歐	230	3	1.30	6
哥打毛律	1,009	38	3.76	6
斗亞蘭	3,899	50	1.28	6
哥打京那峇魯	28,576	812	2.84	6
兵南邦	4,145	60	1.44	6
巴巴	5,415	135	2.49	6
共計	52,754	1,236	2.34	6

沙巴內陸				
區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Kuala Penyu	307	122	39.73	1
保佛縣	4,398	86	1.95	6
實必丹	802	40	4.98	5
丹南	5,951	61	1.02	6
乘祥安	27	—	0	—
根地咬	2,645	44	1.60	6
淡汶安	113	3	2.65	5
共計	14,243	356	2.49	6

沙巴納閩				
區 名	總人口	潮人	所佔比例	所佔位次
納 閩	4,799	135	2.81	5

沙巴潮州人人口最多的一區是山打根，其次是斗湖；如果以人口比例來說，則第一位應當屬 Kuala Penyu，佔 39.73%。秉祥安沒有潮州人；蘭歐和淡汶安的潮州人也各只有三名，算是稀少的了。

沙巴華人總人口是 139,509 人，潮州人有 7,687 人，佔 5.51%，排第五位。



---

# 潮州人之社團

## 前言

潮州府一區，依據舊清的劃分，共分為海陽（今名潮安）、豐順、潮陽、揭陽、饒平、惠來、普寧、澄海及大埔九縣。踏入民國，府制廢除，全區分為十個縣、一個市及一個局；即潮安、潮陽、揭陽、饒平、惠來、大埔、澄海、普寧、豐順、南澳共十縣，外加汕頭市及南山局。撇開行政區不談，從語言系來觀察，全區大致上分為兩個語系；潮安、豐順、潮陽、饒平、惠來、普寧、澄海及一部份的大埔、揭陽，屬於潮語系；大埔的絕大部份及揭陽的一小部份，則屬於客語系。本論文所討論的，即包括整個行政區內不同兩種語系的潮州人的社團組織。

## 一、社團的分佈和性質

華人社會的民間組織一般上來說，可以分爲血緣、地緣及業緣性三大類。大馬潮州人的社團總計有八十餘間，茲根據其性質，舉例說明如下：

（一）血緣性：以姓氏爲凝聚的對象，聯絡宗親人士，互相協助照顧；例如設在吉隆坡的南洋茶陽趙氏公會，即是一個代表。

（二）地緣性：以行政單位爲凝聚對象，藉以聯絡同區人士的感情，溝通柔梓與本地之間的訊息，進而輔助公益及興辦教育；例如柔佛潮州八邑會館及怡保韓江公會。

（三）業緣性：基於商業上的利益，同行的同鄉互相協助及提携，藉以維護既得的經濟地位，也保護同鄉在該項行業內的經濟優勢；屬於此類社團的有雙溪大年潮商公所及雪蘭莪潮州京果商行等。

（四）善後性：經營義山，處理同鄉葬墳及舉辦春秋祭祀，附設神龕，供同鄉安置祖先神牌；時而協助貧困同鄉就醫及就業等。此類社團的代表是居林的韓江家廟及檳城的韓江互助會等。

（五）娛樂性：研究國樂，提倡漢劇，贊助公益，聯絡感情，及提供休閒消遣的場所，使其成爲潮人社會的一個娛樂中心，麻坡業餘儒樂社及吉隆坡和平俱樂部等，即屬此類性質的社團。

就大馬的情形而言，以第二類地緣性的社團爲最衆多；幾乎可以這麼說，有潮州人的地區，就有此類社團的存在。其次是娛樂性的，共有七所（吉隆坡茶陽勳志社暫入此類）；業緣性的有四所，善後性的有二所，血緣性的只有一所。

茲依據調查所得，將大馬所有潮人社團列表如下，以見其分佈及性質：

全國性

馬來西亞潮州公會聯合會

馬來西亞人埔（茶陽）社團聯合總會

馬來西亞河婆同鄉會聯合總會

柔佛州

縣 別	市 別	血 緣	地 緣	業 緣	善 緣	娛 樂
Johor Baru	Johor Baru		潮州八邑會館 潮安同鄉會 河婆同鄉會	京業公會 公市商業總會		
Baru Pahat	Baru Pahat		潮州會館 茶陽會館			
Kluang	Kluang		潮州會館 人埔同鄉會			
Kota Tinggi	Telok Sengat		潮州八邑會館			
Muar	Muar		潮州會館 茶陽會館	魚商俱樂部		社陣俱樂部 業餘信業社
	Pant Jawa		潮州會館			
	Tangkak		潮州會館			
Pontian	Pontian		潮州會館			
Segamat	Segamat		潮州會館			

馬六甲州

Melaka	Melaka		潮州會館 德安同鄉會 茶陽會館			
--------	--------	--	-----------------------	--	--	--

森美蘭州

Seremban	Seremban		潮州會館 茶陽會館			
----------	----------	--	--------------	--	--	--

雪蘭莪州

K Lumpur	K Lumpur	南洋茶陽 楊氏公會	潮州八邑會館 茶陽會館 河婆同鄉會	潮州京業商行		潮安聯誼社 和平俱樂部 (附) 茶陽勵志社
Kelang	Kelang		潮州八邑會館 人埔同鄉會			
Kuala Selangor	Sekinjang		潮州會館			

彭亨州

Kuantan	Kuantan		潮州會館 人埔同鄉會			
Pekan	Pekan		潮州會館			
Temerloh	Temerloh		潮州會館			



吡叻州					
Batang Padang	Bidor		韓江公會		
Dindings	Pangkor		韓江公會		
Kinta	Batu Gajah		韓江公會		
	Ipoh		韓江公會 大埔同鄉會 河婆同鄉會		
Kuala Kangsar	Kuala Kangsar		潮州公會		
	Sg. Siput		韓江公會		
Larut	Taiping		韓江公會 茶陽會館		
Perak Hilir	Telok Anson		韓江公會		

丁加奴州					
Kemaman	Kemaman		潮州會館		
K. Trengganu	K. Trengganu		潮州會館		

檳城州					
Penang	Penang		潮州會館 大埔同鄉會 潮安同鄉會 惠來同鄉會	潮商公所	韓江互助會 慕韓別墅
Butterworth	Bukit Mertajam		韓江公會		

吉坡兩州					
Kota Star	Alor Star		潮州會館		
Kuala Muda	Sg. Petani			潮商公所	
Kulim	Kulim		韓江公會		韓江家廟 潮僑俱樂部

吉蘭丹州					
Kota Baru	Kota Baru		潮州會館		

砂撈越					
第一省	Kuching		潮州公會 大埔同鄉會 河婆同鄉會		
第三省	Sibu		潮州公會 大埔同鄉會		
	Mukah		潮州公會		
第四省	Min		潮州公會 河婆同鄉會		
	Bintulu		潮州公會		

沙巴					
Kota Kinabalu			潮州公會 大埔同鄉會		
Sandakan			潮州公會		
Tawau			潮州公會		
Labuan			潮州公會		

---

根據上列附表，我們可以觀察得出：第一、凡是潮州人麇集的城市，除了地緣性社團外，還創設了業緣性、善後性及娛樂性的社團，麻坡、吉隆坡、檳城及吉打，都皆不如此。新山擁有不少的潮州人，不過，新山却只有地緣性社團，可能早期因為新加坡已創設各式各樣的潮人社團，足以為隔海的潮人提供服務，所以，新山沒有創設的必要。第二、以個別的城市來說，檳城潮州的人的社團不但數量最多，而且，各種性質也都具備。惟一可以和檳城相頡頏的，似乎只有整個麻坡縣。檳城潮人人口佔華人人口的第二位（1970年度），宜乎各類社團皆如此完備。第三、在以府治作為凝聚對象的單位裡，我們看到兩種不同的名稱，一種是「潮州八邑會館」，一種是「韓江公會」；其差別即在於前者只開放給八個潮系的縣市的人士，後者却也同時歡迎大埔及河婆客語系人士的參加。

## 二、血緣性社團

大馬潮州人血緣性的社團，僅座落在吉隆坡美達花園內的南洋茶陽趙氏公會一間而已。該會發起于1965年，發起人為趙從滾、趙捷麟、趙翰華、趙鼎彝及趙梓華等；1968年獲當局批准，乃正式宣告成立。宗旨是「聯絡各宗親之感情，調解宗親間之糾紛及謀同宗之福利，進而協助社會福利工作」。目前，擁有會員三百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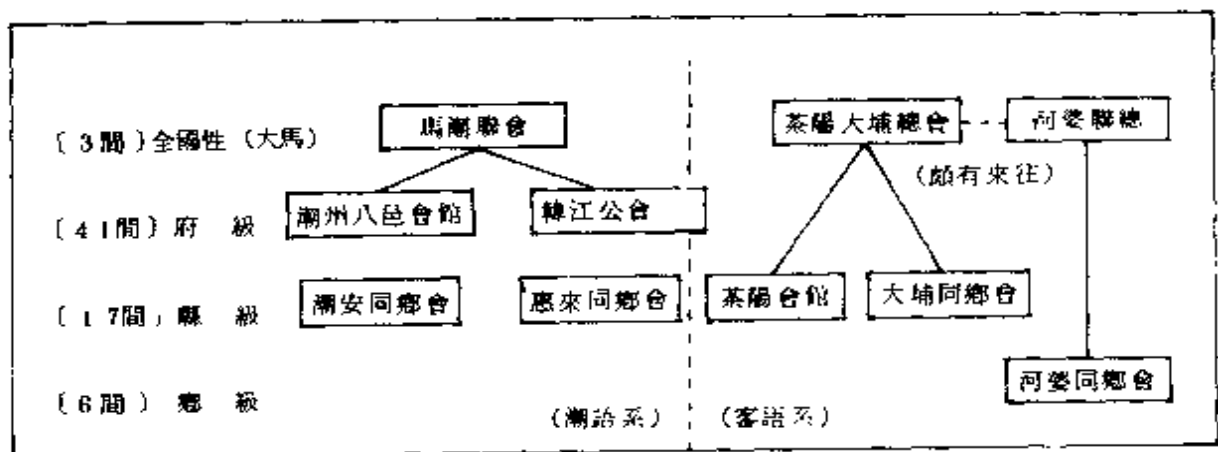
## 三、地緣性社團

地緣性社團一共有六十四間，佔總數之百份之七十九。雖然都是地緣性社團，不過，凝聚的根據却有三種的不同。第一種是

以鄉市作為凝聚的根據，例如河婆本是揭陽縣西側的一個鄉市，該地人士操作客家話，和潮語系的人士頗不相諧，乃自立門戶，另創同鄉會。第二種是以高一級的縣治作為凝聚的根據，例如潮安同鄉會、惠來同鄉會、大埔同鄉會及茶陽會館等都是；它們原本是縣治單位的名稱，單位裡的人士根據此行政單位作為凝聚的根據，創設成為社團。茶陽為大埔的別名，和大埔是二而一的一個縣級單位。第三種是以最高一級的府治單位作為凝聚的根據，也就是所謂「潮州」「韓江」了。韓江雖然不是個府治單位的名稱，不過，韓江却是整個潮州府最長的一條河流，以她來代表整個府治，藉以沖淡潮語系及客語系的差異，却是一個最適當的名稱。

如果以上述三個等級來考察的話，我們很容易就會發現，府級的社團最多，縣級的次之，而鄉級的最少。原因很簡單，因為府治的概括面大，人數眾多；鄉級的概括面小，人數不多，組織社團也就不太容易了。

在此三個等級的社團裡，非常巧的，他們分別都組織了全國性的總會。潮州八邑會館和韓江公會自成一個大單元，茶陽會館和大埔同鄉會也自成一個大單元，而六間河婆同鄉會更不落人之後，又成一個大單元。惠來同鄉會及潮安同鄉會全馬分別只有兩間，無法「三人成眾」，孤立於所有大單元之外。從「大馬潮人



社團與語系關係示意圖」裡，我們就可以看得出，潮州人的地緣性社團一方面以行政單位作為凝聚的根據，一方面又以語言作為凝聚根據。在客語系裡，茶陽及大埔實際上有一個共同的總會，河婆與他們也頗有來往，可見語言是華人社會凝聚的最後根據，只要語言相同，他們還是會打破行政單位的藩籬，互相來往團結。相反的，儘管他們在行政單位上同屬一個府治或縣治，語言不同就無法使他們凝聚在相同的一個團體裡。

#### A·潮語系

目前，馬潮聯會屬下共有四十一個會館會員，分散於東西各地，可以說是大馬潮人最雄大的一股凝聚力量。

##### 六間十九世紀創辦的潮州會館

馬六甲潮州會館	1822 以前
古晉潮州公會	1863 ( ? )
檳城潮州會館	1864
山打根潮州公會	1889
吉隆坡潮州八邑會館	1891
居林韓江公會	1892

這四十一個會館會員，歷史最悠久的是馬六甲的潮州會館；根據該館的史料顯示，早在1822年（清道光二年）即已成立了「潮州公司」，作為馬六甲潮州人集會及聯絡的處所。後來因為公司會址狹隘，乃倡議擴大為會館，訂名為「韓江會館」，後易名為「潮州會館」。如果該項史料可靠的話，那麼，該館距今應該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另一間歷史非常悠久的會館是砂勝越古晉的潮州公會，該會前身為潮人的「老爺宮」，正確創設年代大約在1863年以前，該會於1966年曾出版百週年紀念特刊，可知其年代之悠遠了。此外，屬於十九世紀創辦的潮

州會館，除了上述最悠久的兩間外，尚有座落在檳城、山打根、吉隆坡及居林等四處的四間會館（詳見「六間十九世紀創辦的潮州會館」表）。

馬潮聯會屬下會員創辦年代表

會員所在地	創辦年代
Johor Baru	1933
Batu Pahat	1940
Keluang	1958
Telok Sengat	1948
Muar	1936
Parit Jawa	1975
Tangkat	1955
Pontian	1966
Segamat	1940
Melaka	1822 以前
Seremban	1954
K. Lumpur	1891
Klang	1921
Sekinchang	1977
Kuantan	1945
Pekan	1954
Temerloh	1964
Bidor	未詳
Pangkor	1935
Batu Gajah	1973
Ipoh	1917
Kuala Kangsar	1972
Sg. Siput	1959
Taiping	1959

Telok Anson	1953
Kemaman	1967
K. Trengganu	1954
Penang	1864
Bukit Mertajam	1926
Alor Star	1970
Kulim	1892
Kota Baru	1958
Kuching	1863
Sibu	1937
Mukah	未詳
Miri	1961
Bintulu	1955
Kota Kinabaru	1954
Sandakan	1889
Tawau	1901
Labuan	未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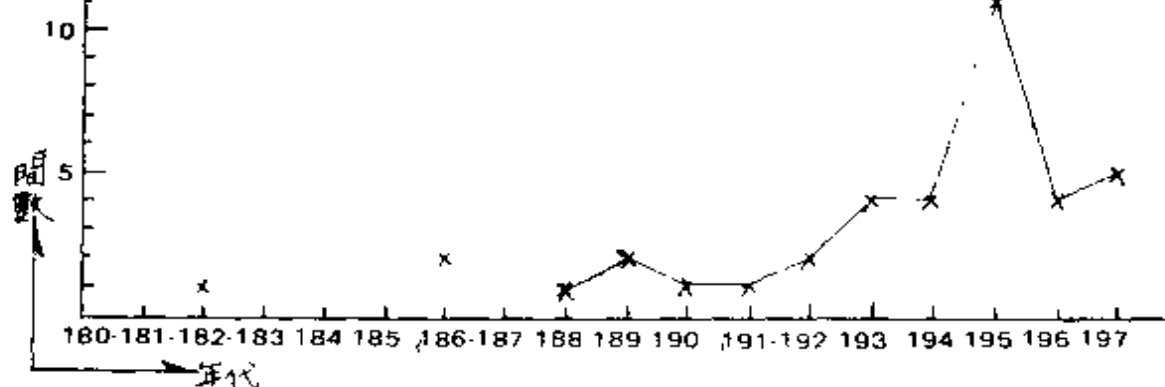
二十世紀初期，潮州會館的創設還並不怎麼熾熱；在二十年代之前，只維持了每十年創辦一間紀錄；二十年代至二次大戰之間，也不過增加到每十年二間或四間而已。潮州人創辦潮州會館的風氣，要以五十年代最為鼎盛（見「馬潮聯會屬下會員創辦年代統計示意圖」）；光是那十年，即創立了十一間會館，平均每年一間有餘。到了六十年代，也許會館的數量已略至飽和，乃下降為四間；但是，跨入七十年，突然又創辦多六間。

雖然創辦的年代有早晚的不同，不過，創辦的原因却有歷史背景可尋；綜合馬潮聯會屬下會館會員的創辦背景，約可分為下列三大類：

（一）時代的銳變，——時代悠遠的會館，大致上都和祭祀

馬潮聯會屬下會員創辦年代統計示意圖

(三間創辦年代不詳)



或義山發生關係；換句話說，早期的會館大部份都從宗廟、神宮或義山管理所逐漸脫胎演變而來。這類會館，不但從其文獻史料上，而且從其現存的禮儀慶典上及館址外形上，我們依然可以輕易地發覺其鮮明的歷史痕迹。有關此類，可細分四小類。

(A)脫胎自家廟——創辦於1864年的檳城潮州會館，即從家廟發展而來。該館早期名字為「韓江家廟」，旨在崇敬先祖，歲時且舉辦春秋二祭，和潮州一般家廟之習俗沒有差別，參加者有潮屬九縣及後來升格為縣的南澳。1888年家廟重建後，廟務乃逐漸擴大，其活動與會館幾乎沒甚麼差別；1919年，家廟甚至於附設了韓江學校，負起作育英才的責任。1934年七十週年大慶，始正式易名為「潮州會館」。

(B)脫胎自神宮管理所——創辦年代超過一百年的古晉潮州公會，其前身是順豐公司；而順豐公司實際上是淵源自「老爺宮」，也就是潮人社會共同崇奉的玄天上帝神宮。主持玄天上帝廟的事務原本由三家潮人公司輪值負責，順豐公司資力雄厚，後來獨攬大任。1914年砂勝越政府頒佈社團註冊法令，順豐公司正式註冊，成為代表潮屬人士的公共機構。1933年，順豐公司

改名爲「潮僑公會」；1937年又改名爲「潮州公會」。斗湖潮州會館的發展也與古晉的相似，該館的前身是創於1901年的義安郡，負責申請地段建立「列聖廟」。聖廟成立後，由潮人商家輪值擔任理事，負責一切事務。1922年，該郡創辦學校，發展成爲一間會館。1973年，易名爲「潮州公會」。

(C)脫胎自一般祭祀管理所——擁有將近百年歷史的山打根潮州公會，其前身爲「義安郡」；根據該會史略，該郡純粹是一個辦理清明、盂蘭節、普渡節及三聖宮的事務的一個機構，此外，該郡也負責主辦三年一度的游神賽會。歷年來，都由兩個同鄉商號輪值負責辦理。1912年，爲了迎接新時代，先輩同鄉發展起破除迷信的運動，並且倡議創設新式學校，一時，獲得潮人普遍支持，義安郡從此步上會館的路子。1923年，義安郡正名爲「潮僑公會」；1960年，甫改爲「潮州公會」。

(二) 外來的影响，一部份歷史悠遠的會館，其創辦原因是受外來的影响，使得當地潮州人士有感於團結的方便和必要，於是，一個以潮州府治作爲凝聚根據的團體遂告產生。一般上而言，在此因素下產生的會館都比較新穎，他們有新式的建築外貌，內部設備及禮儀慶典也不會那麼古舊。綜合其外來因素，約有下列二小類。

(A)受官方之影响——1930年，因爲新山當地潮人沒有社團的組織，華民政務司乃面諭潮州民衆選派代表，參加受托義山地契產業之負責人；至此，新山潮州人遂感團結組織社團的必要。嗣後，先賢姚逸齋發起組織「潮州社」，並選出紀力豪爲義山地產產業之潮幫代表。1933年，首次潮州會館籌備會在姚君領導下，順利地召開；次年，首任職員選出，柔佛潮州八邑會館卒告成立。



---

(B)受大戰之影响——成立於1939年的昔加末潮州會館，即受二次大戰影响而籌組成功的一個典型例子。1938年8月，柔佛州潮僑救鄉分會致函昔加末潮屬人士，吁請籌組「昔屬潮僑救鄉支會」，以便推動賑災的工作。為集中物資及力量，先賢乃發起組織潮州公會，一時，獲得廣大潮人的支持，「救鄉支會」卒於次年易名為「潮州公會」。在1937年以前，詩巫並沒有任何潮人的組織；1937年七七事變，中國抗戰軍興，為號召潮屬同鄉共同響應籌賑的工作，詩巫潮人先賢乃發動組織同鄉會，初名「潮僑俱樂部」，負起籌賑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潮僑俱樂部」易名為「潮州公會」，正式以會館的姿態及活動出現在華人社會裡。

(三)內在的需要——一大部份的會館，特別是新創辦的，都只是因為當地潮屬人士自覺地感到需要，才發起籌備運動，召集鄉人，共同創辦而成。當然，有些會館並不是一蹴而成，開始只是互助社、聯誼社之類的設立，過後才擴大正名為會館。以這種方式組織會館，我們命之為「內在的需要」。依循此方式創辦出來的會館相當多，我們細分為二小類。

①直接式——許多會館在創辦時，即直接成立為「潮州會潮」、「潮州八邑會館」或「韓江公會」，座落在吉打、太平、甘馬挽、吉蘭丹、適耕莊及巴力爪哇的潮州會館、韓江公會，都是通過此方式創辦成功。他們都是創辦得比較晚的一群，而且，也是佔大多數的一群。

②間接式——亞庇潮州人1954年成立潮僑聯誼社，作為該區潮人聯絡之所；1959年改稱「潮州聯誼社」後，創設獎學金，鼓勵會員子女向學，成為沙巴州社團的創舉，正式走上會館的活動路子。1969年，易名為「亞庇潮州公會」。峇株巴

---

轄很早就設置「潮商閣俱樂部」，作為該地潮人商餘消閒之所；1939年，因為時代的需要，先賢們將俱樂部改為潮州會館，成為該區潮人的一個代表社團。邦咯島地處西僻，却擁有一些潮州人，1935年該地有「潮樂社」的組織，除了提供一個學習潮樂的場所外，也被外人視為潮州人的一個代表團體；1946年，「潮樂社」改名為「韓江公會」，重新註冊，成為該島一個正式的潮州人團體。安順的韓江公會早期本名為「韓江互助社」，1953年易今名；也是循此方式而建館。

上述三大類七小類，可以說是馬潮聯會屬下四十一個會員的創辦方式和過程。一般上來說，早期創辦的會館，其歷史背景大概和中國家鄉有着密切的關係，或從家鄉迎接家神玄天上帝，或從家鄉迎接列聖祖牌，然後自家廟神宮發展成為新式的會館。從這個發展痕跡來觀察，我們就知道早期會館和宗教信仰的歷史關係了。受人戰影響而創辦出來的會館，其和中國的關係，更無庸贅言了。創辦方式具本地化及具有本地色彩的，倒是受官方影響及內在需要的幾類；這些方式，比較能夠直接地、鮮明地，表達了潮人在此地奮鬥時所需團結的意願和精神。

除了上述馬潮聯會屬下的四十一個會館會員外，潮語系地緣性的社團尚有另外兩類組織，即潮安同鄉會及惠來同鄉會。

### ●潮安同鄉會

大馬一共有兩間潮安同鄉會，一間在新山，一間在檳城，都是潮州人麇集的地區。新山潮安同鄉會成立於1948年，原本是新加坡潮安聯誼社在柔佛州的聯絡站，該站成立於1947年，社員僅數十人。後來社員日益增加，竟超過百名，於是，卒於次年改組為「柔佛潮安同鄉會」。至於檳城的，則成立於1949年。

### ●惠來同鄉會

大馬的惠來同鄉會一共有兩間，分散在馬六甲及檳城。馬六甲的成立於1947年，檳城的成立於1948年，會員都各有數百名。

### B、客語系

在潮州府治的範圍內，以其行政單位組成社團的客語系會館，一共有兩個大單元；一個是會員衆多的大埔（茶陽）社團聯總。

會員所在地	創辦年代
Batu Pahat	1971
Keluang	1957
Muar	1928
Malaka	道光年間
Seremban	1927
K. Lumpur	1878
Klang	1929
Kuantan	1938
Ipoh	1964
Taiping	1914
Penang	1929
Kuching	1916
Sibu	1975
Miri	1953
Kota Kinabalu	19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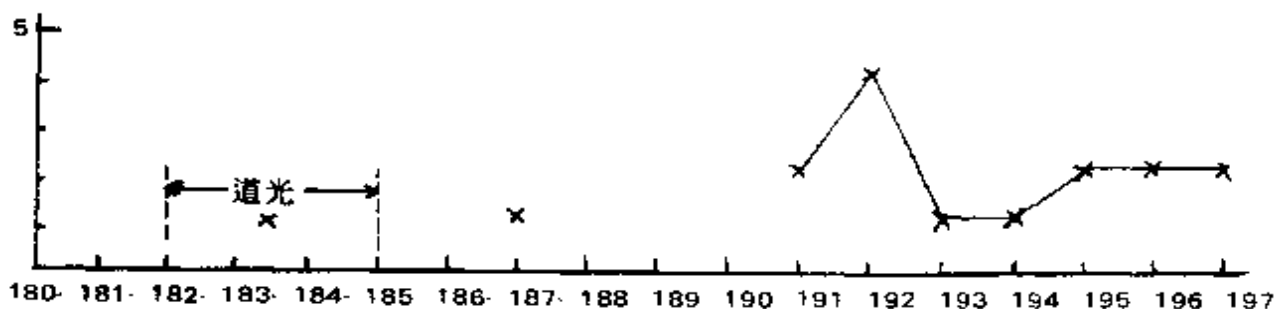
(吉隆坡區本身即擁有兩個單位的會館)

大埔茶陽聯總目前擁有十六個會館會員，分散全馬十五個城市鄉鎮。

最古老的一間大埔茶陽會館是馬六甲的茶陽會館；該館據說創辦於清朝道光年間，正確年代失考，「距今至少有百五十年之歷史」（該館簡史文字），為潮州客語系人士最悠久的一間會館。另一間創辦於前一世紀的，是吉隆坡的茶陽會館；該館肇創於1878年（光緒四年），原稱茶陽公司，館址在哥洛士街。茶陽公司成立之際，又設「回春館」，宗旨在施濟邑人之貧病老邁，殘廢失檢，並贊助教育，培育人才，純粹是一個慈善救濟機構。其後茶陽公司遷至安邦路口現址，回春館也隨設於館旁；1931年，回春館脫離自生，成為邑人另一社團。

大埔茶陽聯總的其他十四個會員，都創辦得比較遲。根據「大埔茶陽聯總屬下會員創辦年代示意圖」，本世紀二十年代是大埔邑人創館的熾熱時期，平均每兩年半創館一間；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每十年一間，可謂冷淡；五十年代以後，平均每五年一間。

大埔（茶陽）聯總屬下會員創辦年代示意圖



大部份會館由于歷史比較新，所以，創辦的因素也比較簡單，絕大部份都是邑人有感于團結的必要，發動籌組，最後才註冊成功，以大埔茶陽人士的代表社團出現于華人社會。檳城、蔴坡、居鑾、美里及關丹等地的大埔茶陽會館，都莫不以此種方式籌組成。巴生及古晉二地的大埔同鄉會似乎就略有不同。根據文

獻的記載，巴生大埔同鄉會的前身只是創設于1925年的茶陽音樂社，專供大埔邑人研究及學習華樂，間亦作為聯絡鄉誼的場所；第二年，由于會員大增，乃擴大成為「大埔俱樂部」；1935年，在邑人的要求下，又擴大改組為「大埔同鄉會」，正式成為一個代表邑人的會館。至于古晉的大埔同鄉會，據云，1916年創辦時訂名為「埔邑公所」，1951年方始改用「大埔同鄉會」的新式名稱；也許，兩者只是名號的不同而已。

河婆同鄉會是潮州府治內另一支客語系人士組成的鄉團，目前，在河婆聯合會旗幟下的團體，一共有五個之多，分散在怡保、吉隆坡、新山、古晉及美里五地；以一個鄉鎮的有限人數，竟能相繼組成大規模的會館，並且進而成立聯合大會，團結在一起，實在也是難能可貴了。華人之善于團結及組織，誰說在人之後呢？

河婆聯合會屬下會員創辦年表	
會員所在地	創辦年代
Johor Baru	1976
K. Lumpur	1969
Ipoh	1959
Kuching	1978
Miri	1977

大馬五間河婆同鄉會的設立，直接間接都和吉隆坡和平俱樂部有關係。和平俱樂部不但是大馬河婆人最早的一個團體，也是河婆人在沒有任何社團之前，聯絡及團結河婆人惟一的一個組織。該組織的前身叫「怡怡公館」，是當年邑人住宿聚會的地方。二次大戰後，鄉賢劉永四及劉辛甫將其舊址改為「和平俱樂部」，作為鄉人休閒娛樂之所，並且紀念和平的重新來臨。1949

---

年向政府呈報，申請註冊；1952年註冊獲准後，乃逐漸走上會館的活動路子。

最早創立河婆會館的是怡保的河婆人。1958年，鄉賢張國林、張重光、張南華及已故劉奇英等多方奔走聯絡，卒于是年召開首次籌備大會，席間獲樂捐二千餘元；遠在吉隆坡的和平俱樂部，爲了力促其成，也捐了一千元。經過邑人的努力，怡保河婆同鄉會乃于1959年3月間假韓江公會，正式宣佈成立。

一方面由于和平俱樂部大部份局限于娛樂活動，並非一個正式的會館，一方面受怡保河婆同鄉會的成立的鼓勵，覺得同鄉會之利便于邑人，于是，吉隆坡河婆人士也開始醞釀籌組會館。事情醞釀得相當緩慢，一直要到鄉賢張謙結于1967年獻捐一萬元作爲組館基金後，才急轉直下；1968年籌備會召開，1969年即宣佈成立，河婆人士自此又多一聚會之場所。

新山河婆同鄉會成立于1976年，「可以說受北馬、中馬同鄉會大廈成立的影响而告誕生」（劉伯奎語）。至于古晉的同鄉會，「是受西馬三個同鄉會會長與其執委們和鄉賢主催之下，出錢又出力，在一日之間即告誕生」（同上）。成立最晚的美里同鄉會，是在西馬兩位鄉會代表及古晉鄉會會長到訪時，力促其成而告誕生。走筆至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大馬五間河婆同鄉會直接間接與吉隆坡和平俱樂部的關係了。

潮州府治除大埔縣絕大部份是客語系人士外，揭陽、饒平、惠來、潮陽、豐順及潮安也間住客家人；能夠在大馬創設會館的，除人衆力足的大埔同鄉具有此力量外，地屬揭陽的河婆鄉實在地小人不多，然而，他們也能夠和大埔人士一樣，組織同鄉會，發揚同鄉會，豐富了潮州府治內客語系人士的社會團體。盡管客語系的社團不多，也盡管他們成立的時代比較遲緩，不過，撇開

數量和聲勢不談，他們也能夠在華人社會已知的凝聚方法之內，團結和領導族人，共同為同鄉、社會及國家而奮鬥。

## 四、業緣性社團

大馬業緣性的社團相當多，甚至不會在地緣性社團之下，不過，業緣性中又帶上地緣性的社團，可就相當有限了。以潮州人而言，根據所獲得的資料顯示出，業緣性社團特地標上「潮州」的，就只有三間而已；那即是吉隆坡的潮州京果商行，檳城及雙溪大年的兩所「潮商公所」。這三間社團，純粹是潮州人的業緣社團，非其他籍貫人士所能參加。此外，新山的京果公會、公市商業總會（包括公市魚業商會及公市菜業商會）及蔴坡的魚商俱樂部，雖然並不特地標明為潮州人的團體，不過，由于該區該項商業大部份是潮州人的天下，所以，這些團體自然地也就大部份以潮州人為會員了。

所在地	名稱	創辦年代	性質	
Sg. Petani	潮魚公所	1929	魚商	巴剎內販商
Muar	魚商俱樂部	1949		
Johor Baru	公市魚業商會	1949		
Johor Baru	公市菜業總會	1963	菜商	
Johor Baru	公市商業總會	1952	巴剎內所有販商	
K. Lumpur	潮州京果商行	1940	京果雜貨	
Penang	潮商公所	1933		
Johor Baru	京果公會	1947		

就這八所業緣性社團而言，創辦得最早的是北馬及檳城的潮商公所，吉隆坡及新山的京果商行及公會次之，嗣後的是蔴坡的

---

魚商俱樂部及新山公市內的三間社團。這八間業緣社團的性質，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吉隆坡潮州京果商行、檳城潮商公所及新山京果公會，都是專營香港及汕頭京果雜貨洋酒商的社團；雙溪大年潮商公所、麻坡魚商俱樂部、新山公市魚業菜業商會及商業總會，都是巴剎販商的社團，包括魚商、菜商及其他的販商等等。潮州人早期所經營的商業，以及今日潮州人所偏重的行業，從他們的業緣社團的性質，就可以略窺全豹了。

潮州府內客語系人士是否組織過純客家人的業緣性社團呢？至少，就目前所獲得的資料而言，其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 五、善後性社團

潮州人善後性的社團，就整個大馬而言，僅得兩所，即前所云的居林韓江家廟及檳城韓江互助會。嚴格來說，韓江互助會只是檳城潮州會館的一個附設團體，不能算作一個會館單位。

韓江互助會組成於1931年，宗旨是資助貧困的邑人辦理喪事，或派員協理，或撥給贖金，組織本身並沒有任何產業及義山等。韓江家廟創辦年代不詳，大約是1885年上下，宗旨是辦理同鄉葬墳及舉辦春秋二祭事宜；有廟址，更有義山。

## 六、娛樂性社團

娛樂性社團為數也相當少，潮語系得五間，客語系得一間；他們的創辦年代是：檳城慕韓別墅1921，居林潮僑俱樂部1940，麻坡業餘儒樂社1941，吉隆坡和平俱樂部1945，麻坡景韓俱樂部及吉隆坡潮安聯誼社都是1949。至於其性質，不外是音樂和娛樂兩類。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座落在吉隆坡的茶陽勳志社。該社顯然



不是一間會館，更不是娛樂性的社團；不過，從該社所揭櫫的宗旨及活動的項目，我們就知道其意義之重大及富時代之新精神。該社成立於1959年，宗旨是「提倡文教，鍛鍊體格，修養藝術，陶冶德性」（成立宣言語）；社內分三組，即行業組、文娛組及體育組。文娛組活動項目包括戲劇、音樂、合唱團、鑼鼓隊、舞蹈、象棋；體育組的項目則為拳術班及金獅團。無疑的，勵志社幾乎是吉隆坡大埔青年人的文娛體育活動中心。

## 七、結語

華人先賢在他們當時所已知的凝聚方式之內，紛紛創辦會館，藉收團結之效。試以馬六甲而言，該地潮州會館創辦於1822年，根據1901年的人口調查，該地潮州人不過681人而已（見拙著「潮州人之人口及其分佈」），那麼，方1822年創館之際，馬六甲到底有多少潮州人？

潮州人不超過二千名的城市（1970）	
地名	人口
Labuan	135
Kuala Trengganu	398
Kemaman	568
Kota Kinabalu	812
Temerloh	1,034
Kota Baru	1,216
Sibu	1,235
Pekan	1,412
Kuantan	1,710
Segamat	1,989

最謹慎的估計，大概不會超過二百名；何況這二百名不見得就全部參加成爲會員。再以最近的例子來說，根據1970年人口調查，全馬潮州人在二千名以下的城市計有十個，這些城市都擁有潮州會館。舉此二例，就可以明白華人之善於團結和善於組織。當然，事情總有例外，例如吉打的 Kuala Muda 縣擁有 23,394 名潮州人（1970年），吡叻的 Kerian 縣擁有 17,351名，兩縣迄今却沒有會館的設立；不過，這只是非常少數的情形而已。

至於客語系的人士，河婆人士以區區一個鄉鎮而組織了六個會館單位，更由此而建立了一個聯合大會，其組織能力之堅強及團結精神之衷誠，的確是令人欽佩不已。吉隆坡茶陽會館在馬來亞獨立之際，並且發展勵志社，成爲青年文化體育活動中心，除了善於組織及團結外，更需要有獨到的眼光了。

## 附錄：各社團創辦人名表

各社團創辦人名表		
地名	社名	創辦人(以爲首四名爲限)
Johor Baru	潮州八邑會館	姚逸齋、余南壽 陳合吉、陳全奎
	潮安同鄉會	未詳
	河婆同鄉會	蔡家象、李亞景 蔡武勝、蔡景元
	京果公會	陳合吉、黃振傑
	公市魚業商會	紀木乾、陳炳合
	公市菜業商會	陳光峇、陳俊士
	公市商業總會	沈拱茂、沈烏弟 林永美、洪邊海 紀信昶、沈瑞龍 林亞家、孫承高

Batu Pahat	潮州會館 茶陽會館	柯璧臣、趙麗生 陳世武、張崇昌 饒少庚、吳平軒
Keluang	潮州會館 大埔同鄉會	陳樹槐、許統仁 陳宏梅、林友梅 姚永芳、羅恩元 李錫光、陳介眉
Telok Sengat	潮州八邑會館	黃面、潘允昌 章之敬、黃炎岳
Muar	潮州會館 茶陽會館 魚商俱樂部 景韓俱樂部 業餘儒樂社	許坤炎、陳茂楠 蔡壽欽 劉孟雲、羅美東、 袁舜琴、曹東三 蔡大孫 蔡敬三、楊祈敬 朱錦鴻、蔡達三 陳綿安、郭綿佳
Parit Jawa	潮州會館	鄭鏡鴻、李大錦 李細五、黃俊祥
Tangkat	潮州會館	未詳
Pontian	潮州會館	蔡木火、謝傳謙 張炎松、薛清順
Segamat	潮州會館	劉東升、陳鶴齡 陳師可、黃卓農
Melaka	潮州會館 惠來同鄉會 茶陽會館	失考 未詳 余亞庚、劉祿等
Seremban	潮州會館 茶陽會館	李秀裕 黃正興、何應仙 蕭佛德、張常五

K. Lumpur	南洋茶陽趙氏公會  潮州八邑會館 茶陽會館 茶陽回春館 河婆同鄉會  潮州京果商行 潮安聯誼社  和平俱樂部 茶陽勵志社	趙從滾、趙捷麟 趙翰華、趙鼎彝 失考 失考 失考 張謙結、劉辛甫 張紀達、張緯添 陳育三、蔡照云等 吳再鋒、黃桂榮 翁文田、李芸岩 失考 張士元、楊雪華等
Kelang	潮州八邑會館  大埔同鄉會	陳俊乾、曾柄梅 陳振猷、陳再全 楊明德、楊劍秋 楊榮華、黃國松
Sekinchang	潮州會館	謝維昌
Kuantan	潮州會館  大埔同鄉會	郭兩坤、廖聲其 林安維、蔡南堅 張瑾三、何嗣源
Pekan	潮州會館	陳兩富、陳香園 陳行簡、陳名秋
Temerloh	潮州會館	陳拱馥
Bidor	韓江公會	未詳
Pangkor	韓江公會	馬開粒、馬愛黨 鄭耿坤、陳麗珊
Batu Gajah	韓江公會	未詳
Ipoh	韓江公會  大埔同鄉會 河婆同鄉會	黃大榮、吳治光 馬元廷、戴欣然 劉 連 張國林、張重光 張南華、劉奇英

Kuala Kangsar	潮州公會	未詳
Sg. Siput	韓江公會	賴崇聲、張重光 黃友和、秦銀米
Taiping	韓江公會 茶陽會館	馬鍾秀、黃堯林 羅木森、宋金春 余振福、藍亮軒 戴尊三、戴子丹
Telok Anson	韓江公會	楊少翰
Kemaman	潮州會館	陳德壽、曾鎮坤 陳昭勇、謝惠道
K. Trengganu	潮州會館	許德明、陳貞舜 楊國榮、吳子英
Penang	潮州會館 大埔同鄉會 潮安同鄉會 惠來同鄉會 潮商公所 韓江互助會 慕韓別墅	王武昌、許棧合 洪聲桂、黃遇冬 戴芷汀、戴淑原 何如群、楊芷菴 潘應祥、楊倬云 林柏青、陳慕龍 林連登 周植南、沈柏南 吳滿旭、林為良 姚非丹、連裕祥 林連登、沈耀南 沈松林、黃亞宜
B. Mertajam	韓江公會	鄭石三、陳家怡 鄭六和、黃芝芳
Alor Star	潮州會館	林朝宗
Sg. Petani	潮商公會	林媽逢、陳娘傍 吳 嘶、陳任辰
Kulim	韓江公會 韓江家廟 潮僑俱樂部	陳大朝、黃萬源 陳鑒全 失考 林晏如

Kota Baru	潮州會館	未詳
Kuching	潮州公會 大埔同鄉會 河婆同鄉會	失考 楊榮謙、楊子葵 楊子祺、楊捧璋 李志明、蔡漢雄等
Sibu	潮州公會 大埔同鄉會	失考 楊國璋、賴漢儒等
Mukah	潮州公會	未詳
Miri	潮州公會 大埔同鄉會 河婆同鄉會	鄭萬秋、鄭定桂 柯聲端 陳智明、鍾少海 謝紫臣、鍾練霖 張緯清等
Bintulu	潮州公會	林欽順、林欽源 林木合
K. Kinabalu	潮州公會 大埔同鄉會	黃應發、謝育德 謝根盛、蔡明潮 張惠民、丘心明 賴南棠、張特許
Sandakan	潮州公會	失考
Tawau	潮州公會	林欽順、林欽源 林木合
Labuan	潮州公會	未詳



---

# 吡叻州的華文教育

鄭良樹、魏維賢

## 一、前言

吡叻 Perak 自開埠以來，至 1970 年為止，是馬來西亞擁有最稠密的華人人口的一州；該州的育才中學及吡叻女子中學，是大馬著名的大型中學，聲譽遠播，遐邇共欽。六十年代初期，中學改制擊盪整個半島，吡叻州華文中學除極少數創辦比較晚不受影響之外，幾乎如秋風橫掃落葉似地，紛紛趨前申請改制，大有山崩地裂之勢。在華文教育史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的吡叻州，這個時候，由一蹶不振而幾乎到了垂命懸絲的地步；先賢創校的豐功偉業，到了這個時候，不知會有何遭遇了。



---

踏入七十年代，爲振興華教，該州又掀起波瀾壯闊的「獨中運動」，影響所及，各州先後紛紛響應，竟演變成爲全國性華文教育復興的一項社會運動。從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短短的二十年間，吡叻州在華文教育的歷史洪流裡，前後採取了高低轉折的兩種截然不同的激烈的調子和路線，對於擁有最多華人人口的吡叻州來說，從競相「趨新」到先後「轉古」，其路程之曲折和轉向，是頗值得研究和深思的。本論文着意於概述吡叻州的整個華文教育歷史，間亦略作批評；作者盼望華人社會通過本論文，對該州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的華文教育史，作通盤性的回顧和檢討。

## 二、華人遷入吡叻州

吡叻州的華人歷史，和州內拉律區 Larut 的發展有着密切的關係。早在十九世紀以前，拉律區幾乎是個人烟絕迹的地方<sup>(1)</sup>；嗜好濱海而居的馬來人，對這塊隔絕的廣大沼澤地區毫無興趣。吡叻整個馬來統治階級，也只有一位叫 Panglima Bukit Ganting 的，在這個地區擁有一個立足點；這位先生，就掌管着通往該區的一條徑道<sup>(2)</sup>。十九世紀初葉，儘管馬來亞半島上其他地方擁有不少的華人<sup>(3)</sup>，不過，吡叻州華人的大量出現，却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事情了。

---

(1)見 "A History of Perak"，原文刊載於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Malayan Branch*, June 1934, Vol. X11, pt 1 p. 78. 又見 R. J. Wilkinson 著的 "A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Malays, with chapters on Perak and Selangor", chapter X. P. 99 (Kelly & Walsh Ltd, Singapore 1923)

(2)同上。

(3)例如森美蘭的 Sungei Ujong，據說公元 1828 年就有華人一千名從事錫礦開採事業；見 C. M. Turnbull 著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67," P. 2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Singapore.

---

對拉律區的開埠甚有貢獻的人，應該是 1840 年遷來的馬來人 Long Jafar。他的哥哥和 Panglima Bukit Gantang 的女兒成親，遷到該區來定居，所以，他自己也隨兄而來(4)。根據他所目擊的，當時整個拉律區只有華人三名而已。Long Jafar 定居該區後，就在 Kelian Pauh (即今太平市監獄所在處) 發現了錫礦，隨後又在 Kamunting (甘文丁) 發現另一處新礦場；爲了開採這些錫礦，他於 1848 年從檳城 Penang 帶進一批華工(5)。吡叻華人人口的逐步增加，應該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1861 年，也就是 Long Jafar 從檳城帶進華工後的十三年，據說拉律區已經有五千名採礦的華工了(6)。1874 年英國和吡叻蘇丹 Sultan 簽署邦咯協議 Pangkor Agreement 以後，更多的華工被英國殖民政府帶進本州來(7)。本世紀開始的 1901 年，根據統計，吡叻州的居民已達 329,665 人(8)，華人計 144,856 人(9)，佔該州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三點九。除了新加坡之外，從這個時候開始，吡叻州似乎是全馬華人人口增長最迅速的一州了。

本世紀之前，半島上主要的錫礦區是 Sungei Ujong、吉隆坡及本州的拉律；由南中國大量引入的採礦華工，都紛紛被帶進這三個地區。下列一張統計表(10)，最能顯示錫礦之生產、價格和華工之引入的關係。

---

(4)同(2)。

(5)見 "Sejarah Perak", P. 13. by Halim Nasir. Percetakan Tanda Jaya, 1977.

(6)見 C. M. Turnbull 的著作, p. 303-4。

(7)見 "Sejarah Perak", p. 14。

(8)此統計數字見 "The New Atlas and Commercial Gazetteers of Straits Settlement and Federated Malaya States," Kelly & Walsh Ltd., Shanghai, China.

(9)此數字乃根據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By J. E. Natan, Printed by Waterlow & Sons Ltd, London 1922 對吡叻州內各主要華人方言群所作統計而加成者；有關該州福建人人口的數字，見該書 p. 79，廣府人 p. 80，客家人 p. 81，潮州人 p. 82，海南人 p. 83，其他少數人口的華人方言群，未被計入。

(年度)	(入境)	(出境)	(滯留)	(錫產量)	(錫價)
1895	96,895	65,691	31,204	48,210	未詳
1896	74,376	64,779	9,579	46,510	£59.17s9d.
1897	52,916	58,338	-5,422	42,393	未詳
1898	53,765	50,548	3,217	39,570	£71.4s.1d.
1899	84,043	51,610	32,433	38,354	£123.6s.6d.
1900	107,188	65,859	41,329	42,444	£133.11s.6d.

由 1895 年的三萬一千餘名到 1900 年的四萬一千餘名，正反映了錫礦產量、價格上昇與華工滯留、定居的關係。這數萬名華工，可以肯定的，將會有一部分被分配到本州的拉律來。根據官方的數字<sup>(11)</sup>，本世紀初葉每年從事採錫的華工是——

(年度)	(華工數字)
1903	186,337
1904	192,669
1905	209,014
1906	212,660
1907	231,368
1908	195,081
1909	181,445

這十幾萬的採錫華工，至少有一部分是被分配到吡叻州的拉律；因此，到了 1911 年，吡叻州華人人口高躍馬來亞半島其他各州之首，由 1901 年的 144,856 人到 1911 年的 217,206 人，增加了七萬餘人，似乎不是一件稀奇的事。1911 年以後，吡叻就

<sup>(10)</sup> 見 Chai Hon-chan 著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Malaya, 1896-1909", p. 17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 L., 1964.

<sup>(11)</sup> Annual Reports, F. M. S.

---

奠定了馬來亞半島華人最多的一州的基礎；一直要到 1970 年，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 Kuala Lumpur 所在的雪蘭莪州 Selangor，其華人人口才領先吡叻州八萬八千多名<sup>(12)</sup>，首次取代吡叻州的歷史紀錄，成爲全馬華人最稠密的一州。

### 三、華文教育的濫觴——私塾

儘管 1861 年拉律區有五千名採礦華工，不過，他們的流動性相當大，有家眷的也不多<sup>(13)</sup>；所以，實在沒有創辦私塾或新式學校的條件。

吡叻州華文私塾學校的設立，根據現有的資料來觀察，應該是前一世紀末葉的事情。1907 年 Gunong Hijau 的華人曾經創設了一間私塾，是當地光漢閱書報社的附屬組織，由方傳義主持，羅世博任教，1923 年仿中國學制，改爲新式華文小學；這是吡叻州有紀錄次早的一間私塾，時當本世紀之初。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私塾教育於十九世紀末葉已經出現在本州了。

有創辦紀錄可追尋的私塾，就資料所顯示的，大部分都創設於本世紀初葉；至於沒有創辦紀錄的，其存在的年代，大部分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就我們所已知的，吡叻州在這一段時期內，至少有接近三十間的私塾，分散在各城市及大小鄉村；這些私塾，有的有名稱，有的似乎沒名稱。

大部分私塾的堂舍都非常簡陋<sup>(14)</sup>；Bagan Datuh 的私塾是設

---

<sup>(12)</sup>見“197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P. 45,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K. L., 1972.

<sup>(13)</sup>根據官方統計，1921 年一千名男性華人，只配得 384.1 名女性，1931 年只配得 512.6 名；見 Malayan Year Book, P. 35, 1939. Victor Purcell 的 The Chinese in Malaya 附錄四亦轉錄此統計表。十九世紀，男、女性的比率一定相差得更遠，此乃華工大量出境的原因之一。

(吡叻私塾教育情況表)

地名	私塾名稱	間數	創辦年代	存在年代	塾師
Bagan Datuh	篤成	1	1921		許林(?)
朱毛	明新等	3		1926	魏自新等
甘文閣	智育等	未詳	1918		
Lahat		未詳		1933	
九洞新村		1		1919	
Bagan Serai		1		1922	
布先	益智	1	1902		蔡子欽
布先喜州	光漢、覺民	2	1907		羅世博等
司南橋	大成	1	1919		岑實之
實兆遠	中正	1	1911		陳榮偶
天定	華強、培南	2		1922	
士林新村		1		三十年代	黎鵬飛
Sg. Tiang	公立	1		1936	
江沙	崇華	1	1911		梅時春
Sg. Kerang	啓文、啓蒙、中華	3		戰前	
新邦安拔		5		1930	
丹絨板榔		未詳		三十年代前	
太平		未詳		1911以前	
甘文丁		未詳		1927以前	
甘文閣犁殖場	(教會辦)	未詳		1902-1910	林仲仁、戴保珍、林瑞玉
沙叻癩養院內	英華	1		十九世紀末	梁秋漢
愛大華		1		1908	林炳釗創辦
怡保	培南	1	1917		福建公會設立

在板屋裡，Bagan Serai 的是設在大街大伯公廟內，後來又搬到商公所樓上；至於沒有紀錄的，大概也與此相似了。

與中國及新加坡的私塾相同，吡叻州私塾所教授的科目也非

(4)許楚吾說：「學塾設備，因陋就簡，既無科學設備，又無課外活動，黑板脫漆，桌椅支離破碎，十足寒儉。課室只有一間，學生不論多少，擁擠一處，光線暗淡，空氣污濁。」(許著新加坡華僑教育全貌 p. 17, 新加坡南洋書局發行, 1949.10) 吡叻州的私塾，大概也是如此。

常古舊，據載司南馬志成所教授的是三字經、千字文及論語等科，其他的學堂，大概也是如此<sup>(15)</sup>。私塾教育的教學媒介語幾乎清一色都是方言，司南馬志成用的是廣府話，Sg. Kerang 那幾間用的是福建話，而丹絨檳榔用的是潮州話；其他也都沒有例外，純粹是方言教育<sup>(16)</sup>。由於堂舍小，設備簡陋，塾師只有一位<sup>(17)</sup>，可以想像得到，學生也就非常稀少，多則二、三十名，少則數名而已。這個時期的華文教育，可以說只具雛型罷了。

新式學校出現以後，私塾的前途就未卜可知了。有的中途停辦，例如實兆遠的中正學堂，就是這種情形；有的力圖對抗，以期苟延殘喘，士林新村的塾師「一面倡組粵桂公會煽動兩廣人士起而反抗，一面籠絡學子，多方優待，冀作最後之掙扎」<sup>(18)</sup>；比較好的是被合併到新式學校去，九洞新村的私塾就是這種情形。天定華強及培青兩私塾於1922年應社會人士的呼吁，合併改制成為新式學校，似乎是吡叻州私塾教育史裡最開明的一種作風了。

## 四、華文小學的發軔

英國殖民地政府早在1883年即已開始設立馬來小學。1890年，吡叻州行政報告書更明確地宣稱，「新興一代的馬來人、華人及淡米爾人的教育，為政府的重要職責」<sup>(19)</sup>，但是，官方為華

---

<sup>(15)</sup>許維吾說：「新加坡華僑所設之私塾，大抵與國內者不相上下，其所教者不外大學、中庸、論語、三字經等書。」（同上 p. 14）。

<sup>(16)</sup>設置在新加坡及吉隆坡的私塾，也都是以方言作為教學媒介語。

<sup>(17)</sup>許維吾說：「所謂塾師，並非碩學之士，都是國內科舉落第，南來謀生的童生，和醫卜星相，以謀糊口的術士。」（見<sup>(14)</sup>，p. 14）未必所有塾師皆是如此，不過，一般的情形，略可概見。

<sup>(18)</sup>見 Shim Village 和平國民型華文小學校校史，原載林有虞編馬來西亞華校近況暨發展史 p. 108, 1973, Penang Malaysia.

<sup>(19)</sup>見 Emily Sadka 著 "The Protected Malay States 1874-1895", P. 289-290,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K. L.

---

人開辦的學校，就整個吡叻州而言，僅有甘文丁的英華學校 Anglo-Chinese-School of Komunting<sup>(20)</sup>。這間雙種語文學校被華人社會認為「兼修兩種語言對兒童會產生不良的影響」<sup>(21)</sup>，而加以反對抵制；最後，竟遭至關閉的厄運。

英國殖民地政府既未能應華人社會的理想和要求，開辦單種語文的華文小學；華人社會乃不得不自己出錢出力，興辦學校，教育自己的子弟。吡叻華人社會自己創辦新式的華文小學，根據目前所擁有的資料，可以追溯至本世紀的初葉，距今已有七十多年的歷史。近打縣 Kinta 的喜州 Hijau、育才及益智、天定縣 Dindings 的民德、吉輦縣 Krian 的東華，應該是本州五間歷史最悠久的華小了。

茲略述此五校的創辦及其發展。

## ■ 喜州學校

喜州學校的創辦，可以追溯至 1907 年。該年，Gunong Hijau 設有一光漢閱書報社，作為該地先進華人傳達心聲的聯絡所<sup>(22)</sup>，社內附設一學塾，由方傳義主持，負責教席的是羅世博。其後相繼執教的，有趙偉卿、李漢明、郭錦芳及曾漢權等。

1923 年初，光漢學校和覺明學校合併，成為光漢覺明學校，公推陳維階為總理，並向公眾人士募捐，購一洋樓為校舍，由呂錫明長校。日本南侵之前，擔任過校長的計有鄭儒珍、張挺英及曾品琨等先生（張挺英之前，曾成立校政委員，由張漢軍及曾品琨共掌校務，為時甚暫）；而學生的人數，也由數十名增至三

---

<sup>(20)</sup>所謂 Anglo-Chinese School，即英華混合學校。

<sup>(21)</sup>同前。

<sup>(22)</sup>根據其命名，可推測出該社之設立恐與中國革命有關係。

---

百名，再由三百名躍至五百餘名；至於校舍，則由原有洋樓一座，1924年擴建教室三間，1930年又建二間，至1931年再建四間。

二次大戰後，本校在張記友、彭章福的籌劃下，與益智學校合併，易名為華僑小學校。復校之日，學生驟增至一千二百餘名，由曾有、張友財任正、副董事長，彭章福任校長，推行義務教育。兩年後，羅梅萼校長因感免費教育之無法維持，乃毅然恢復舊制。一直到1952年新村移殖計劃推行為止，本校都在蓬勃的情況下進行發展；歷任校長有陳劍文、陳敏達及黃官倫等先生。

1952年，本地實施村民移殖計劃，成立喜州新村 Hijau New Village，華僑學校奉命再分行為喜州及益智，分設校務行政單位。喜州學校成立後，即刻接受政府津貼，由黃德里長校。遷入新村之際，本校僅得馬華公會興建教室五間、教員宿舍一座及籃球場一座而已；經過將近二十年的發展，至七十年代中期為止，在歷屆董事及校長的合作之下，本校又再擴建教室十三間、體育室一座及小童籃球場一座，而學生人數也再次增加至千餘名<sup>(2)</sup>。

## ■ 育才學校

育才小學創辦於1908年，迄今已七十有二載。創辦之初，只設高級小學，專門收容各地初級小學的畢業生。創辦人之一姚峻修先生暫借萬里望路口店舖三間，充作本校創校之校舍。其後，本校於務邊路覓得地段一塊，1909年即動工建校，次年八月落成；育才小學第一校今日所用的校舍，即此時所建者。當時初小畢業生有意升高小者，為數不多，於是，成立不久後的本校，

---

<sup>(2)</sup>本節之敘述，委半以該校校史為依據；同(18) P. 118-120。



---

乃改爲兩等制的小學，招收當地無校可進的初小學生。

本校因經費關係於 1915 年曾停辦一學期六個月，八月復校後，乃募得二萬餘元，次年購入三十英畝之膠園一處，作爲校產。

1917 年六月，本校初小學生畢業；同年十二月；高小亦畢業一班；人數都不多。此後學生逐年增加，而畢業人數也與日俱增；至 1941 年止，初小畢業二十五屆，人數共八百二十五名，高小二十三屆，人數達五百五十九名。本校於 1935 年增辦的簡師班，此時也畢業六屆，共一百〇八名<sup>24</sup>。

## ■ 益智學校

本校創辦於 1902 年，當時附設於益智軒書報社，原爲私塾，由蔡緝熙、蔡卓南等主持，教席爲蔡子欽，學生只有十餘人。民國初年，陳維階、葉義及張成奎等領導當地人士集資購買一座洋樓式建築物，充爲校舍，又購置店舖二間，作爲校產，並聘黃梅谷爲校長，益智學校乃正式矗立於布先 Pusing。

1920 年改聘鄭鐘奇爲校長，學生增至二百餘人，並附設平民夜間義學，校務蒸蒸日上。繼任校長者有王伯英、陳炯南、張笑萍、溫鏡坤、林穎琴等君，董事長先後爲黃棟華、徐錦棠、崔耀初及鄭岡亮等君。

1934 年，本校遭回祿之災，全校焚於一炬。董事長徐錦堂召集熱愛華教人士，一面租賃店舖二間爲臨時教室，一面籌募經費，重建校舍。1937 年新校舍落成，1938 年由林穎琴長校，學生增至四百餘人。

---

<sup>24</sup>見鄭良樹與魏維賢合著“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提要（附校史）”，P. 105-119。  
，馬來亞大學史料叢書第二種，吉隆坡，1975。

---

戰後，本校在當地華人社會贊同之下，與光漢覺民學校合併，成爲公立華僑小學，以益智爲第一校，光漢覺民爲第二校，學生七百餘人。合併後首任校長爲彭章福，繼任者爲羅梅萼、陳劍文及陳敏達等。

1952 年政府成立喜州新村，本校再與光漢覺民分爲二校，由黃官倫長校。1965 年，易名爲益智國民型華文小學。繼任校長者有洪天培、胡盛燮；1980 年，由張業生君長校<sup>(25)</sup>。

## ■ 東華學校

東華學校創設的年代，似乎無法確定；根據該校校史所云：「本校創辦於遜清宣統年間。」<sup>(26)</sup>大概總在 1911 年國民革命之前。將東華歸入本世紀十年代創辦的學校，僅是本文暫時的一個作法而已。

本校草創之際，原名爲東華學堂，設址於峇眼色海 Bagan Serai 大街的大伯公廟內；當時，學生僅有八名，教師也只一位。其後，學生日增，廟堂狹窄，不敷容納，乃遷至日智律商公所<sup>(27)</sup>，旋又遷往大街今華芳茶室所在處。1914 年，本校得熱心華教聞人王福泰先生獻贈店屋兩間，乃向外募款建校；新校舍卒於 1916 年五月八日落成。本校戰前所以能夠順遂發展，應該歸功於此時所奠下的雄厚根基。王福泰由於有功於本校，一直到他遷居檳城爲止，連任本校董事長共達二十餘年。其後，接任者有馬仕

---

<sup>(25)</sup>益智華小校史，承該校現任校長張業生先生提供，謹致謝忱。

<sup>(26)</sup>本節參考“馬來西亞華校近況暨發展史”（見註<sup>(18)</sup>）、“北吡叻華校教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P. 828-9 北吡叻華校教師會出版，太平，1976）及“馬來亞華校全貌”（吡叻州 P. 23-24，王植原編，檳城，1961）而撰成。

<sup>(27)</sup>「商公所」，“馬來西亞華校近況暨發展史”及“北吡叻華校教師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並作「商商公所」，“馬來亞華校全貌”作「商公所」，當以後者爲是。



東華學校



民德學校

---

養（1934—1953/5/11）、蘇宗逐等。

二次大戰期間，本校不但停辦，而且校具蕩然，損失慘重。1945年雙十日，本校在眾人努力下，恢復上課，由許明出長校務。1948年胡九向縣長重新申請戰前所得之地段，可以說是為本校日後發展奠下一個很好的基礎；1955年新校舍落成，1972年大事擴充，1974年自建教室兩間，1975年擬建雙層教室八間、科學室一座，都無不是從這塊地段發展出來。1976年統計，本校學生計996名，分二十四班上課，教職員三十餘位，是一間大型的學校<sup>(28)</sup>。

## ■ 民德學校

愛大華 Ayer Tawar 的民德學校創設於1928年，創辦人是林炳釗、吳登昌、林家橫、林家昌、李培春及顏標坤等。當時，本地甫正開發，地既荒蕪，生產力甚薄弱，經濟力又非常有限，諸創辦人竟竭力集資興建亞答屋兩座，購置若干簡陋教具，儼然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責任，精神至為可嘉。開學之日，學生只得四十餘名，教員亦僅數位。

本校戰前時，曾有過輝煌的校譽，聲播遐邇。主持校政的林守葛先生，由於熱心教育，辦學有方，對於校政之革新，尤其是不遺餘力，民德校譽乃由此而遠播泰國，負笈來此就學之泰國華人子弟，為數甚多。當時，學生達六百多人，教師十九位，教室十九間；是戰前聲譽卓越的一間華校。

戰事方畢，在校友李慶和、吳振輝、林政華及聶朝乾等的奔波之下，本校於1945年的戰火廢墟之下，宣告復校；由於戰時

---

<sup>(28)</sup> 見註 P 109。

---

失學兒童頗多，本校甫告復辦，學生人數即激烈暴增。修葺及擴建，乃當時首要的責務。1951年後，本校添建大禮堂一座、教室七間、水泥羽球場一處，成爲愛大華頗具規模的一間華校。

上文所轉述的，是吡叻五間最早的新式華文小學的歷史。吡叻早期私塾雖然有近三十間，大部份都和新式華小沒有關係。新式學校興辦後，絕大部份私塾就被淘汰，只有喜州及益智，能夠體認歷史的潮流，革新爲新式學校。本文將二校的歷史追溯至私塾階段，既強調華文教育歷史的演變，也強調新式教育早期的淵源關係。

## 五、華小的分佈和發展

近打、天定及吉輦三縣得風氣之先，創辦了喜州、育才、益智、民德及東華；影響所及，縣內各地區及吡叻其他各縣，也紛紛創辦華文小學，於民風之啓迪，新知之傳播，有很大的貢獻。根據1978年統計，全吡叻州華文小學共計一百九十間<sup>(29)</sup>；近打 Kinta 五十七間，天定 Dindings 二十五間，吉輦 Krian 十一間，拉律 Larut, Matang & Selama <sup>(30)</sup>二十五間，Batang Padang 二十三間，瓜拉江沙 Kuala Kangsar 十八間，Hilir Perak 二十間及 Hulu Perak 十一間。其分佈的情形，請參見所附分佈圖<sup>(31)</sup>。

華人散居吡叻八縣，人口多寡頗不一致；不過，他們創辦學校、教養子女的意志，却是完全相同的。撇開學校大小、學生人

---

<sup>(29)</sup>此乃官方統計之數字，見“Senarai Sekolah-sekolah Di Negeri-Negeri Semenanjung Malaysia Seperti Pada 31hb. Mac 1978”，馬來西亞教育部出版，1978。

<sup>(30)</sup>Larut, Matang 及 Selama 已併爲一行政單位。

<sup>(31)</sup>本地圖內有一百九十個號碼，每一號碼代表一間學校。吡叻州全體華小的代用號碼，詳見附錄一。

數多寡不加以討論，我們發現，八縣內華小間數與華人人口的多寡，幾乎成爲正比，排列的次第幾乎相同。試讀下列附表(32)：

縣名	華人人口	次第	華小間數	次第
Kinta	309,231	1	57	1
Larut, Matang & Selama	79,220	2	25	2
Dindings	70,391	3	25	2
Hilir Perak	57,391	4	20	4
Kuala Kangsar	50,424	5	18	5
Batang Padang	47,805	6	23	3
Krian	34,345	7	11	6
Ulu Perak	17,459	8	11	6

除了 Batang Padang 華小間數躍居全州第三位之外，其他各縣間數之多寡，幾乎和人口成正比例。這一事實證明；華人創辦學校、教養子女的意志力，是普遍存在於他們的心坎裡的。

另一方面，幾乎可以這麼說，五十年代以前設立的華小沒有例外地，都是華人自己赤手空拳地創辦起來，從發起會議，以至開辦、購地、建校、籌款等等，都是華人社會承擔和負責。就吡叻而言，扣除十一間創辦年代不詳之外，在一百七十九間華小裡，屬於五十年代以前創辦的計有一百七十七間，佔了 98.8%。換句話說，吡叻州 98.8% 的華小是華人自己流血流汗創辦的。至於五十年代創立的，除了小部份緊急狀態時由州教育局及馬華公會撥款設立者之外（不出二十間，佔 14.38%），大部分還是華人自己創辦，或將學校搬遷到新村去，或在新村另辦新校。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吡叻州百分之九十九的華小都是華人自己創設的(33)。華人創辦學校、教養子女的意志力的堅強，由此一事實即可獲得證明了。

(32)本表內所列各縣之華人人人口統計數字，以 1970 年調查所得爲準；同註(32)，P 183-189

吡叻州一百九十間華小，除了喜州、育才、益智、東華及民德之外，實際上是分成兩個主要時代來創辦。試讀下列統計表(34)：

(吡叻華小創辦時代統計表)

縣別 \ 年代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未詳	共計
Kinta	50·55·61·62·66·65·67·75·85·88·92·94·100·101·104	54·71·81·93·98·82·102 (7)	56·58·59·52·60·69·51·77·97 (9)	53·57·68·87·96·99·105 (7)	64·70·72·73·76·83·84·86·89·90·91·95·103 (13)	(0)	63·74·78·104 (4)	54
Dindings	29·31·32 (3)	24·26·30·33·34·28·36·46·47 (9)	43·45·48 (3)	25·41 (2)	27·37·38·40·42·44·35 (7)	(0)	(0)	24
Krian	106 (1)	109·110·115 (3)	108 (1)	111·112·116·107·114 (5)	(0)	(0)	(0)	10
Larut, Matang & Selama	155·156·176 (3)	160·161·163·166·165·166·169 (6)	157·164·173·174·175·177·178 (7)	167·168·170·172 (4)	158·159·162·179 (4)	(0)	171 (1)	25
Batang Padang	5·21·23 (3)	1·2·8·18·20 (5)	4·12·13·10·19 (5)	14·17 (2)	6·7·9·15·16·22 (6)	(0)	3·11 (2)	23
Kuala Kangsar	121·128·130 (3)	120·122·124·126 (4)	119·123·134 (3)	132·133 (2)	118·125·127·129·131 (5)	(0)	117 (1)	18
Hilir Perak	(0)	139·140·144·151·152 (5)	135·146·148·150 (4)	137·142·145·147 (4)	136·138·141·143 (4)	153·154 (2)	149 (1)	20
Hulu Perak	181 (1)	184·188 (2)	180·189·190 (3)	183·185 (2)	187·186 (2)	(0)	182 (1)	11
共計	28	41	35	28	41	2	10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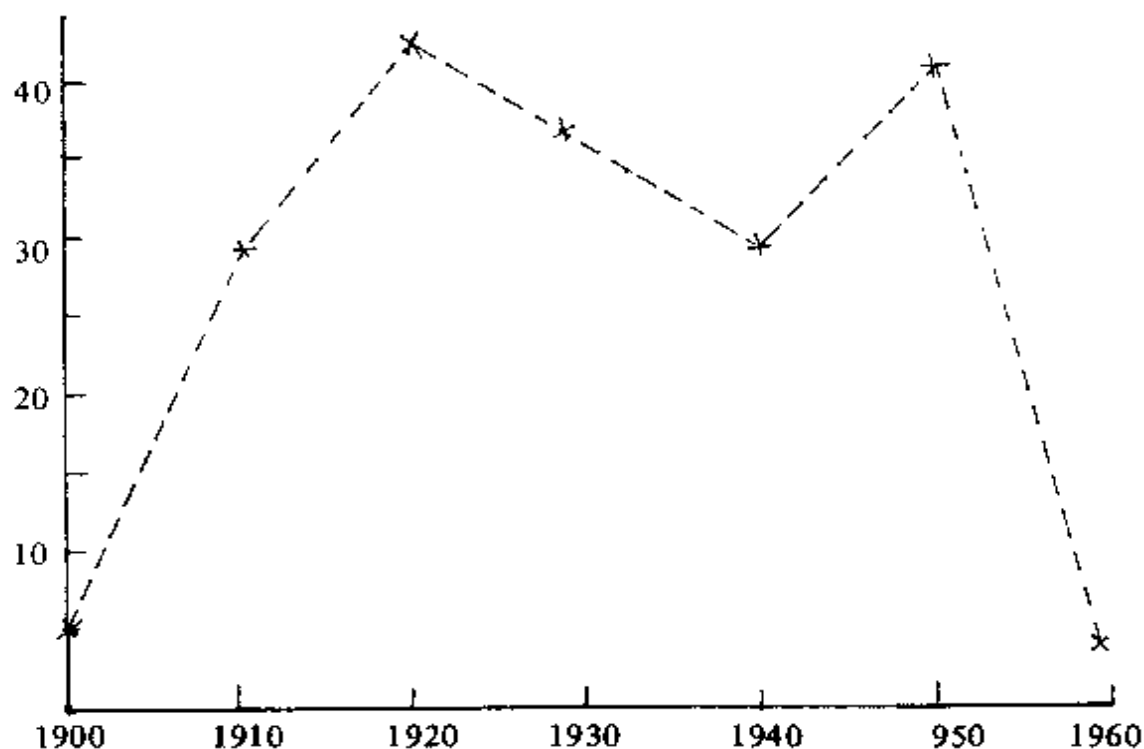
33) 見附錄二：「吡叻華文小學創辦人名錄」。

34) 表內的代用號碼，詳見附錄一。喜州、益智、育才、東華及民德五校創辦得早，不在表內。

縱觀吡叻整個華小的發展歷史，我們發現，本世紀二十年代及五十年代，是兩個發展的巔峰；前者創辦了四十一間，後者也創辦了四十一間。第十年代創辦了二十八間，可被認為是二十年代鼎盛時期的前奏曲；三十年代的三十五間，則是這燦爛時代的尾聲。到了四十年代，二十八間的創辦應該被視作鼎盛的五十年代的一個準備；五十年代一過，華小創校的輝煌紀錄就宣告結束。

吡叻華文小學以建校的方式來發展既隨着五十年代的離逝而宣告結束，華人社會建設教育、培養子女的意志力並不因此而顯著地削弱。1971 年至 1978 年以來，政府提供給全馬華小發展的款項及預算，只佔各類型小學撥款總數之 7%。1976 年至 1979 年四年內，最多華小獲得政府撥款輔助的一次是 1978 年；全馬 988 間裡的 230 間，佔 23.3%；1976 年，全馬 988 間華

吡叻華小歷年創校示意圖





## 教育部為小學提供之發展撥款及預算

年度	國民小學	華小	印小
1971	\$ 2,401,156	\$ --	\$ --
1972	\$ 15,833,276	\$ 578,400	\$ 243,700
1973	\$ 24,856,230	\$ 746,500	\$ 139,450
1974	\$ 36,947,345	\$ 1,016,300	\$ 420,000
1975	\$ 28,790,308	\$ 2,309,900	\$ 1,569,000
1976	\$ 37,015,313	\$ 5,212,600	\$ 518,200
1977	\$ 30,427,850	\$ 1,892,800	\$ 880,600
1978	\$ 63,248,005	\$ 6,340,880	\$ 2,122,010
<b>Total</b>	\$239,519,483 91%	\$ 18,097,380 7%	\$ 5,892,660 2%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政府教育部)

小，只有 10.2% 的 101 間獲得政府撥款補助。再者，六十年代除了 Hilir Perak 創辦兩間華小之外，五十年代所創辦的四十間華小，沒有例外地，都是 1957 年馬來亞獨立以前英國殖民政府時代的事。雖然華人社會所面對的情勢是如此，他們發展華小的決心還是非常的堅強。

### 分配與華小之補助金 (1976 - 1979)

年度	華小總數	獲補助金者	未獲補助金者	補助金總額
1976	988	101	887	\$ 564,200
1977	988	177	811	\$ 1,676,200
1978	988	230	745	\$ 2,116,330
1979	988	108	880	\$ 862,968

(資料來源：馬來西亞政府教育部)

(吡叻華小擴建時代的發展紀錄)

校名	第一期擴建		第二期擴建		第三期擴建	
	教室間數	經費	教室間數	經費	教室間數	經費
冷甲華僑	4 (1963)	自、官	4 (70)	自、官		
地摩華民	3 (63)	官				
安順三民卜2	28 (68)	自	6 (未詳)	自、官		
金寶培元	校舍 (66)	未詳				
天定群賢	3 (62)	未詳				
安順查成	校舍 (61)	自、官				
新山邦明新	5 (63)	M.C.A. 官				
雙溪古月應新	5 (64)	自、官				
東興港新民	1 (61)	官				
新山咖啡山	11 (65)	自、官	3 (68)	官		
華都牙也育群	4 (68)	未詳				
華林明德	校舍 (65)	自				
怡保育華	8 (78)	自、官	11 (80)	自、官		
甘榜斗華	6 (75)	官				
務邊文明	5 (60)	自、官				
怡保三才	4 (61)	官	1 (65)	自、官	4 (79)	自、官
愛大華培民	3 (79)	自、官				
古打淡板	2 (65)	官	2 (79)	官		
拉灣古打	3 (68)	官	3 (74)	官		
布先益智	4 (65-78)	自、官				
華成	4 (61)	官				
甘光馬坡	1 (79)	自				
怡保世南	2 (65)	官				
瓜拉雷	6 (80)	官				
海濱	4 (75)	官				
五條路	2 (未詳)	自、官	3 (78)	官		
萬隆	2 (64)	官				
亞育加拉	4 (66)	官	5 (78)	自		
民生	4 (68)	自、官				
文冬	9 (53-64)	官				
三德	9 (64)	自、官	12 (68)	自、官	18 (69-78)	自、官
怡保聖瑪利亞	4 (66)	自	7 (69)	自		
林馬班映	2 (77)	官				

益華	3 (67)	官	3 (81)	官
普加里培民	3 (62)	自		
萬邦刁灣	10 (70)	自·官		
巴拉灣	2 (68)	未詳		
會吉京丁	3 (68)	自·官		
安順鐘民	5 (63)	自·官		
和豐竹芭	1 (60)	官	10 (65)	官
司南馬志成	校舍 (60)	自		
格尼	7 (60)	自·MCA		
木培威青	4 (64)	自·官		
仕林河菁華	2 (62)	官	1 (64)	官
瓜拉古樓育才	8 (71)	自·官		
巴拉彬如	7 (未詳)	官	3 (未詳)	自·官
巴力中華	校舍 (64)	自·官		
督亞冷同漢	3 (67)	官		
宋溪啓明	1 (63)	官	1 (64)	官
拉灣古打	3 (64)	官		
峇眼那督新民	1 (68)	官		
朱毛瓜拉光	3 (64)	官		
布先魯州	6 (69)	官	3 (未詳)	自·官
金寶公立女子	10 (61)	自·官	3 (66)	自
十二哩培成	2 (60)	自		
江沙崇華	8 (63)	自		
紅毛丹達才	5 (63)	自·官		
安順培養	4 (63)	自·官	4 (72)	自·官
新沙叻	1 (65)	自·官	1 (70)	自·官
安順中華	2 (60)	未詳		
太平啓華	3 (60)	自		
美冷平民	校舍 (69)	官		
麻台直民	4 (60)	自·官	7 (61)	未詳
福清洋育英	2 (72)	未詳		
新仁	1 (61)	官		
新甘光國民	4 (未詳)	自	6 (63)	自
邦略華聯	校舍 (69)	自·官		
班足淵民	5 (61)	自·官		
新邦安拔中華	校舍 (66)	自·官		
丹絨振榔南華	10 (60)	自	8 (71)	自
峇眼色海東海	2 (74)	自	8 (76)	自
太平後廊	1 (64)	自		自

亞逸都潤毅成	1 (67)	自·官	2 (74)	官		
十八丁培英	3 (62)	自	3 (76)	自		
淡不洛新華	2 (67)	自·官				
新板新民	19 (未詳)	自·官				
太平育群	3 (60)	自				

註：官 = 官方輔助

自 = 自籌款項

MCA = 馬華公會

踏入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創辦華小既然結束，華人社會於是改用擴建的方式來發展華小。如果我們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吡叻華小創辦的時代<sup>(35)</sup>，那麼，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則應該是吡叻華小擴建的時代了。「吡叻華小擴建時代的發展記錄」<sup>(36)</sup>表，不但告訴了我們這一事實，而且也讓我們知道，即使是自己籌款擴建校舍，他們也甘心承擔。華人社會發展教育、培養子女的意志是堅強和普遍存在的，在可預期的未來，華人將繼續以擴建的方式來發展華小，即使是出力又出錢，他們也甘之如飴。在華小是國家教育的一環的現階段，華人社會似此為民為國的精神，實在應受當政者所激賞，且足為全民的楷範。

## 六、華文中學的創辦和發展

吡叻州華文中學的創辦，分下列三種途徑：

(一)先辦小學，再辦中學——大部份的中學，都是先辦小學

<sup>(35)</sup>所謂「五十年代中期」，指 1957 年。

<sup>(36)</sup>本紀錄資料來源有二：(一)歸納“馬來西亞華校近況暨發展史”、“北吡叻華校教師會三十週年紀念特刊”及“天定華校教師會四十週年紀念特刊”(吡叻天定華校教師會出版，天定，1974)所載各校校史而成；(二)吡叻州各華小校長提供。

吡叻州華文中學創辦年代一覽表

地 區	校 名	創 辦 年 代
怡 保	育 才 中	1924
怡 保	女 中	1933
太 平	華 聯	1935
華 都 牙 也	育 群	1935 (二年後停辦)
實 兆 遠	南 華	1936
金 保	培 元	1941年元月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安 順	三 民	1948
江 沙	崇 華	1952元二月
怡 保	三 德	1952
怡 保	培 南	1955
美 羅	中 華	1955
華 都 牙 也	育 群	1956 (復辦)
怡 保	深 齋	1958年6月21日
吉 龍	吉 龍	1960年正月
班 台	育 青	1962
司 南 馬	志 成	1962

；一俟畢業班班數增多，升學率提高，董事部乃水到渠成地增辦初中，若干年後再添辦高中。合中、小學於一校，於教學及管理都極不方便，於是，董事部乃析一校為二校，校務分開，發展也互不相同；一間完整的中學，就此宣告誕生。怡保的育才、培南，和豐的興中，江沙的崇華，太平的華聯<sup>37</sup>，安順的三民，金寶

<sup>37</sup>太平原有修齊、振華及勵群三間小學校，其後三校合併，另名「華聯學校」，以梅花為校徽，梅花五瓣，寓華校聯合、華人團結之意。方合併之際，振華有初中一一班，亦來歸華聯，此華聯中學之前身也。見註<sup>20</sup>， P. 124-126。

---

的培元以及華都牙也的育群，都是循此途徑而創設。

(二)合併小型中學而成——由於畢業生衆多及升學率提高，有些小學在小學部即附設中學，以符合家長及學生的需求，並免除學童的失學。後來，爲了增加學額及統籌統辦的方便，乃發起合併，成爲一間頗具規模的中學，由一個獨立的行政機關來處理各類校務。實兆遠的南華，就是循此而矗立在吡叻州(38)。

(三)直接創辦中學——小學教育普遍以後，中等教育的開設乃成爲一件刻不容緩的事情；通過上述二途徑來創辦中學固然可以確保學生的來源，不過，小學教育普遍、畢業生數量劇增以後，學生來源的疑慮乃一掃而空，於是，中學的直接創辦乃應運而生。怡保的深齋、吉輦的吉中及班台的育青，都是直接創辦的中學。

創辦中學的路途是坎坷不平，並不是所有學校都會順遂成功。司南馬志成中學創辦於 1962 年，不久後即結束(39)；華都牙也育群中學 1935 年創辦，兩年後即行停辦，1956 年又復辦(40)；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天定的中正、民德、國民及育智四校中學部，不得不於 1936 年合併成爲南華中學(41)；太平的振華及修齊兩校「經費均大感困難，且學級編制、師資、課程各問題，均感有困難及不完善之處」(42)，乃不得不於 1937 年正月實行合併；這兩個例子，也一再說明創辦中學之艱辛。

至於那些創辦成功的中學，在初辦之際，也備嘗辛酸艱苦(43)

---

(38) 見註 24 P. 130-131。

(39) 見註 18 P. 81-82。

(40) 同上 P. 53。

(41) 同註 24。

(42) 見註 24 P. 126。

(43) 同上，序論部分 P. 8-27。

---

。育才中學 1926 年首屆初中畢業生只有十四名，第二屆十一名，第三屆二十名，第四屆十八名<sup>(44)</sup>；培元 1941 年創辦之際，學生只有三十二名，校舍因陋就簡，教職員由小學部兼任<sup>(45)</sup>；創辦初期的艱苦，於此可見了。即使教育普遍的五、六十年代，學生來源沒問題，却也因為發展過於迅速，校方一時無法應付，只好四處租借房舍，來解決教室的困難了。育青 1962 年創辦時，校舍尚無着落，董事部即借用馬華公會禮堂，用屏風隔成三間教室及辦公室<sup>(46)</sup>；崇華 1952 年創辦時，雖僅學生兩班，也因教室未建，暫借小學部教室二間，以應燃眉之急<sup>(47)</sup>。我們應該說，華人社會為創辦中學，的確付出很大的心血；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和高度的耐力，實在是無法完成其歷史任務的。

儘管辛苦備嘗，在先賢的奮鬥之下，華文中學還是不斷地發展和擴建，從十幾名學生，而幾十名，再而百餘名，以至數百、千餘名；育才中學戰前及戰後歷年學生的遞增，就清楚地告訴了我們這一事實。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分水嶺的話，我們會發現，戰前吡叻州華文中學發展得似乎比較緩慢；經過大戰，民智開發，風氣轉新，每年學生人數的增加，竟是直線上升。從「育才、女中歷年學生統計數字」<sup>(48)</sup>及「學生增減示意圖」所呈現展示的，就可以深刻地獲得此印象。無怪乎到了五十年代，光是吡叻一州，一口氣就創辦了六間華文中學（包括一間復辦），等於五十年代以前的總和。至於學生人數，根據 1959 年的統計<sup>(49)</sup>，

---

<sup>44</sup>同上 P. 118。

<sup>45</sup>同上 P. 101。

<sup>46</sup>同上 P. 133。

<sup>47</sup>同上 P. 121-122。

<sup>48</sup>本表的統計數字，乃根據育才、女中歷年畢業特刊所載歷年畢業生人數而製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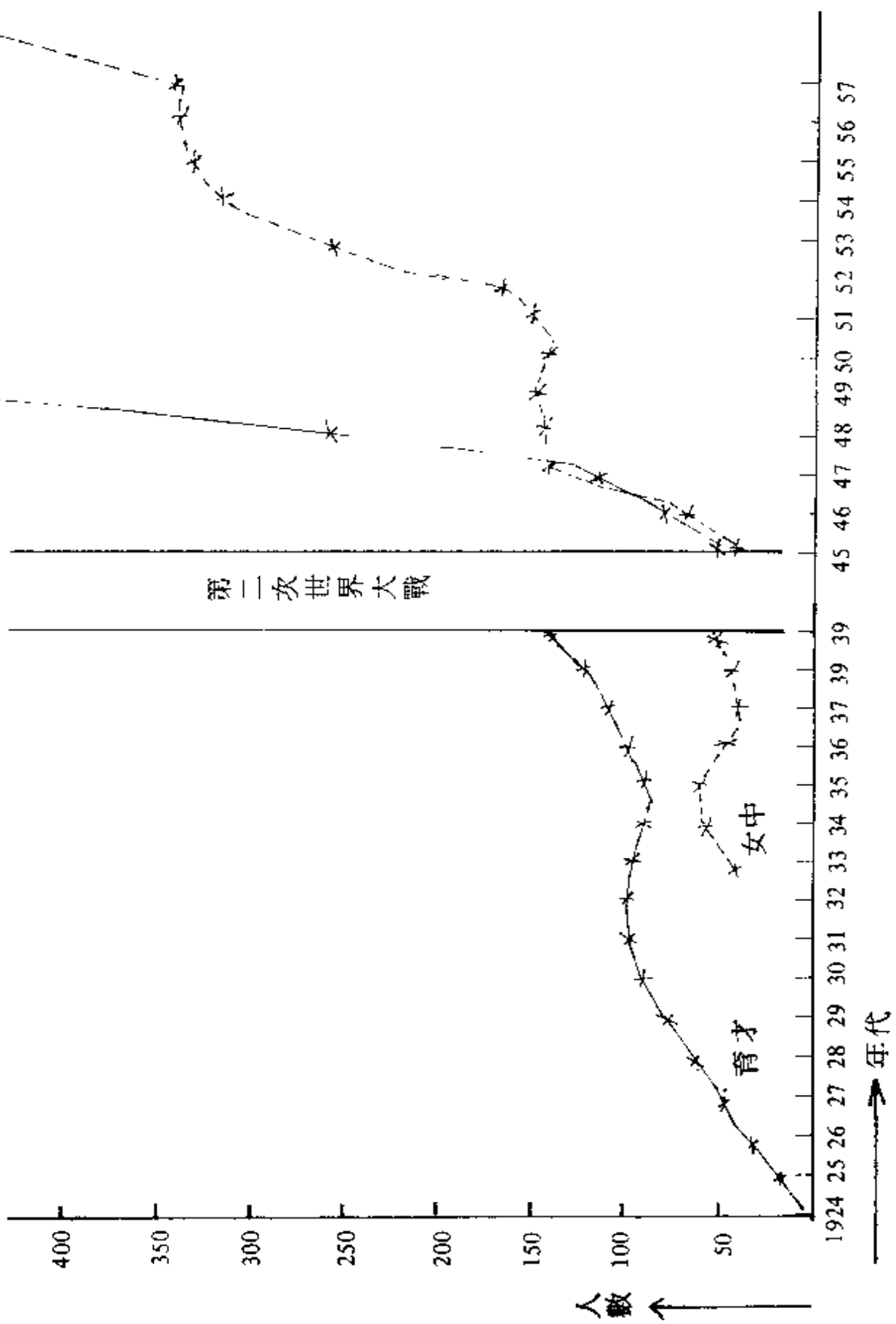
<sup>49</sup>此統計數字乃根據“馬來亞華校全貌”（見圖）調查所得歸納而成。

育才、女中歷年學生統計數字

年度	在籍學生		
	育才	女中	
1924	14		
1925	25		
1926	45		
1927	49		
1928	72		
1929	77		
1930	82		
1931	81		
1932	79		
1933	80	36	
1934	75	51	
1935	73	62	
1936	87	40	
1937	100	42	
1938	129	52	
1939	151	64	
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5	31	29	
1946	60	56	
1947	100	125	育才本年增辦高中
1948	299	126	
1949	—	128	
1950	513	108	
1951		172	
1952		268	
1953		311	
1954		327	
1955		330	
1956		328	女中本年增辦高中
1957		420	



育才、女中歷年學生增減示意圖





江沙崇華中學



金寶培元中學

除了德修 Convent 未詳之外，全州華文中學的學生是 10,816 名有餘。如果說五十年代是吡叻州華文中學發展的巔峰，實在是不會差錯的。

吡叻各華文中學班數、學生及教員統計表(1959)

校名	班數	學生人數	教員人數
育才	—	2000 餘	60 餘
培南	9	401	12
女三	17	700	32
德修	13	560	—
深興	—	—	—
齋中	3	132	6
崇華	10	394	69此項與小學合計
華聯	12	540	20
吉華	43	1500	—
育南	3	114	6
南三	3	139	—
培美	30	1250	—
育南	15	625	—
三培	33	1417	53
美育	17	725	27
育群	8	319	—
共計		10,816 餘	

## 七、華文中學的衰弊

五十年代的末期，政府為推行達立教育報告書的建議，號召

---

華文中學接受政府的津貼和政策，改爲國民型中學；最先響應的，是檳城的一些華文中學，接下來，華人人口最稠密的吡叻州也紛紛起而效尤。吡叻州華校董事聯合會在主席張遜凡的領導下，雖然通過議決案，「同意爲保留華文教育的一線命脈，應該採取一致步驟，不應貿然改制」<sup>50</sup>，不過，除了吉輦成立時即爲國民型中學之外，培南、崇華、華聯、南華、三民及培元等，紛紛一致地向政府申請改制，行動與董聯會南轅北轍，視議決案直如廢紙，而張遜凡所領導的育才及女中，也於次年向其他中學看齊，整個吡叻州的十幾間中學，前後短短兩年的時間，就易色爲國民型中學了。當時，最刺人心眼的是歷史最淺短的深齋和育青，他們堅持了華文中學的獨立傳統，不願意申請改制。

申請爲國民型中學，就當日情形而言，也許是大勢所趨，不過，翻過 1961 年最後一張日曆時，整個吡叻州的華文中學不約而同地即以國民型中學的姿態出現在昨天相同的一塊校園上；就此事本身而言，其震盪當時整個華人社會之激烈，是很可以理喻的。連吡叻董聯會主席張遜凡所領導的育才及女中，也不得不於次年申請改制；局勢變化之急速，甚不易爲華人社會所接受。轉變之迅速以及步驟之一致，除了外在的形勢之外，也使人聯想到一些可能的內在因素。

所有華文中學申請改制後，原校之校長都順利地轉任爲國民型中學之校長；惟有蔡任平及姚文訓二先生例外，蔡校長任職育才獨立中學校長至 1968 年，而姚校長則於 1965 年復方始離職。轉任國中校長的幾位先生裡，彭士麟女士至 1978 年始退休，似乎是任職最久的一位；其他數位都任職短暫，陳致超 1970 年

---

<sup>50</sup>胡萬譯著“發展吡叻州華文獨中展望”語，原載沈序主編“吡叻州華文獨中復興史（怡保，1975）內 p. 4”

自崇華國興退休後，次年再轉任華聯獨中校長，就是一個例子。

改制後，絕大部份的中學都析分為二：一間接受政府津貼的國民型中學，一間維持華校傳統的獨立中學，共同校園，甚至於共同圖書館、實驗室和運動場等。

把私立的和官辦的兩間不同學校合在一個校園裡上課，就算是共同董事部或者共一位校長，在管理上也會有許多不方便，至於說教師及學生一主一賓、一官一私的心理，更會嚴重地影响了教學的進展。從改制那一年起，附設在國民型中學裡上課的獨立中學，就過着一種很不健康的日子，我們姑且分幾方面來敘述。

### (吡叻華文中學改制時負責人及改制後情況)

校名	改制年	改制時期		改制以後		今日情況	
		董事長	校長	國中校長	獨中校長	國中	獨中
育才	1963	張遜凡 (60-62) 張國林 (62-64)	蔡任平	蕭法民 (代理)	蔡任平	✓	✓
培南	1962	曾智強	黃清益	黃清益	黃清益 (暫兼)	✓	✓
女中	1963	張遜凡	彭士驥	彭士驥	溫慧梅	✓	76年停辦
崇華	1962	駱謀生	陳致超	陳致超	林炳武 (主任)	✓	✓
華聯	1962	羅陶容	姚文訓	吳學梅	姚文訓	✓	✓
南華	1962	林心漢	全能襄	全能襄	江祿森	✓	✓
深齋	(不申請改制)						
三民	1962		張冠煥	張冠煥	李衛農	✓	✓
育青	(不申請改制)						
培元	1962	楊坤恩	劉思聘	劉思聘	李偉如	✓	✓
育群	1962	黃銜榮	劉曼光	錢曼虹		✓	
(三德、德修、興中及中華無資料，待補)							

---

## (第一) 反主爲賓，居無定所

中學校舍校園的主權本來是董事部所擁有的，申請改制後，校舍校園即拱手送交官方，董事部喪失了任何主權。續辦獨立中學，就等於把一個孩子寄託他人籬下，處處礙眼，時時遭斥，圖書館、試驗室、音樂室、禮堂及運動場等，都得向國中暫借利用。爲了遷就國中，獨中不得不把課程編在下午，教室也不得不借用最偏僻的一隅，試驗、體育及課外活動都得改在國中休假的週末；總括一句，獨中沒有校舍校園，只是假借國中來生存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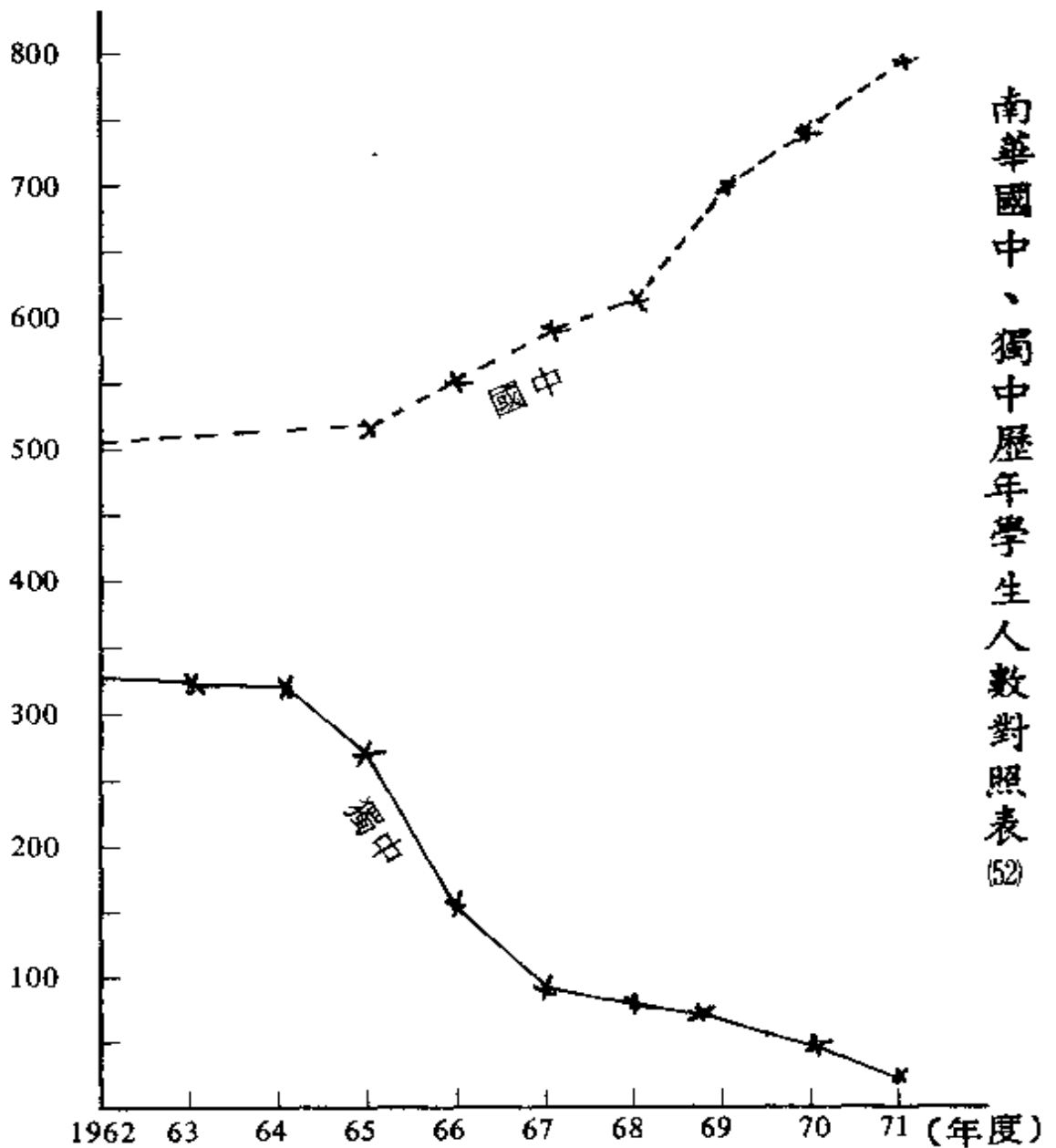
校舍校園本來是自己的，如今既轉送給國中，尙且還得向國中暫借來保求自己的生存；前後情況之相異，實在是不可以道里計。兩校主持人或當局如果能諒解相處，事情倒還簡單，但是，試看下列的事件：

羅致南大、台大、師大良師十餘位，學生將近四百人，校舍與國中同使用，獨中編在下午上課。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吡叻教育局長安普魯斯下逐客令，國中、獨中不可在同校教學，應即分開，校舍係華人出錢出力所建立，此舉正似鳩佔鵲巢之嫌，實令人感嘆！後經董事長蘇明坤先生、校長李衛農先生親赴怡保教育局干涉，結果僅准一年。一九六三年學校當局爲華校前途計，不敢停辦，仍繼續努力設法，暫借培養學校舊校舍，福建公會二樓及德教會樓上，爲臨時教室。……(51)

這件事發生在安順的三民中學；喪失了校舍校園的華文中學，其困境可以從這件事體會出來。至於那些沒有被下令驅逐的，不管是學生或教師，那種反主爲賓、居無定所的難過不安的心理，即使是局外人，也是可以品嚐得到的。

---

(51) 見註(24) P. 134-135。



500<sup>+</sup>                      542   568   574   643   721   746   786 = 國中  
 320   313   310   282   105   70   68   62   46   14 = 獨中

## (第二) 學生人數急降，經費立成問題

中學既析分爲二，所有適齡學生全部歸國中，超齡生則轉配給華文獨立中學；在衆多適齡生裡，成績優良的選入國中，自認爲跟不上或成績差劣的，只好選擇華文中學。因此，改制的那一

---

年，兩校學生的多寡立刻懸殊分明，而且，也註定了未來彼此發展的方向。以南華爲例，1962年改制時，國中學生五百多名，華文獨中學生三百多名，相差二百餘名；可是，往後的發展却相差得驚人。1971年，國中學生786名，華文獨中只存14名；國中是華中56倍強。

學生大量的銳減實際上是全州性的；華聯中學改制前學生一千五百多名，改制後華文獨中學生下跌至五百餘名<sup>(53)</sup>；育才中學是吡叻最大型的華文中學，改制後華文獨中1966年存433名學生，1968年存360名，1969年存270名，1973年以後，只存一百多名<sup>(54)</sup>；培元華文獨中1964年創下849名學生的最高記錄，1968年却下跌至170名<sup>(55)</sup>。即使是沒有申請改制的如深齋等，也受此惡劣局勢所影響，學生暴跌，其勢如江河傾瀉，驚人不已<sup>(56)</sup>。

學生大量銳減，學校的經費立刻發生困難，誠如南華校史所云：「經濟的拮据，行政的困難，自然不在話下，當時的它，可以說是已在死亡的邊緣作最後的掙扎。」<sup>(57)</sup>培南校史云：「1970年，全校學生只剩下八十五人，開三班，加以經費困難，員生情緒低落，已到山窮水盡之地步。<sup>(58)</sup>華文獨中學生銳減而產生經濟上的困境，於此可以概見了。

---

<sup>(52)</sup>此統計數字來源有二：(一)一部分根據“天定華校教師會四十週年紀念特刊”P. 133（見註38），一部分爲女棟謝愛萍1975年“獨中專訪”所得資料（見註40）。

<sup>(53)</sup>見註24 P. 129。

<sup>(54)</sup>同上 P. 119。

<sup>(55)</sup>見“金寶培元獨中校刊暨畢業特刊，1979”，P.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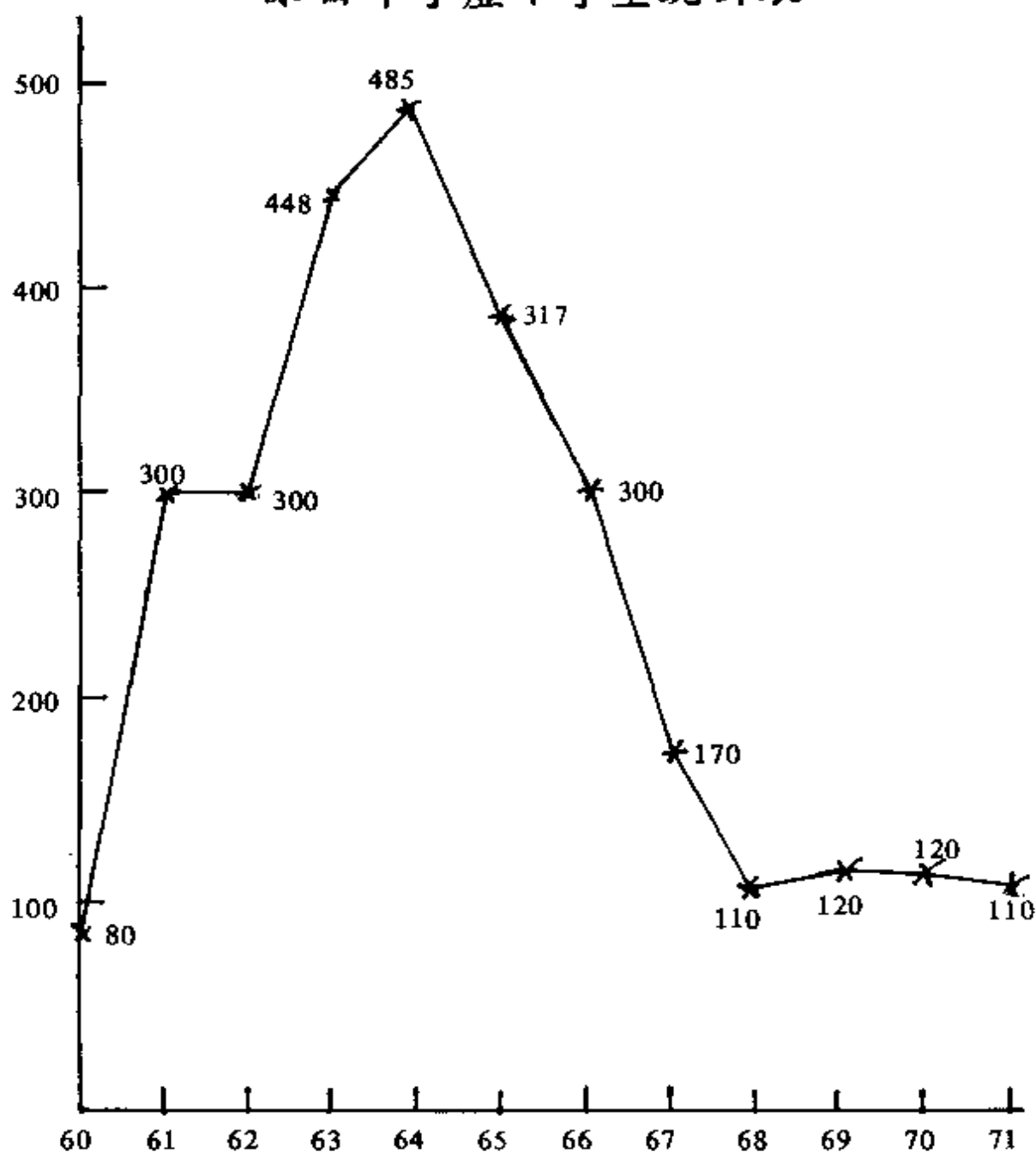
<sup>(56)</sup>見註50 P. 519。

<sup>(57)</sup>見註24 P. 131。

<sup>(58)</sup>見“怡保培南中學校刊暨畢業特刊，1978”，P. 16。



深齋中學歷年學生統計表



### (第三) 專收落第生，淪為補習班

學生逐年減少，經費日益險惡，為了維持學校的存在，此時似乎只有兩條路子走，不是提高學費，就是廣召各種學生。將學費提高，似乎只有將學校驅入絕境；剩下的路子，就是廣召各種

---

各類的學生了。當我們披覽各校的資料及文獻時，就可以發現六十年代華文獨中在這方面所面對的險惡和風暴——

育才：鑑於生數江河日下，展望私立中學前途，實在未可樂觀，尤以怡保市之各私立中學初中無法開班，僅賴國民型中學及英文中學考試落第生插班，毫無基礎，程度參差不齊，似此情形，頗難持久。(59)

崇華：崇中改制後，下午設私立中學，專收小學升學試不及格學生……自小學升學試取消後，初中學生來源早已斷絕，目前所收學生華籍三分之二，巫印籍三分之一，總數共二六二名，教師九位。(60)

南華：至 1971 年，只有幾十位補習性質的學生……爲了那些因某種特殊原因而不能進政府中學的小學畢業生，以及那些政府考試落第生，有繼續深造的機會，於是大家便議決本校應該辦下去。(61)

三民：爲環境關係改變作風，特招印、巫籍學生以補習性質，專收初級及高級教育文憑不及格學生，來校攻讀……全校華、巫、印學生計共百餘人，教師六位，校董會仍支持不墜。(62)

培南：初中一學生斷絕來源，學制不能完整，只靠招收國民型中學初級文憑考試之落第生，淪爲「狗尾續貂」式之補習學校以苟延殘喘。自 1965 年起，學生人數直線下降，離校者日多，後獻者無人，每况愈下。(63)

---

59 見註 24 P. 119。

60 同上 P. 123。

61 同上 P. 131。

62 同上 P. 135。

63 見 58 P. 16。

---

只要是有意前來補習，準備參加來屆政府考試的，一概兼收並蓄；所謂華文中學，已經不復存在了。實際上，從維持學校到廣招落第生，是一個惡性循環的圈子，長此下去的話，圈子愈轉愈深，「弄得學生家長無信心，華人子弟人數比不上印、巫學生之多，華校不成華校」<sup>64</sup>；而華文獨中的日子也愈來愈不好過，「此六年時光，正值培中『山雨欲來風滿樓』，最黯淡、最沮喪的時期，全體職員生皆須含辛茹苦、臥薪嘗胆似的過日子。」<sup>65</sup>

#### (第四) 師資無法尋覓，校長難爲主持

環境險惡，前途黯淡，再加以待遇的非薄和學校經濟的拮据，於是，教職員人人皆五日京兆，隨時掛冠他去，至於校長，那更是難爲主持了。

根據 1975 年調查所獲得的，以月薪而論，一位大學畢業生的教師每月收入平均是 327 元；以節薪而言，平均每節是 14.5 元。至於 H. S. C. 資格，月薪平均是 240 元，節薪平均是 11.8 元。校長的待遇更是非薄，育才中學校長職薪五百元，除了負擔一班華文課外，還必須身兼教務及訓育兩主任。在這樣的環境下，教師及校長的流動性一定非常大。以校長而論，崇華 1964 年聘張金梁長校，1967 年底張即辭職，在任不過四年；華聯 1966 年聘王百山長校，1968 年王即辭職，在任不及兩年半；三民 1962 年聘李衛農長校，1965 年李退聘，校董請教師劉進章代攝，劉於 1968 年辭職，由英文教師吳錫泉代，至 1973 年始聘江義資長校，李及劉在任皆四年，吳在任五年，舉此三校爲例，就可以想見其他學校之校長及教師們了。

---

<sup>64</sup>見註 24 P. 135。

<sup>65</sup>見註 58 P. 16。

吡叻各華文中學教員薪金表(66)

校名	大學資格			學院	H S C 資格			津貼
	月薪	節薪			月薪	節薪		
		高中	初中			高中	初中	
深齋	315			200	200			20
三民	300				200			30
育貞	300				240			薪水之10%
崇華	320				250			10-30
南華	400			320	270			有年功加俸
育才		14		高中			11	
華聯		17	14					
培南		12	10	12	10	12	10	15
培元		15	11-13	15	11-13	15	11-13	

在此衰弊時期，吡叻華文中學所面對的困難是驚險和惡劣的，而這些困難似乎是一個不易開解的圓圈，不停地惡性打轉循環，陷入此漩渦和風暴的當事人，委實困苦難當。吡叻女子中學董事部鑑於「獨中所遇之困難則與日俱增，不但師資聘請不易，初中一學生來源亦幾枯竭，僅高中能收少數 L.C.E. 落第生而已，經費更不易籌募。」(67)，乃「決定於 1967 年停辦獨中」，(68)乾脆就結束了吡叻州唯一的華文女子高等學府的命運。

謝良樹於 1972 年有「獨中專訪」之研究調查計劃，擬通過調查所得，對東、西馬獨立華文中學進行研究，並公佈所得之全部資料，編纂成書。參與其事者多人，以女棟謝愛萍及學棟劉欽必奔波最多。西馬部分於 1975 年全部採訪調查完畢，資料亦編纂完成，就中若干篇且發表於教師雜誌；東馬部分及全書之出版，則因若干人爲因素無法完成。本表即採錄自「獨中專訪稿本」。

⑥見彭士驅著「吡叻女子中學校史續篇」，原載於「吡叻女子國民型中學校刊 1978」P. 8 怡保。

⑥同上。

---

## 八、華文中學的復甦

整個六十年代，對吡叻州全體華文中學來說，是一場大風暴和一個大漩渦，所有當事人包括學生、家長、教師、校長、董事部乃至於吡叻州整個華人社會，都陷入此大風暴和漩渦裡，學生忙着功課，家長、教師及校長爲着生計，董事部爲着學校的生存，都成日奔命於風暴、漩渦的惡性大圈子，風暴愈轉愈急，漩渦愈陷愈深，整個華人社會也爲此而目眩眼花，不辨方向。擁有最稠密的華人人口的吡叻州，這時期的華文中學，除了窒斃或溺死之外，實在是別無他途；五十年代吡叻州華文教育的光輝歷史，就在董事及校長聯手翻開改制的那一頁的當兒，將成爲大馬華人社會的歷史陳述。

吡叻州華人社會畢竟還有許多才華出衆的人士；就在華文中學將達萬劫不復的地步時，有些先知先覺的人士橫刀斷流劈開了漩渦，舉鼎拔山叱解了風暴，讓歷史不再目眩眼花。根據資料顯示，最先把改革華文中學的意念表達出來的，應該是南華中學校長許瑞成先生：

校友顏清文律師衆望所歸，被選爲新的董事長……是年，聘請許瑞成先生出長本校。……許校長認爲吡叻州之華文獨中應該從原有的優良傳統中脫穎而出，自創一格，切忌追隨「尾巴路線」，否則不是自取滅亡，便是陷於半生不死之困境。許校長亦認爲吡叻獨中應有統一之制度，決不該各自爲政，故於 1972 年 7 月 2 日去函要求吡叻華校董事會聯合會及吡叻華校教師會聯合會推動吡叻華文獨中運動。<sup>(8)</sup>

許瑞成的建議似乎在吡叻董聯會及吡叻教師總會裡沒起作用。

---

<sup>(8)</sup> 見註 24，P. 132。

---

除此之外，也許在許瑞成提出建議之前或同時，怡保文化界及教育界對華文中學也醞釀着許多不同的解決方案；其中一個就是與其怡保市三校花費大量經濟來維持少量的補習班，不如三校合併爲一，一則以節省許多無謂的開支，一則以表現華人辦學的大團結<sup>(70)</sup>。不過，這個方案並沒有獲得響應。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培南董事長曾敦化及教師沈亨聯合提出另一個方案：集中董教總力量，對症下藥地爲華文中學開藥方。經過了數個月的奔波和籌備，第一個全州九中學的校長聯絡會，就在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開，經過非正式的交換意見，「咸認爲欲使吡叻州的華文獨中能再在國家的教育上繼續扮演重要角色，大家必須更緊密團結在一起」。<sup>(71)</sup>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他們又再聚首一次，由南華董事長顏清文律師、校長許瑞成等負責招待；1973年四月一日在蔡任平圖書館舉行第三次會議之後，即席通過沈亨的建議「由九間獨中聯函吡叻董事會聯合會爲全州九間獨中籌募一百萬之發展基金」<sup>(72)</sup>，一場風起雲湧的華校籌款運動，立刻迫近眼前了。

吡叻華校董聯會於1973年4月15日召開會議，由主席張國林主持會議，通過九間華文中學來函所作有關籌款的建議，並即席組成「吡叻華校董教聯合會協助獨立中學發展小組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其名單如下：

顧問：張國林、駱謀生、余辛堂、林振夏。

主席：胡萬鐸。

副主席：陳孟利、王挺生。

委員：九間華文中學董事長及校長。

---

<sup>(70)</sup>見註50 P. 9。

<sup>(71)</sup>同上。

<sup>(72)</sup>同上。

---

這件以籌募一百萬元為發展基金的消息次日見諸報端，立刻就震盪了整個華人社會。兩天後，即四月十八日，董教總就在吉隆坡發表文告，宣佈支持吡叻董聯會的義舉，「這是全吡叻九間華文獨立中學群策群力的自力更生的開端，也是華文教育的喜訊……吾人支持華文獨立中學，是使華文教育有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的一貫性系統……我們認為我們是國民的一份子，受母語教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不論環境如何，自力更生便是對母語教育的關注。動員全民的力量來建設當地的教育機關，全力以赴，才是維護母語教育的實踐。」<sup>(73)</sup>

雖然吡叻獨中工委會尚在籌備之中，不過，支持華文中學的義款却紛至沓來，僅僅兩個月而已，即發起十三樁籌款的義舉<sup>(74)</sup>，所得義款超過兩萬元。七月八日，「吡叻華校董事聯合會協助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如下：

正主席：胡萬鐸

副主席：陳孟利、王挺生。

總秘書：沈 亭、李偉如。

財 政：楊金殿、黃松俊。

各區聯絡委員會：

江沙：主席駱謀生 副主席許宗生、蔡崇石。

美羅：主席（正）周田秀、（副）廖志興、李仲豪。

和豐：主席（正）施坤林、（副）賴崇聲、郭矩敏。

丹絨馬林：主席（正）吳玉傑、（副）各社團會長。

華都牙也：主席（正）黃衍榮、（副）雷棉、林進開等

---

<sup>(73)</sup>同上，P. 11。

<sup>(74)</sup>首先響應此籌款運動的，是留合同學會總務岑啓明君，他在峇馬會館義賣椰糖，獲款二千元，見註<sup>(50)</sup> P. 12。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五日，吡叻華校董事會聯合會暨華校教師會聯合會召集全吡獨中代表座談會，商討獨中困難問題。圖為主席拿督張國林致詞之影。



一九七三年七月八日，吡叻華校董事聯合會協助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工作委員會成立之際，主席胡萬鐸致詞。



---

北天定：主席（正）蔡尤拿、（副）鄭福民、蔡長信等

天定：主席（正）王挺生、（副）蘇清楚、顏清文等。

太平：主席（正）蔡尤安、（副）黃少和、杜添等。

金寶：主席（正）胡啓生、（副）胡啓聰、陳蘭。

安順：（闕，待補）

省稱爲「吡叻獨中工委會」的「吡叻校董事聯合會協助華文獨立中學發展工作委員會」<sup>(75)</sup>，在主席胡萬鐸的領導之下，像一個雪球似的，愈滾愈壯大，愈滾愈迅速，至 1975 年九月爲止，前後只不過兩年又兩個月，即籌得 1,446,314.62 元<sup>(76)</sup>，超出原目標四十多巴仙。

就華人社會的歷史來觀察，華人對創辦母語學校，教育自己子女都普遍地擁有很強烈的意志力；從默默地經營，到熱熱烈烈地掀起運動，華人社會實在擁有太多次的經驗了。吡叻獨中工委會以教育華人社會愛護母語教育爲七十年代華文教育運動的起點，目標雖然是籌募一百萬元的發展基金上，不過，却是以復興該州華文中學爲結束點。早期籌款者萬濃馬華公會支會主席韓大清云：「中華文化栽培了數不盡的偉人，也團結了歷代人民的心聲，她更把優秀的品質，根深蒂固地種在每個華人的心地，我們以她的光輝表現而感到自豪與安慰。我們生爲這一代的文化承受者，若不能予以發揚與延續，那麼，我們便是文化的罪人。外人有說：『華人不懂華文是可恥的。』我們應該極力擁護華文，務使我們的子孫，不致淪爲可恥的一群。」<sup>(77)</sup>就已經是以教育吡叻州華人社會愛護母語母文爲運動的主題了。吡叻獨中工委會主席胡

---

<sup>(75)</sup>同上 P. 14。

<sup>(76)</sup>同上 P. 210。

<sup>(77)</sup>同上 P. 13。

萬鐸說：「發動全州的一百萬元發展基金籌募運動，用以發展當時搖搖欲墜的九間獨中。……這個運動的目的，原本是爲要把吡叻九間獨中復興起來，發展起來。」<sup>(78)</sup>此運動以復興吡叻華文中學爲終極目的，胡氏幾句話，已經表露得非常清楚了。

一九七三年，吡叻州華人社會以「籌募發展基金」、「復興華文中學」爲前後兩大目標，來作爲該州七十年代華文教育的活動主題，的確是震盪了整個華人社會，甚至於震盪了整個馬來西亞<sup>(79)</sup>，自西馬至東馬，自北馬至南馬。對整個吡叻華文中學來說，毫無疑問的，它的確是帶來起死回生的新機運；試讀下面若干學校的學生人數統計數字<sup>(80)</sup>。一般上來講，學生人數都普遍增加；如果說吡叻華文中學正在復甦之中，那的確是一件不爭的事實。

年 度 學 校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育 才		157		566	
育 青	95	139	200	244	
培 南	160+	234	320	536	
崇 華	395	403	701	884	1,100
深 齋	120	152	230	335	
華 聯	256	349	535	616	

學校既逐漸復甦，教學的方針要朝甚麼方向呢？如果說，七十年代是吡叻華文中學的復甦時代，那麼，八十年代是不是回返到五十年代那種興旺的全盛日子呢？從甦醒到興盛，固然還有一

<sup>(78)</sup>同上 P. 4。

<sup>(79)</sup>有關這一全國性的華教運動，我們正在撰寫一論文，討論其前因後果、意義及影響等。

<sup>(80)</sup>同註<sup>(78)</sup>。



在獨中運動之際，培南遷址另建校舍，成爲吐叻復甦最迅速的一所華文中學（中央正在興建者，爲三層樓的大型禮堂）。

---

段日子，不過，教學的方針和社會的要求却是兩個決定性的成功要素。胡萬鐸 1973 年 8 月 8 日在安順的一個集會上，曾經發表了今後該州華中辦學方針的言論；他說：

第一、我們要堅持華校固有的美德和特徵，以華文華語為獨中的媒介語，這是我們的祖宗設立華校的一貫精神，也是華文獨立中學一路來絕不改變的原則。

第二、獨中是以三種語文並重的，因為我們的國家是多元民族的社會。華語是我們的母語，又是有四千多年歷史的優秀文化，我們要去發揚她<sup>(81)</sup>。

胡氏的言論告訴我們，除了語文科之外，吡叻華中今後將走向母語母文的路子上去；根據 1975 年調查資料顯示，吡叻九間華中自該年起，已逐漸拋棄了六十年代所採用的國民型中學的課本，另闢途徑，將歷史、地理、科學及數學等科，改用中文本，並且以華語為教學媒介<sup>(82)</sup>。易而言之，七十年代中期以後，吡叻華文中學的辦學方針逐漸在「轉古」，有恢復五十年代乃至於四十年代的局面的趨勢。

胡萬鐸提出的辦學方針，實際上是有他的理論基礎的。他曾說過：「一小部份人以先人為主，人云亦云的見解，誣指獨中學生沒有出路，全是無稽的。他完全不知生活在華人社會中，華文華語的重要超過任何一種語文，華文獨中的語文政策，係以華文華語為主要媒介，兼重國、英語的學習，是完全符合國家社會的需要。」<sup>(83)</sup>換句話說，如果我們肯定大馬華人社會要繼續存在下去，那麼，維持華人社會的教育系統就必須被承認、接受、重視

---

<sup>(81)</sup> 見註 60 P. 17。

<sup>(82)</sup> 同註 60。

<sup>(83)</sup> 見註 60，P. 6。

及愛護；否則的話，華人社會將喪失教育和文化的基礎，逐漸枯竭而滅亡。

本論文吡叻女子中學及若干華小的資料，承彭士驊先生及華小校長提供，謹致謝忱。資料之搜集及論文之撰寫，由鄭良樹負責；撰寫過程中，魏維賢曾提供若干意見。至於資料的整理，全由李玉女士負責；華文小學分佈圖，則由學生賴國勝繪製。

1980 年夏稿於馬大中文系

## 附錄一：吡叻華文小學編號名單

### BATANG PADANG

1. 平樂 Pheng Lok
2. 華民 Hwa Min
3. Sungei Kroh
4. 積莪營 Chenderiang
5. 強華 Kheung Wa
6. 寶結百家 Bukit Pagar
7. 北根吉打 Pekan Getah
8. 培正 Phui Chen
9. 金榜彭亨 Kampong Pahang
10. Hwa Lian
11. 中華一 Choong Hua No. 1
12. 中華二 Choong Hua No. 2
13. 平民 Pin Min
14. Kampong Goldstream
15. 丹那馬士 Tanah Mas

16. Pekan Pasir
17. 瓜拉馬金 Kuala Bikam
18. 啓明 Khai Meng
19. 和平 Ho Pin
20. 菁華 Chin Hua
21. 平民 Phin Min
22. 美冷烏魯 Behrang Ulu
23. 重新 Chung Sin

### DINDINGS

24. 華聯 Hwa Lian No. 1
25. 華聯 Hwa Lian No. 2
26. 永寧 Eng Ling
27. 平民 Ping Min
28. 革成 Kur Seng
29. 中正 Chung Cheng

- 
- |                          |                                  |
|--------------------------|----------------------------------|
| 30. 育英 Uk Ing            | 57. 三才 Sam Chai                  |
| 31. 國民 Chinese National  | 58. 巴沙彬如一 Pasir Pinji No. 1      |
| 32. 育智 Uk Dih            | 59. 巴沙彬如二 Pasir Pinji No. 2      |
| 33. 建華 Chien Hua         | 60. 文冬 Guntong                   |
| 34. 格尼市 Pekan Gurney     | 61. 萬華一 Wan Hwa No. 1            |
| 35. 五條石 Simpang Lima     | 62. 萬華二 Wan Hwa No. 2            |
| 36. 國民 Kok Ming          | 63. 崇德 Chung Tack                |
| 37. 哈古樂 Hartcroft Estate | 64. 巴占 Bercham                   |
| 38. 愛大華 Ayer Tawar       | 65. 明新 Min Sin                   |
| 39. 民德 Min Te            | 66. 興華 Hing Hwa                  |
| 40. 哲仁 Kampong Jering    | 67. 達才 Tat Choi                  |
| 41. 培民 Pei Min           | 68. 曾吉京丁 Changkat Kinding        |
| 42. 甘光馬坡 Kampong Merbau  | 69. 聖美嘉 St. Michael & All Angels |
| 43. 群賢 Khuen Hean        | 70. 斗華 Kampong Tawas             |
| 44. 宋溪峇都 Sungai Batu     | 71. 培正 Pei Cheng                 |
| 45. 培民 Pei Min           | 72. 瓜拉光 Kuala Kuang              |
| 46. 直民 Tit Bin           | 73. 丹那依淡 Tanah Hitam             |
| 47. 培青 Pei Ching         | 74. Chong Hwa                    |
| 48. 淵民 Yer Min           | 75. 九洞 Jelapang                  |
| <b>KINTA</b>             | 76. 紅坎山 Bukit Merah              |
| 49. 育才 Yuk Choy          | 77. 拿乞 Lahat                     |
| 50. 吡叻 Perak             | 78. Papan                        |
| 51. 三德 Sam Tet           | 79. Yit Chee                     |
| 52. Ave Maria Convent    | 80. 喜州 Gunong Hijau              |
| 53. 育華 Yuh Hua           | 81. Siputeh                      |
| 54. 培南 Poi Lam           | 82. 中山 Chung Sun                 |
| 55. 明德 Min Tet           | 83. 百利 Kampong Bali              |
| 56. 中山 Chung Shan        | 84. 金榜那拉 Kampong Nalla           |

85. 育群 Yuk Kwan  
 86. 民萬 Bemban  
 87. 同漢一 Thung Hon No. 1  
 88. 同漢二 Thung Hon No. 2  
 89. 宋溪榴槿 Sungei Durian  
 90. 甘榜地馬 Kampong Timah  
 91. 崑崙喇叭 Gunong Rapat  
 92. 培英 Phui Ying  
 93. 新咖啡山 New Kopisan  
 94. 文明 Man Ming  
 95. 拉灣古打 Lawan Kuda  
 96. 培明 Poi Min  
 97. 也南 Jeram  
 98. 應新 Ying Sing  
 99. 新民 Sin Min  
 100. 培元 Pei Yuan  
 101. 金寶女校 Kampar Girls  
 102. 中華 Chung Huah  
 103. 萬邦刁灣 Mambang Di Awam  
 104. 萬邦刁灣 Mambang Di Awam  
 (分校) (Cawangan)  
 105. Sin Min

### KRIAN

106. 新華 Sin Hwa  
 107. Bin Sin  
 108. 南華 Nam Hua  
 109. 維新 Wai Sin  
 110. 育才 Yu Chai

111. Yuk Hwa  
 112. 中華 Chong Wah  
 113. 東華 Tong Wah  
 114. Alor Pongsu  
 115. 進化 Tsin Hua  
 116. 益華 Aik Hwa

### KUALA KANGSAR

117. Sauk  
 118. 利民 Liman  
 119. 啓智 Khai Lee  
 120. 僑民 Khiu Min  
 121. 崇華 Tsung Wah  
 122. 瑤倫 Jerlun  
 123. 萬濃 Manong  
 124. 中華 Chung Hwa  
 125. 中華 Chung Hwa  
 126. 時化 Sey Wah  
 127. 新沙叻 Salak Bahru  
 128. 興華 Hing Wa  
 129. 竹芭 Sungei Buloh  
 130. 興中 Shing Chung  
 131. 新邦榔冷 Simpang Jalong  
 132. Lintang  
 133. Lasah  
 134. Rimba Panjang  
**HILIR PERAK**  
 135. 華僑 Wah Keow

- |                        |                           |
|------------------------|---------------------------|
| 136. 巴拉灣 Pelawan       | 163. 光明 Kwong Man         |
| 137. 十二碑 Batu Duabelas | 164. 培華 Phooi Wah         |
| 138. 水閘 Chui Chak      | 165. 啓華 Khea Wah          |
| 139. 三民 San Min No. 1  | 166. 培英 Poay Eng          |
| 140. 三民 San Min No. 2  | 167. Poay Chee            |
| 141. 培養 Phooi Yong     | 168. 育群 Yuk Chuen         |
| 142. 鍾民 Chong Min      | 169. 修身 Siu Sin           |
| 143. 中華 Chung Hwa      | 170. 毅成 Ngai Seng         |
| 144. 養成 Yeong Seng     | 171. Padang Gajah         |
| 145. 培成 Pooi Seng      | 172. 雙溪羅丹 Sungei Rotan    |
| 146. 培英 Pooi Aing      | 173. 啓華 Khay Hwa          |
| 147. 僑民 Keow Min       | 174. 新華 Sin Hua           |
| 148. 新民 Sin Min        | 175. Aik Hua              |
| 149. Chong San         | 176. 志成 - Chi Sheng No. 1 |
| 150. 華南 Hwa Nan        | 177. 志成二 Chi Sheng No. 2  |
| 151. 華夏 Hua Hsia       | 178. 怡郁 Redang Panjang    |
| 152. 育華 Yee Hwa        | 179. 雙溪打立 Sungei Terap    |
| 153. 智嘉 Simpang Tiga   |                           |
| 154. Bagan Pasir Laut  |                           |

### LARUT, MATANG & SELAMA

155. 華聯一 Hua Lian No. 1  
 156. 華聯二 Hua Lian No. 2  
 157. 華聯三 Hua Lian No. 3  
 158. 保閣亞三 Pokok Assam  
 159. 後廊 Aulong  
 160. 培才 Phui Choi  
 161. 新民 Sin Min  
 162. 聯合 Union

### HULU PERAK

180. 育權 Eok Kwan  
 181. 公立 Kung Li  
 182. Batu Dua  
 183. Kuala Rui  
 184. Chung Wa  
 185. 亞育加拉 Air Kala  
 186. Selat Pagar  
 187. Padang Grus  
 188. 仰華 Yeong Hwa  
 189. Kota Taman  
 190. Khay Beng



---

## 附錄二：吡叻華小各校創辦人名表

1. 陳智華、呂麗華、吳欽華、黃鳳岐。
- 2.
- 3.
- 4.
5. 林淑董、戴宗武、甘烏術、何啓昌。
- 6.
7. 雷遠慶、廖福、王德華、羅柱、張仕週等。
8. 蔡金鑽、邱衡立、林秋潭、羅惠民、何祝三等。
- 9.
10. 胡海華、張志、林福泉、李海生、宋志華。
- 11.
12. 華商公會及熱心人士。
- 13.
- 14.
- 15.
16. 政府、馬華公會及村民合作。
17. 楊貽斌、林愛頌、趙信焮。
18. 謝萬成、楊加串、董壁江、楊古、張少華等。
19. 盛宗道。
20. 顏貽盤。
21. 羅元、楊平、廖琶、廖樹。
22. 馬華公會及村民。
23. 本埠政府翻譯員張明達。
- 24.
- 25.
26. 周振錫、何文烏、陳天羣、葉宗銘、邱觀保。
27. 蘇清楚、王叔金。
28. 楊作義、王維妹、陳水堪等。

- 
29. 柯教誨、鄭螺生、王叔金。
  30. 倪立釗、魏能興、林聖安。
  31. 李克成、林家仰、陳良知、林持綱、倪朝雲等。
  32. 林奇郎、李可楨、陳克朗、劉萱友、王鴻藩等。
  33. 陳道齊、陳贊虞、陳子安、楊光唐、黃兆文。
  - 34.
  35. 曾玉胡。
  - 36.
  37. 英人：Mr. Rycroft
  38. 陳開光、陳梅安、林再興、李森興。
  39. 林炳釗、吳登昌、林家橫、林家昌、李培春等。
  40. 雷賢國、雷日旺、張雲南、黃宗炳、陳水雲等。
  41. 馬華公會。
  42. 黃仲、黃彬南、柳秀華、鄧勝。
  43. 洪宜响、王快意、吳聲楷。
  - 44.
  45. 吳祖送、蘇初暉、周玉杯、楊作民、葉迺釗。
  - 46.
  47. 李炳洪及熱心教育之先賢。
  48. 徐仁鳳先生慷慨獻出地皮一段。
  - 49.
  - 50.
  51. 福神父、馮德清。
  52. Rev. Mother, Granline, Sister Thomas Foo
  53. 羅並生、羅美倫、陳文墨、邱鳴岐、陳哲明等。
  54. 霹靂福建公會創辦。
  55. 梁璧如、謝夢池、戴欣然、姚德和。
  56. 馮相、劉一清、吳壽福、李瑞榮、陳耀坡等。
  57. 劉伯群、馮相、王振相、胡日皆。
  58. (重建) 甄志、曾松寬、陳天爵、馮伙發、劉漢章華。

- 
- 59.
  60. En. Chen Chow
  61. 梁榮南等創辦進德學校。李坤文等創辦平民小學。
  - 62.
  63. 陳權榮、鍾義、鄧祥。
  64. 何銀記、李天保、葉緯章、吳銳、譚廣遠等。
  - 65.
  66. 陳汝繩、梁汝田、尹金。
  67. 伍心如、謝朝興、黃慶海。
  68. 英籍膠園經理 J.S. Ferguson
  69. En. A.C. J. Towers
  70. 吳錦、林勝軒、陳植光、馮超然等。
  - 71.
  - 72.
  - 73.
  - 74.
  75. 傅家進、黃一文、黃炳坤、李青文。
  - 76.
  77. 李智壽、張鳳。
  - 78.
  79. 蔡緝熙、蔡卓南等。
  - 80.
  81. 曾吉泰、馮年。
  82. 吳紹平、陳位和、陳百英、鄧百才、何日泉。
  83. 梁昇、謝傑夫、黎德音、謝偉新。
  84. 劉灶、黃福、劉聰、朱湘、邱佐庭等。
  85. 何玉培、施亞德、黃佐廷、周詩成、劉少山等。
  86. 張記生、曾官貴、曹元。
  87. 尹彭齡。
  88. 馬子巨。

- 
- 89.
  - 90
  - 91.
  92. 李如柏、周晉輝、胡周宏、王猗泉、王振東等。
  93. 張志貴、張才業、李田康、黎傳、林奕記等。
  94. 張信卿、鄧觀、徐炳等。
  95. 陳仲文、王樊無、羅林、廖牛、宋掌。
  96. 蔡聰榮。
  97. 吳棠、劉華、謝七、吳巨、吳伯愬（校長）。
  - 98.
  99. 吳富、潘正深、吳乃發。
  100. 楊士榮、胡清吉、黃好學、鄭有蘭、楊錦翰等。
  - 101.
  102. 胡清吉、余東旋、陸祐之、尹長、陳達初。
  103. 區德敬、楊天氣、郭錦忠、曾發、楊木。
  104. 江輝、李章善、區德敬、楊天氣、黃裕南等。
  105. 吳富。
  106. 伍社俊、黃悅、陳羅雄、陳良揀、林雲美等。
  107. 陳松風、黃書浩、林紹坤、黃種東、潘加彬等。
  108. 許漢仁、郭樹光、邱朝厥、洪金全、張字眼。
  109. 黃錫華、林人波。
  110. 鍾菊秋。
  - 111.
  112. 鄭紫雲、徐文良、邱文宗、饒作英、吳聰成等。
  113. 王福泰。
  114. 蘇仕景、黃和鏘。
  115. 陳悌淑、馮所尊、陳文英、林珍熙。
  116. 黃定華、陳文廣、胡庚午、黃乙星。
  - 117.
  118. 曾鴻昌、岑鏊泉。

- 
119. 黃泰昌、桂文殊、何信良、蔡德汲、黃則乞等。
  120. 江仲南、陳俊英、粘忠順。
  121. 蔡國波、薛木本、羅金芳、伍溫山、陳隆南。
  122. 羅揚法、倫汝、羅逢光、江新調、李斯搖。
  - 123.
  124. 尤振標、呂基積、李鳳七、張厚德、劉洪等。
  125. 黃友如、黃富根、曾憲歐。
  126. 吳永嫩、陳玉彝、田柱基、洪鳳武、鄭維店等。
  127. 許天籟、李水、尹壽、嚴坤、陳炳容等。
  128. 陳汝繩、梁汝田、尹金。
  - 129.
  130. 王振相、何雨春、何雍清、劉安。
  131. 蔣桂、劉行、施坤林。
  - 132.
  - 133.
  134. 鄒紹良、陳庭桐、陳基、溫樹。
  135. 林炳、張華倉、尤世棟、馬培穠、劉丁茂等。
  - 136.
  - 137.
  138. 杜時科。
  139. }
  140. }
  - 141.
  142. 陳洪。
  - 143.
  144. 馬志德、林源興、吳亞賽。
  - 145.
  - 146.
  147. 龔文魁、李炎慧、魏金竹、許國賓、林春竹等。
  - 148.

- 
149.  
150. 陳文訂、章錦河。  
151. 陳舉兵、陳永良、陳慶富、林仍池、陳秋香等。  
152.  
153. 馬克文、杜振相、曾仁占、陳心想、陳振抗等。  
154. 杜福林、王金鍊、曾清福。  
155. }  
156. }  
157. }  
158. 董金滿、王成保、江釗、吳世全。  
159.  
160. 巫德光、王美棟。  
161. 蘇必粟、蔡長意、蘇聽泰。  
162.  
163. 黃輔釗、黃宗志、邱秋奎、李九旸、陳忠謹等。  
164. 黃振經  
165. 馬亞丁、邱天仁、吳媽維。  
166. 洪詩項、馬樂賓、何聲吾。  
167. 李炳佳及村民。  
168.  
169. 陳福海、王振炎、張世大、林壽彭、羅碧良。  
170. 黃應南。  
171. 沈益、韋喬、劉森等。  
172. 周海源。  
173. 黃成功。  
174. 范子梅、陳仁可、張慶銓、吳綿順。  
175. 鄭虎獅、黃添順、陳添壽。  
176. 黃容曉、楊芳信、朱孟珠、林桂芳、陳大蘭等。  
177. 黃則白。  
178. 李治藩、黃泉興、黃貞四。

- 
179. 湯作達、楊文、周桐。
  180. 司徒居、符國瑚、張國贊。
  181. 朱輝如。
  - 182.
  183. 梁介、覃靄、歐偉。
  184. 黃先生（名不詳）。
  185. 農焯南、洪傑文、黃仲。
  186. 吳知、李偉南、李桂崇。
  187. 黃柏芬、譚志文、許聲同。
  188. 呂敦澤、林澤渠、韋存據、湯連、洪降等。
  189. 陳金保、蔡尤楓、梁耀。
  190. 黃禮扁、黃禮衷、戴佑虎。
  - 191.

---

# 柔佛州的華文教育

鄭良樹

## 一、前言

除了馬六甲 Melacca 之外，作為馬來亞半島開發得最早及最普遍的柔佛州 the state of Johore，不但版圖遼闊，而且，物產也非常饒富，稱得上是馬來亞半島裡的一個「天府之國」。如果說華人和馬來西亞有血肉上的關係，那麼，柔佛州的開發應該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從港主制度的確立，華人陸續開墾整片原始森林，以至到今天佔有百分之 39.3 的 502,978(1)華人人口，都是這一條血肉關係的歷史延伸。

華文教育雖然在本州發軔得比較遲緩，不過，就目前而論，

---

(1) 見 “1970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of Malaysia”, P. 45,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Kuala Lumpur, 1972. 根據該次官方的人口調查，柔佛州馬來人口是 682,525 人，比華人多 79,547 人。



---

其華文教育却擁有許多特色。馬來西亞最大型的華文獨立中學——超過四千名學生的寬柔中學就座落在該州的首府新山 Johore Bahru；華文小學方面，她是馬來亞半島擁有最多間華小的一州，華文教育之普遍以及獲得民間的大力支持，於此可見了，這是該州華文教育的一大特色。此外，該州的華文中學早期有九間，數量雖然在吡叻州 Perak 之下(2)，不過，除了靠北的一、二間，其他幾間都堅守在傳統的華文教育的旗幟底下，無睹於吉打、檳城、吡叻及雪蘭莪等紛紛申請改制為國民型中學，變更辦學方針及教學媒介，依然不動如磐石，安穩如泰山，成為華文教育的模範州；這又是該州華教的一個特色(3)。晉入七十年代，中、北馬華人社會掀起全面性的獨中運動，力圖振奮因為申請改制而召致的華教頹勢，劍鋒所向，無不披靡，聲勢之浩大，成為全國沸騰的社會運動，然而，地處南馬的柔佛州，却不受此情緒所影響，沉靜莊重地承繼五、六十年代獨立中學的華教傳統，站穩自己的崗位，絃歌依舊，再拓天地，為下一代子弟貢獻力量；此柔佛州華文教育之第三特色。

北馬，亦華人也；南馬，亦猶是華人也；南北兩地相較，何以竟有此不同的差異呢？六十年代申請改制往矣，七十年代另立新猷亦往矣，中、北馬紛紛擾擾，前後達二十年；反觀南馬的柔佛州，却能在安定中求進步，在穩健中求發展，南、北二地相差竟如此之遙遠，其原因又是何在呢？本論文之撰寫，除作意於敘述該州整個華文教育的歷史發展，也有意追探塑造其獨特的教育特色的原因，作為從事教育者的參考，亦為歷史之明鑑。

---

(2)吡叻州的華文中學計有育才、吡叻女中、華聯、育群、南華、培元、三民、崇華、三德、培南、美麗中華、深嘉、吉靈、育青及志成等十五間；詳「吡叻州的華文教育——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稿之二」第五節「中等教育的創辦和發展」。

(3)柔佛州九間華文中學裡，拒絕申請為國民型中學的，一共有六間；既申請改制，又添辦華文中學者，亦有兩間；見本文第六節。

---

## 二、柔佛州與華人

公元1511年，馬六甲王朝亡於葡萄牙人的炮火後，蘇丹 Mohmad Syah 率領了家臣於次年逃到Kampar去。1528年，蘇丹駕崩，他的兒子蘇丹 Alauddin Riayat Syah 南遷，在柔佛河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舊柔佛 Johore Lama (4)。舊柔佛初建時，根基相當脆弱，1536年和葡萄牙人妥協，1540年擊敗了Acheh及領有了Aru的土地(5)，在柔佛河建立一個堅固的石城 Kota Batu 成爲開國的首都後(6)，舊柔佛才正式以馬來王朝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十七世紀初葉，舊柔佛以廖內Riau及Lingga爲活動中心，版圖包括Ungaran、Karimun、Sambu、Bintang、新加坡及柔佛的濱海，完全是一個典型的「海上王朝」maritime state。柔佛及新加坡雖擁有一大片的內陸土地，不過，到處是原始森林，瘴氣瀰漫，非人類所宜居住；所謂舊柔佛，其實，就是統治着一大群海島、幾處濱海及一片汪洋大海的一個王朝(7)。蘇丹和他的家臣，就時常來往於這些海島之間。

華人在舊柔佛建立的初期，雖然已經來此貿易經商，不過，和舊柔佛發生比較進一步的關係，應該是1784年。那一年的十一月，荷蘭人帶領大軍直搗舊柔佛王朝的廖內，華人曾經協助

---

(4)有關舊柔佛的建立及開拓歷史，請參看 L. A. Macgregor 著的 “Johore Lam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XVII, 1955 pt. 2, p. 48-125 作者於該文第二部分會詳細討論 Johore Lama 建立年代的不同說法，是有關此問題很完整的一篇論文。

(5)參見 Haji Buyong Bin Adil 著的 *Sejarah Johore*, p. 20-21,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71, Kuala Lumpur.

(6)同上，p. 21.

(7)見 Leonard Y. Andaya 著 “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Johore”, p. 2.

布斯基人 bugis，以便和馬來人聯軍對抗荷蘭人。舊柔佛戰敗投降後，華人被罰款二萬元了事(8)。



華人正式被引進柔佛州，成為該州的墾荒者，和柔佛州天猛公 Temenggong 地位的崛起及柔佛蘇丹權柄的轉移，有着密切的關係。1819年萊佛士東來，和柔佛蘇丹胡沙因 Sultan Husain 簽署協議時，天猛公阿都拉曼 Abdul Rahman 就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而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每年支付三千元，並受英國政府保護(9)

(8)同(5) p. 141。又見 Victor Purcell 著 *The Chinese in Malaya*, p. 9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67.

(9)同(5) p. 167-170

；至於柔佛蘇丹胡沙因，却退居麻坡 Muar，每年僅支俸祿五千元。

天猛公阿都拉曼於 1825 年逝世，1841 年 8 月 19 日其兒子依勿拉欣 Ibrahim 受委承繼父業<sup>(10)</sup>；新上任的天猛公開始致力於擺脫「海上王朝」的束縛，努力尋求新的內陸，以便發展永久及可靠性的陸地經濟<sup>(11)</sup>。那個時候，華人不但成功地開闢了新加坡的原始森林，而且，也成功地種植了胡椒及甘蜜，成爲一項可靠的陸地經濟資源。天猛公依勿拉欣有意誘導華人到柔佛開闢森林，發展種植業，却又猶豫於華人事務及私會黨之不易處理<sup>(12)</sup>。就在此「利」與「弊」的衝擊之下，一套新的開發計劃——港主制度<sup>(13)</sup>，卒告產生和推行。

天猛公依勿拉欣那時雖然不是柔佛州的蘇丹，不過，他在柔佛州却擁有至上的主權，甚至於他所效忠的柔佛蘇丹東姑阿里 Tengku Ali 也望塵莫及<sup>(14)</sup>。主權既在手上，又專志於「陸上王朝」的開拓，於是，港主制度很快地就普遍了整個柔佛州，成爲發展該州的基本動力。他的兒子天猛公阿武巴加 Abu Bakar<sup>(15)</sup>承繼父業，二十八歲的他，雄才大略，把這個制度推動得更快。根據柔

<sup>(10)</sup>同上 p. 182 及 193.

<sup>(11)</sup>見 C. Trocki 著 "The Temenggongs of Johore, 1884-1885" (unpublished PhD Thesis, Cornell University, 1975), p. 129.

<sup>(12)</sup>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初期，新加坡華籍種植者發生了一場私會黨武鬥，不少華人逃到柔佛州，在那裡開闢農場，爲天猛公新添經濟來源。同上 p. 131.。

<sup>(13)</sup>有關港主制度的詳情，可參看 A. E. Coope 寫的 "The Kangchu System in Johor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XIV, pt. 3 (1936) p. 247-263.

<sup>(14)</sup>天猛公依勿拉欣和柔佛蘇丹東姑阿里在總督 Butterworth 面前達至協議後，所謂「柔佛蘇丹」，只擁有 Kesang 一處地而已（在麻坡附近），他每個月從天猛公處得到五千元之外，實際上是空有其名；天猛公除了擁有柔佛州的主權外，並掌握其行政權。見 *Sejarah Johor*, p. 206-207。有關他們當時所簽署的協議條款，見 Fawzi Basri & Hasrom Haron 著 *Sejarah Johor Modern 1855-1940*, p. 217-220, Muzium Negara, K. Lumpur, 1978.

<sup>(15)</sup> Temenggong Abu Bakar 於 1885 年 12 月 1 日受承認爲柔佛蘇丹；見 *Sejarah Johor*, p. 247-253。受承認之文件及協議，見 *Sejarah Johor Modern*, p. 225-227.



柔佛州第一位蘇丹 Abu Bakar 的兩張照片，前面一張是年輕時攝的，後面一張是中年以後攝的。



佛州檔案局所保存的資料，天猛公依勿拉欣發出的港主契約是三十八張，天猛公阿武巴加發出一百二十四張<sup>(16)</sup>，加上一張發出年代未詳，一共是一百六十四張<sup>(17)</sup>；我們不但瞭解天猛公阿武巴加所發出的契約接近其父親的四倍，而且，也瞭解港主制度對開發柔佛州所產生的效用，使得天猛公阿武巴加儘速利用此一動力。

根據非正式的估計，十七世紀末葉、十八世紀初葉之際，柔佛只有一千戶或三千餘名華人，麻坡及昔加末根本沒有華人的踪跡<sup>(18)</sup>。港主制度推行後的十六年<sup>(19)</sup>，即1860年，柔佛州大約即有二萬至二萬五千名華人<sup>(20)</sup>；原本是一片荒涼的原始森林，只一百年的光景，華人人口即增加了四、五倍。華人勞力的備受重視，是促進這種驟增的最主要原因。1885年天猛公阿武巴加成功地把柔佛開拓為農業地，奠定了可靠性的經濟基礎，乃即位為柔佛州蘇丹<sup>(21)</sup>；華人的貢獻，不容忽視。

<sup>(16)</sup> Temenggong Ibrahim 駕崩於1862年元月31日。根據柔佛州檔案局保存的資料，他們發出的港主地契的情形是如此：

發出者	年代	張數
Temenggong Ibrahim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	12
	五十年代	18
	(止於1862/1/31)	8
Abu Bakar	六十年代	56
	七十年代	27
	八十年代	41
一張發出年代未詳		

C. Trocki 在他的博士論文裡，曾把這批資料列為附錄，頗值參考 (p. 346-362)

<sup>(17)</sup> 許雲樵著有「柔佛的港主制度」，將可考的港主及港名列出，共得一百零三條；見南洋文摘第二卷第八期，P. 20-27，新加坡世界書局出版。

<sup>(18)</sup> 見 The Chinese in Malaya, p. 98-99.

<sup>(19)</sup> 根據柔佛州檔案局資料顯示，第一個港主創設於1884年10月9日，地點是 Sg. Sekudai 士姑來河，領首者是 Ah Chun 及 Ban Seng.

<sup>(20)</sup> 見 C. Trocki 之著作 p. 170.

<sup>(21)</sup> 有關柔佛港主和天猛公的關係，可參看 C. Trocki 的博士論文第四及五章。

公元1868年，天猛公阿武巴加晉陞為摩訶羅蘭 Maharaja；1877年，柔佛蘇丹東姑阿里逝世，他兼併了蘇丹的 Kesang。1885年，他即位為柔佛蘇丹，成為馬來亞半島開發得最普遍的一個富庶王朝的國君。擺脫飄浮不定的海國，創建陸上王朝，天猛公阿武巴加在他即位為柔佛州蘇丹時，總算完成了父業，允文允武，功勳彪炳；而華人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功業，更應該加以表揚和推崇<sup>(2)</sup>。

### 三、華文教育的雛型—私塾

柔佛州正確人口數字的出現，要遲至1911年；那一年，整個柔佛州擁有63,410名華人，109,983名馬來人以及5,659名印度人。與上一次非正式的統計數字相比較，華人增加了三倍。十年後的1921年，華人97,253名，馬來人157,852名，印度人24,180名，華人增長率僅次於印度人，即53.3巴仙。以下是柔佛州華人口分佈的情形<sup>(3)</sup>：

(地名)	(1911)	(1921)	(增減率)
Batu Pahat	8,343	13,027	56.1
Endau	1,904	6,646	249.0
Johore Baru	13,299	21,462	61.3
Kota Tinggi	12,070	11,928	1.1
Kukob	5,694	6,431	12.9
Muar	16,222	29,794	83.6
Pasir Gudang	1,095	1,351	23.3
Segamat	4,783	6,614	38.2
<b>Total</b>	<b>63,410</b>	<b>97,253</b>	<b>53.3</b>

<sup>(2)</sup>許雲樵著有「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第十二節曾述及華人開拓柔佛之歷史，簡單扼要，略可參考。原文發表於雪蘭莪中華大會堂五十四週年紀念特刊，p. 507-549內，1977；後收入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學術叢書第一種，p. 57-134 鄭良樹及陳祖排主編，華人文化協會出版，1978。

<sup>(3)</sup>見 The Census of British Malaya 1921, by J. E. Natan, Waterlow & Sons Ltd., London, 1922, p. 164.



根據此表，可知在本世紀初葉之際，華人有趨集於蔴坡、新山、哥打丁宜及峇株巴轄四地的傾向；1921年，哥打丁宜華人人人口銳減，於是，其他三處就成爲華人聚居的最大市鎮了。

雖然港主制度爲柔佛州帶來成批成批的華人，並且把柔佛州改造成爲馬來亞半島開發得最早及最普遍的一州，不過，由於許多華人把眷屬留在中國大陸，而且，大部份的華工都是單身漢<sup>(24)</sup>，所以，私塾或學校的創辦，在十八及十九世紀交界的華人社會裡，似乎不是一件必要及迫切的事情。

柔佛州最早興辦華文教育的，根據現有的資料來考察，應該是蔴坡。大約十八世紀末期、本世紀初葉之際，蔴坡華人社會已經創辦了私塾；當時，至少有潮州、泉廈及永春三間方言私塾，分別由三種方言社群主辦。潮州人的設在二馬路，泉廈人的設在保安殿對面，而永春人的設在永春會館內<sup>(25)</sup>。此外，蔴坡縣治內還另設四間，分佈在 Parit Bakar、Bukit Bakri、Jalan Ismail 及巴力苦麻；它們的設置，是本世紀早期的事。

地名	校名及間數	創設年	存在年	學生	教師	備註
Batu Pahat	啓蒙學堂	1911		十餘	顏文彬	改良私塾，1917年易名爲正修學校。
Sg. Suloh, Batu Pahat	未詳	1931		十餘	陳奕修	三年後改用新學制，即今永章學校。

<sup>(24)</sup>見 The Chinese in Malaya 第四章前半部，p. 174-176。

<sup>(25)</sup>見鄭良樹及魏維賢聯合編著「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提要附校史」，p. 17-18。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史料叢書第二種，1975。

地名	校名及間數	創設年	存在年	學生	教師	備註
Scudai, Johor Baru	一間	本世紀 十年代			李煥初	設於黃德輔 寓中。192 2年改爲新 制小學，即 今輔士學校 。
Parit Bakar, Muar	一間		1938 以前	三、四 十人	蘇良友 蘇良藝	
Bulit Bakri, Muar	一間		三十年 代	三幾個		方言教學
Jalan Ismail Muar	一間	1935		約二十 名		即戰後醒華 學校之前身 。
巴力苦麻， Muar	一間	1920/ 10/15		約三十 名		戰後改爲新 式小學，即 今之育英學 校。
蕨 坡	三間 (1)潮人私塾 ，設於二 馬路熟食 巴剎對面 ，即今新 明印務館 原址。 (2)泉廈私塾 設保安殿 對面，即 前張開川 住宅原址 。		清季末  清季末  171		黃芳時 廖天益  鄧吉生	1912年4 月1日，三 私塾合併成 爲中化學校 。

地名	校名及間數	創設年	存在年	學生	教師	備註
	(3)永春幫私塾，設在永春會館內。		清季末		鄭親秀 顏逢梯	
笨珍龜橋	一間	1926		二十餘		即修文學校前身。
Buloh Kesap Segamat	一間	1912			林子興	1915年改爲中華學校，1952年易名爲佳什學校。
Segamat	二間 (1)粵幫私塾設於大街怡珍金鋪樓上。 (2)閩幫私塾設於蘇丹街萬美棧內。		1914- 1917	粵童二十餘人 閩童十餘人		

(資料來源：綜合各校校史而製成)

後來成爲柔佛州首府的新山 Johor Baru，雖然本世紀初葉擁有十三餘萬華人，不過，文獻可徵的唯一私塾，却是設置在十幾二十英里外士姑來 Scudai 黃德輔的寓所內，學生不會超過二十名；據說新山市區內也有一、二私塾的設置，不過，文獻已無可徵了。

---

成爲華人另一開拓區的峇株巴轄，本世紀初即有兩間私塾，一間設在峇株市區內，一間設在 Sungai Suloh。華人人口排第六位的昔加末也創設了三間私塾，兩間在市區內，一間在 Buloh Kasep。此外，資料顯示笨珍也設立了私塾學堂。

大部份私塾後來都發展成爲華文小學。麻坡市內的三間方言私塾，1912年4月1日合併爲中化小學；Jalan Ismail 的那一間，即今日醒華學校；巴力苦麻的，戰後註冊爲新式小學，今日成爲育英學校。有些地方因爲創辦了新式學校，舊有的私塾自然受淘汰，如昔加末粵幫及閩幫所創設者，即是最好的例子了。

雖然柔佛州開發得最早及最普遍，就所擁有的資料而言，華文教育的設置却要遲至本世紀初葉，至早也不過是前一世紀九十年代的事。

## 四、小學教育的創辦和發展

柔佛州新式華文教育，至多只能追溯至七十年前的1910年；如果和檳城及吡叻二州相比較的話<sup>(26)</sup>，顯然是遲緩了近十年。在這許多華小裡，除了19間創辦年代不詳之外<sup>(27)</sup>，屬於「歷

---

<sup>(26)</sup>馬來亞半島最早創辦的一間新式華文學校，應該是檳城的中華學校；該校創設於1904年，也是南洋區新式華文教育的濫觴，見張少寬著「檳榔嶼中華學校史略——本邦最早創辦的華校」，星洲日報，1980年6月29日第六版。吡叻最早創辦的新式華文學校，應該是怡保的育才學校，創設年是1908年，見「吡叻州的華文教育——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稿之二」第四節。

<sup>(27)</sup>這十九間的編號是：439、452、459、463、490、491、492、512、518、541、549、623、626、627、628、629、630、645及537。實際上只是十四間，因爲491是490的分校，627、628、629及630都是626的分校。（編號所代表的學校，請見附錄一）

(柔佛州首十年創辦的華文小學)

地 區	編號	校 名	創辦年代	附 註
Batu Pahat	440	正 修	1917	4 4 1 爲分校。
Johor Baru	476	寬 柔	1913	477、478、479、 480，皆爲分校。
Johor Baru	503	Chien Chi	1918	
Kluang	516	中 華	1918	
Mersing	556	培 智	1919	
Muar	557	愛 華	1918	
Muar	561	啓 明	1918	562 爲分校。
Muar	568	中 化	1912	569、570、571、 572，皆爲分校。
Muar	578	中 華	1915	
Muar	593	培 英	1917	
Segamat	651	佳 什	1915	
Segamat	654	拉美士	1917	
Segamat	655	昔 華	1918	

史悠久」的，也即首十年創辦的華小，實際上不過是十三間。在這十三間裡，麻坡中化創辦得最早，新山寬柔其次；最晚的是豐盛港的培智了。

柔佛州目前擁有 2 2 5 間華小，分佈不但非常遼濶，而且，各縣也分佈得相當均勻。這裡，讓我們先考察本州各縣華人人口的分佈情形。根據官方的統計<sup>(28)</sup>，華人人口最稠密的一縣是新山

<sup>(28)</sup>有關 1 9 4 7 年全馬華人人口的調查，見 "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p. 295, by M. V. Del Tufo; 有關 1 9 7 0 年的，同(1) p. 107-115. 本統計表，乃糅合二書而成者。

(柔佛各縣華人人口統計表)

(縣名)	(1947)	(1970)	(位次)
Johor Baru	35,154	114,378	1
Kluang	17,515	65,768	4
Tangkak	4,908		
Muar	29,839	109,475	2
Batu Pahat	25,743	82,151	3
Segamat	16,237	60,771	5
Kota Tinggi	7,580	17,126	7
Pontian	12,509	44,231	6
Mersing	2,670	9,078	8

，其次是麻坡、峇株巴轄、居鑾，再下來是昔加末、笨珍及哥打丁宜，殿後的是豐盛港。各縣華人人口稀密多寡的排位次第，早在1947年，就已經定下來了。其次，我們來考察本州各縣華文小學的間數。根據官方的資料<sup>(29)</sup>；麻坡擁有59間，遠在各縣

(柔佛州各縣華小統計表)

縣名	間數	位次
Batu Pahat	37	2
Johor Baru	36	3
Kluang	28	4
Kota Tinggi	15	7
Mersing	4	8
Muar	59	1
Pontian	25	5
Segamat	21	6

之前，依次排列是峇株巴轄、新山、居鑾、笨珍、昔加末、哥打丁宜及豐盛港。如果我們把前後兩個表相對照比較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除了新山和蔴坡、峇株巴轄對調位置、笨珍和昔加末上下相易之外，其他各縣排列的次第竟完全相同。柔佛州華小間數和華人人口有着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那裡華人人口稠密，那裡的華文教育就發達。這一事實深刻地告訴我們，華人社會普遍上都非常重視子女教育，不因地區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一般上來說，各地華文小學初辦之際，規模都很小；學生稀少，校舍也非常簡陋<sup>(30)</sup>。以創校最早的蔴坡中化來說，其前身中華學校初辦時，初小學生得二十餘人，高小僅得八人；第二年，兩等學生的總和也不過是七十多人；1915年高小第一屆畢業，畢業生只有四人<sup>(31)</sup>。學生稀少，似乎是各地普遍的現象。華校是華人社會自己出錢創辦的，既未接受政府的津貼，也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在這種情形之下，校舍的簡陋似乎是早期華校所無法擺脫的困境，特別是戰前的一階段。蔴坡中化創辦時，教室設在三馬路民房裡；新山寬柔在1949年，還得商借中華公會，同源社及瓊州會館，充作教室；像這些例子，多不枚舉<sup>(32)</sup>。

雖然華文小學在華人社會自力更生之下，早期渡過的日子是簡陋、小規模和艱辛的，不過，各地鄉市創辦華文小學，却是如雨後春筍一般，一間接着一間。就以整個柔佛州來說，本世紀第

---

<sup>(29)</sup> 見 “Senarai Sekolah-sekolah Bantuan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1978”, p. 160-170, Kementerian Pelajaran Malaysia, 1979.

<sup>(30)</sup> 許難吾說：「學塾設備，因陋就簡，既無科學設備，又無課外活動，黑板脫漆，桌椅支離破碎，十足寒儉。課室只有一間，學生不論多少，擁擠一處，光線暗淡，空氣污濁。」見許著新加坡華僑教育全貌，P 17，新加坡南洋書局，1949。馬來亞半島不少新式小學皆由學塾轉成，其設備亦與新加坡者無異。有關新式小學早期的校舍和設備，請參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華文中學特刊提要附校史」之序文，P、13-15。

<sup>(31)</sup> 同<sup>(29)</sup>，P、18。

<sup>(32)</sup> 同上，序P、14，內文P、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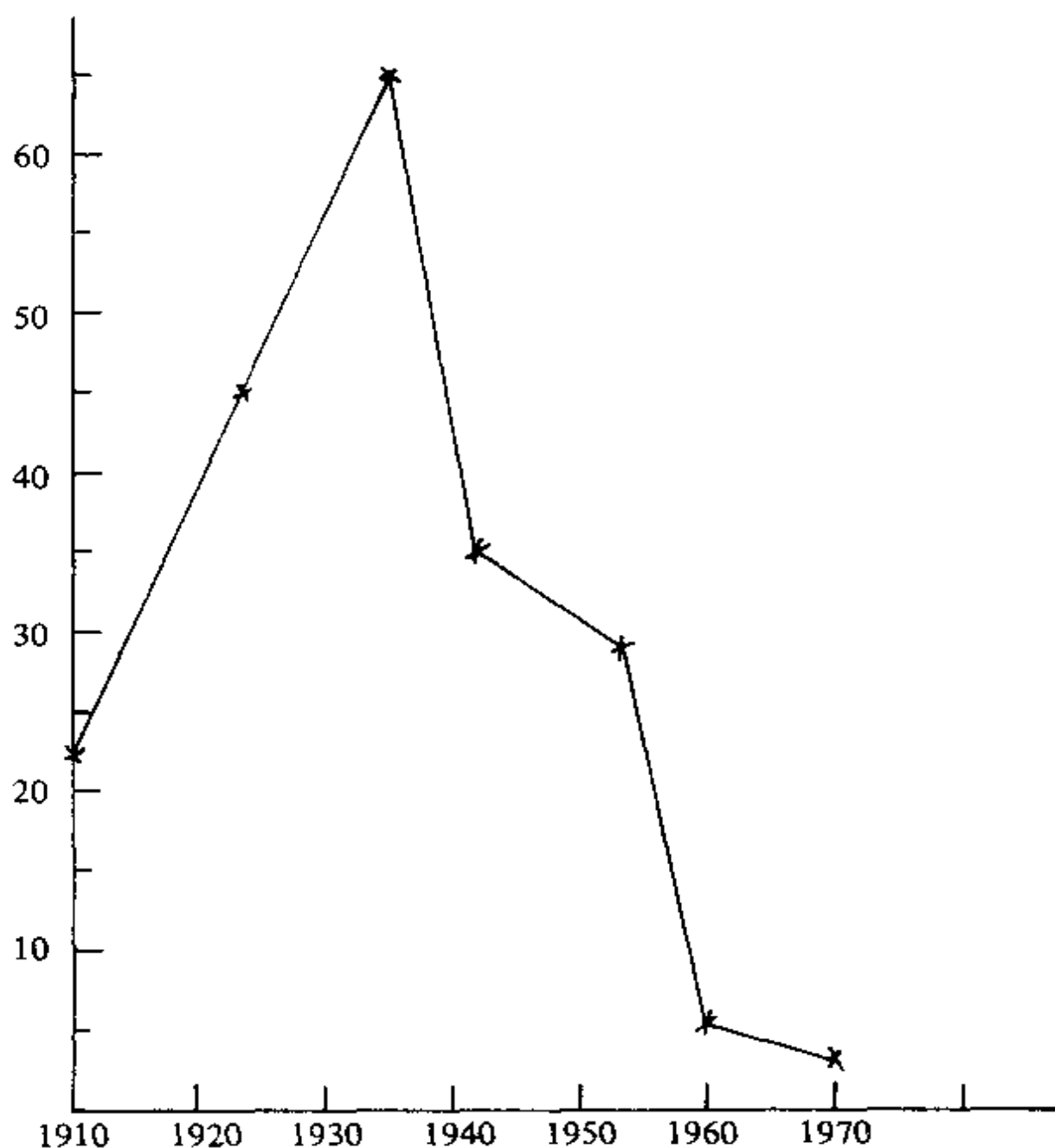
●早期華人創辦華文教育，是備嘗艱辛的。一九二一年，寬柔學校籌款團應笨珍華人社團之邀，前往義演，道經某地，因公路未開，同行諸人投足森林，一面披棘，一面前進，幾度迷途，幸得土人指引，方達彼岸。



三十年代，可以說是本州華人社會創辦華小的鼎盛時期；在那十年裡，整個柔佛州共得六十六間華小，十八間落在麻坡縣居榜首，豐盛港得一間陪末座。二十年代是鼎盛時期的準備階段，全州得華小四十五間；而四十年代則是鼎盛期的尾聲，得三十七間。

柔佛州各華小創辦年代統計表(3) (所有代號見附錄一)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440,441, 476,476, 477,478, 479,480, 503,516, 556,557, 561,562, 568,569, 570,571, 572,578, 593,651, 654,655.	437,438, 443,436, 449,462 466,467, 468,471, 472,486, 488,496, 514,526, 543,545, 559,560, 565,573, 574,575, 585,588, 592,594, 601,608, 609,610, 611,619, 625,633, 634,637, 632,643, 647,648, 656,659,	442,447, 454,455, 456,460, 465,470, 473,483, 484,485, 487,493, 494,497, 498,499, 500,504, 505,506, 511,515, 520,521, 523,524, 525,527, 529,531, 535,536, 538,546, 551,552, 553,563, 566,579, 582,583, 584,587, 589,590, 591,595, 597,598, 602,603, 605,612, 613,618, 620,622, 632,641, 644,650, 658,660.	444,448, 451,453, 458,461, 464,474, 475,481, 482,495, 502,508, 519,528, 544,547, 548,554, 558,564, 567,576, 577,600, 604,615, 616,624, 635,638, 639,640, 646,649, 652.	445,457, 469,489, 501,507, 510,517, 522,530, 532,533, 534,539, 540,542, 550,555, 580,581, 586,596, 599,606, 607,617, 621,631, 653,657,	450,513, 614.	509,661.
2 3 間	4 5 間	6 6 間	3 7 間	3 0 間	3 間	2 間



柔佛華小創辦興衰示意圖

五十年代的首七年，得二十七間；獨立後三年，得三間<sup>34</sup>。六十年代得三間，七十年代只得二間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柔佛

<sup>33</sup>本統計表資料來源有四：一、林有虞編「馬來西亞華校近況暨發展史」（1973年5月出版）所載華小校史；二、王植原編「馬來亞華校全貌」（1961年2月自印版）；三、麻坡華校教師會編「麻坡華校教師會二十五年」（1977年12月出版）；四、筆者發函所作之調查。在調查的過程中，承各校校長之支持，謹致萬分謝意。

<sup>34</sup>這三間是新山的507，居鑾的517及麻坡的599。

州華文小學創辦的興衰以三十年代為分水嶺，三十年代以後，華小的創辦率就逐漸走下坡，竟至完全停頓。

從1912年第一間新式華小在麻坡創立以來，扣除三年日州內縣屬各時代創辦華小統計表（以間為單位）

縣名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Batu Pahat	2	11	9	7	3	1	0
Johor Baru	6	3	13	7	3	0	1
Kluang	1	2	12	2	7	0	0
Kota Tinggi	0	2	4	3	4	0	0
Mersing	1	0	1	1	1	0	0
Muar	10	15	18	8	7	1	0
Pontian	0	6	4	6	3	0	0
Segamat	3	6	5	3	2	0	1

本的統治，一直到1957年獨立為止，一共是42年；在這42年裡，柔佛華人社會創辦了198間華小，平均每年創辦4.47間。從獨立至1980年為止，計23年，得華小8間，平均每年創辦0.34間。前後兩期之差異，竟如此不同。

華人社會在獨立之前能夠發揮創辦華文教育的才華，一方面應該歸功於當時的自由氣氛，一方面却應該歸因於華人幫派的競爭性。在創辦教育的大事業上，竟訴諸幫派的情緒，有時似乎是不健康的，不過，我們的先賢的確是如此。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昔加末市，該市華人社會1918年創辦中正學校，旋即於1920年創辦培正，1933年創辦勵志，1940年創辦中華，1941年創辦南華；區區一個小城市，竟擁有五間小學。再如龍引區，1926年是育群，1930年是育華，1935年是育才，1938年是農光；龍引一直到今天還是一個鄉下小市鎮

---

，無法和發達的昔加末相論，但是，在三十年代，她竟擁有四間小學，數量之多，頗足驚人。上述的情形，也發生在其他縣市裡。

學校間數多雖然是一種好現象，不過，如果素質有問題，學生稀少，校舍因陋就簡，那麼，間數多却不是代表進步。試讀三合港三合學校的校史：「1931年，本港下街場僑領謝松泉先生，為適應當時環境，倡議辦學，得熱心教育人士支持，創辦南華學校於本港下街場，初辦時學生僅三十餘人。1935年，本港上街場僑領鍾毓生先生，及一般僑領賢達，為方便上街場學生起見，另設南橋學校於本港上街場，學生五十餘人。」<sup>(35)</sup>三合港只不過是一個小埠，上街場設一間三十餘學生的學校，下街場設一間五十餘學生的學校，區區小埠，容得力量如此分散嗎？蕨屬的東甲，1926年瓊州人創辦群智，1929年福建人創辦育才，1939年某人士（籍貫未詳）創辦新華；育才開辦後，群智關閉；新華開辦後，育才也關閉<sup>(36)</sup>。華人幫派的相互競爭，似乎是華校「多產」的一個原因；從教育的觀點來看，未必是一種進步及健康的現象。

華人社會畢竟擁有一些高瞻遠矚的人士，他們奔走呼號創辦學校，出錢出力，他們目睹學校的支持力量分散，只有弊害於學校，於是又奔走呼號團結合作，以收統籌統辦之效。從下列合併統計表，我們可以觀察得出，除了龍引中華、古來華文、蕨坡中化、任羅宏仁鑾及昔加末昔華是戰後復辦時合併數校而成者之外，其他各校都是華人社會賢達之士奔走呼號合併數校而成者，藉統籌統辦的方法，強化華校的支持力量，以便在教育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即使是戰爭促成合併的五校，其董事部戰前也未嘗沒有

---

<sup>(35)</sup>見王權原編馬來亞華校全貌柔佛州部分，P、11上。

<sup>(36)</sup>見蕨坡華校教師公會所出版的蕨坡華校教師會二十五年，P、103。

柔佛州華文小學合併統計表

地名	校名	合併年代	前身及創辦年代	合併原因
龍引	中華	1946	育群 (1926) 晨光 (1938) 育才 (1935) 育華 (1930)	統籌統辦
峇株柏缸	中江	1951	僑南 (1922) 志群 (1927)	視學官促成
古來	華文	1946	育才、英才、崇德	統籌統辦
居鑾	嘉亨	1951	國民 (1932) 南華 (1934)	新村移民政策
任羅宏	仁鑾	1946	華僑、中山、中興	統籌統辦
蔬屬東甲	木閣		群智 (1926) 育才 (1929) 新華 (1939)	
蔬屬武吉甘蜜	建國	1941	南僑、華僑	
蔬屬雙溪申落	中華	1950	中南 (1925) 南華 (1928)	統籌統辦
蔬屬武吉港脚	南華	1937/7	華僑、南群	統籌統辦
蔬屬峇吉里	培養	1957	培正、養正	統籌統辦
三合港	三合	1939	南華 (1931) 南僑 (1935)	統籌統辦
昔加末	昔華	1946	中正 (1918) 培正 (1920) 勵志 (1933) 中華 (1940) 南華 (1941)	統籌統辦
蔬坡	中化	1946	中華 (1912) 化南 (1918)	統籌統辦

合併統辦的構想，只是戰火過後，滿目瘡痍，人物全非，乃加速了他們多年來的構想而完成。當我們展讀有關合併的記述文字，數校董事部如何衷誠合作，如何為新校舍的早日實現，以及如何奔命解決戰後學子的驟增，我們會深深感動不已。這股精神，一直到今天，還是柔佛州華文教育界的無形力量。

華人社會一方面通過合併的方法，消除幫派的惡性競爭，以便在教育的大事業上取得衷誠的合作，一方面却又通過分校的創辦，來簡化及加強學校的管理和教學，發展新的學校。合併是集合數小規模學校為一間，以求力量集中及精神集中；分設是將大規模學校分支派出，以便收容更多的學子，為社會作更大的貢獻

(柔佛州華小分設學校情形說明表)

地 名	原校及分校	分設年	學生人數(1978)
Batu Pahat	愛群一校 (男)	1927	1,102
	二校 (女)		1,000
	正修一校	1962	1,374
	二校		883
	永平一校	1967	910
	二校		828
新 山	寬柔一校	1958	963
	二校		2,084
	三校	1958	819
	四校	1959	940
	五校	1963	770
	古來一校	未 詳	1,456
	二校		1,402
居 鑾	中華一校		662
	二校		664
	三校		1,679

地 名	原校及分校	分設年	學生人數(1978)
麻 坡	啓明一校		1,496
	二校	1959	799
	中化一A		823
	一B		736
	二A	1955	1,047
	二B	1955	962
笨 珍	三校	1957	263
	樂育一校		262
	二校	未詳	68
	三校	未詳	46
	四校	未詳詳	42
	五校	未詳	118
	培群一校		956
	二校	未詳	587
	育民一校		950
	二校	1964	900

。一合一分，完全是一種權宜的做法；而華人辦學睿智之處，也就在這裡了。大致上來說，學校發展到了中期的階段，由於個別學校不斷擴張，在管理及教學上都不易收到預期的效果，董事部商得教育局的許可，乃以分校的方式來發展學校。從「柔佛州華小分設學校情形說明表」裡，即可以觀察出本州華小分設學校的情形。峇株巴轄愛群於1927年另設女校，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情形。由一校而析分為五校的新山寬柔，是柔佛州分校最多及學生最衆的一間華文小學；其二小擁有二千餘名學生，實際上已是合二校於一校了。麻坡中化也分五校，其中一B及二B分設在一A及二A的校舍裡，上課時間只不過是在下午罷了。

華文小學擴建教室抽樣調查統計表(37)

編號	首 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第 二 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第 三 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440	12 (1949) 自	8 (1950) 自	14 (1952) 自
443	8 ( — ) 自		
445	—		
447	3 (1968) 自		
448	2 (1956) 自、官	2 (1957) 自、官	3 (1962) 自、官
450	4 (1971) 官		
451	2 (1960) 自、官	2 (1964) 自、官	
457	6 (1980) 官		
458	2 (1942) 自	2 (1949) 自	4 (1970) 官
460	2 (1961) 官、馬		
461	8 (1963) 自、官		
462	8 (1959) 自、官	5 (1960) 自、官	
464	6 (1961) 自		
465	2 (1937) 自	2 (1956) 自	1 (1968) 自、官
467	2 (1962) 官		
471	16 (1952) 自、官、馬	2 (1970) 官	
473	3 (1955) 自	2 (1965) 自、官	
474	2 (1960) 一	2 (1964) 官	
475	3 (1950) 自	1 (1962) 自	
481	新校舍 (1981) 一		
482	8 (1954) 自		
483	1 (1934) 自	3 (1937) 自	5 (1951) 自、馬
484	1 (1945) 自	2 (1951) 官	3 (1968) 官
485	—		
487	—		
488	2 (1932) 自	3 (1952) 自	2 (1975) 官

①本統計表乃據各校校長所填者歸納而成。教室以外的各項擴建，暫不為列入。



編號	第一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第二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第三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499	---		
494	3 (一) 官	2 (1960) 官	
495	新校舍 (1954) 一		
498	4 (1952) 自、官、馬	4 (1954) 自	
500	5 (1947) 自	3 (1953) 自	3 (1960) 自
501	---		
502	3 (1952) 自、官		
503	4 (1947) 自、官	2 (1953) 自、官	
504	1 (1976) 自		
505	5 (1953) 官	3 (1968) 自、官	
506	4 (1962) 自	4 (1970) 自	4 (1976) 自
507	1 (1972) 官		
508	3 (1960) 自	4 (1975) 自	
509	2 (一) 自	4 (1980) 官	
510	4 (1979) 自、官	2 (1980) 自、官	
511	4 (1952) 自	1 (1959) 自	2 (1968) 自、官
513	1 (1977) 自、官	1 (1978) 自、官	
514	7 (1939) 自	2 (1951) 自	
516	---		
517	18 (1969) 自、官		
519	3 (1956) 自	2 (1961) 自	1 (1962) 官
522	1 (一) 官		
523	8 (1950) 自	13 (1955) 自、官	
524	4 (1964) 自、官		
525	重建 (1952) 一	3 (1966) 自、官	2 (1978) 官
527	14 (1950) 自	2 (1967) 自	5 (1978) 自
528	4 (1970) 官		
529	2 ( ) 自	5 (1952) 自	3 (1954) 自

編號	第一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第二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第三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530	—		
531	6 (1948) 自	2 (1957) 自	3 (1960) 官
532	—		
533	1 (1957) 自	2 (1976) 官	2 (1978) 官
534	1 (1967) 自		
535	8 (1955) 自	2 (1966) 自	4 (1976) 官
536	2 (1950) 自	1 (1965) 自	2 (1980) 自、官
537	2 (1950) 馬	3 (1977) 自、官	
538	3 (1954) 自	2 (1976) 官	
540	5 (1957) 自	3 (1965) 自	
542	2 (1975) 自		
543	2 (1973) 官		
544	6 (1957) 自		
545	6 (1923) 自	5 (1950) 自	10 (1959) 自
546	2 (1957) 自		
547	2 (1955) 自	1 (1957) 自、官	1 (1976) 官
548	2 (1961) 官	2 (1964) 官	
550	—		
552	8 (1954) 自、官		
554	5 (1953) 自、官、馬	2 (1976) 自、官	
555	1 (1962) 自	4 (1971) 自	
557	2 (1941) 自	4 (1957) 自	2 (1968) 官
576	5 (1959) 自、官	4 (1967) 自、官	
586	—		
588	5 (1959) 自、官	1 (1971) 自	3 (1975) 官、馬
591	6 (1956) 自	1 (1970) 官	
595	1 (1964) 官	3 (1967) 官	
616	3 (1946) 自	3 (1953) 自	7 (1958) 自

編號	第一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第二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第三期 間數 (年代) 方式
617	2 (1951) 自	2 (1954) 自	2 (1956) 自
619	4 (1960) 自		
621	3 (1957) 自	3 (1960) 自	3 (1968) 自、官
631	8 (1955) 自	5 (1960) 自	
632	4 (1963) 自	2 (1979) 官	
633	32 (1951) 自		
635	6 (1960) 自	3 (一) 自	
637	6 (1951) 自	3 (1976) 官	
638	3 (1941) 自	2 (一) 自	3 (1961) 官
641	6 (1971) 官		
643	4 (1939) 自	4 (1952) 自、官	
645	4 (一) 一		
648	6 (1951) 自	2 (1967) 官	6 (1978) 官
649	重建 (1949)		
654	23 (1952) 自	6 (1970) 自	
657	2 (1955) 自	3 (1964) 自	3 (1970) 自
658	1 (1952) 自	1 (1960) 官	
660	4 (1966) 自、官	2 (1980) 官、馬	
661	3 (1979) 官	3 (1980) 官	

註：自 = 自籌款項      官 = 官方撥款      馬 = 馬華公會資助

除了通過分校來發展教育之外，華人社會也通過擴建現有的學校來達致相同的目標。筆者曾經抽樣調查了一百間華文小學，根據所獲的資料，顯示出華人社會通過擴建教室來發展華文小學教育，最熾熱的時期是五十年代；在那十年裡，華人以自籌款項的方式增建了 280.7 間教室，官方撥款增建的是 39.2 間，馬華公會出錢增建的也有 13.2 間，共計 333.1 間教室。華人社會自

籌款項所增建的教室，是政府撥款及馬華公會資助者的五倍。華人發展教育的決心和力量，從整個統計數字裡，就可以一窺全貌了。

柔佛受調查華小各時代增建教室統計表

年代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經費	自官馬	自官馬	自官馬	自官馬	自官馬	自官馬
間數	19	38 2	280·7 39·2 13·2	93 64 1	33·5 60 1·5	2 16 1
共計	19	40	333·1	158	95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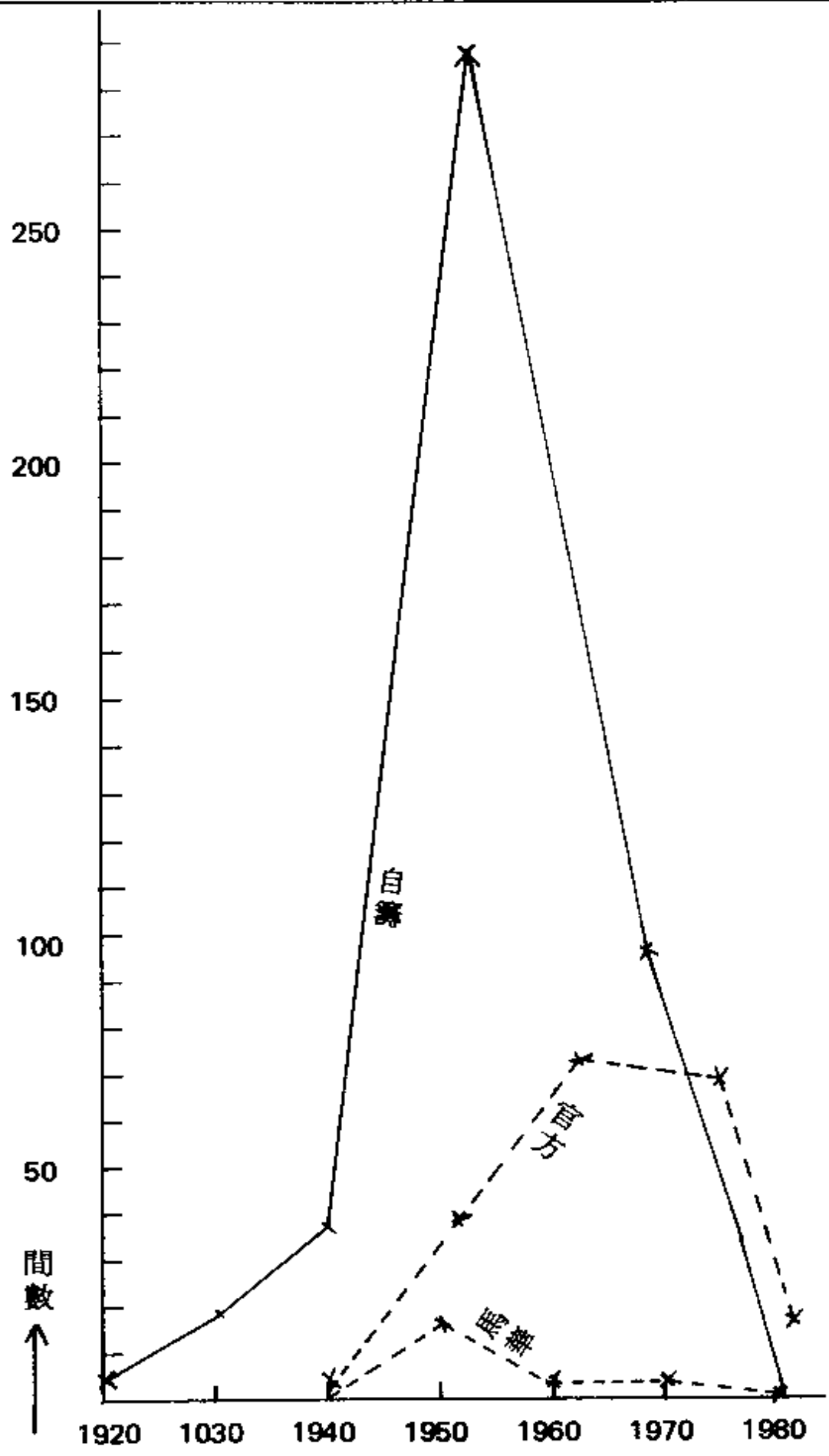
(註：二十年代自籌教室 6 間，不在表內)

儘管如此，華文教育發展的心願並不是一往而無不利，馬來亞獨立後的六十年代，不但增建教室的現象立刻下降，華人自籌自建的方式也在逐漸減少之中；在那十年裡，被調查的一百間華



●中化是柔佛州創辦得最早的一間學校，早期校名叫中華，其後董事部又創辦化南女校，戰後二校合併，易名中化學校。  
圖為中化一小(A、B)校景。

(柔佛州受調查華小增建教室示意圖)



---

小只增建了158間教室，下跌一半有餘。到了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情形更加惡化，由七十年代的95間降到八十年代的19間；不但如此，華人社會自籌自建的現象也完全在銳減之中，由六十年代的93間，跌至七十年代的33.5間，再跌至八十年代的二間；雖然八十年代剛開始，展望將來，恐怕不會太樂觀。

如果說獨立後華文小學已經納入國家教育的主流，完全由政府來承担一切的經濟開支，包括校舍的增建，華人社會興辦及發展教育的熱誠乃逐漸減低；這種說法實際上未必能夠成立。五十年代大量增建教室固然由於戰後新生兒童驟然暴增，但是，從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以人口增加的幅度來講，也實在不應該由158間銳減至95間。這是值得華人社會深思的一個問題。

## 五、中等教育的創辦

柔佛州中等教育的濫觴，應該數麻坡中化的前身中華學校。中華學校創辦於1912年，四年後的1916年，為應學生升學的需要，中華開設特別班，授以中學課程，成為柔佛州華校中等教育的先聲<sup>(38)</sup>。特別班維持了多久，成績如何，今天，於史無徵，沒法知悉。1924年，中華在方之棟校長的主持下，正式開辦初中，每學期學費十二元，雜費三元，宿費十二元，成為本州最早附設中等課程的一間學校。當時，北自暹羅的南部，南至印尼的邦加島，負笈來此升學者，為數甚眾<sup>(39)</sup>，成為柔佛州華文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話。

峇株巴轄的華僑學校<sup>(40)</sup>是戰前附設中等教育的另一間學校；

---

<sup>(38)</sup> 同<sup>(35)</sup>，P、18。

<sup>(39)</sup> 同上，P、18-19。

<sup>(40)</sup> 峇株巴轄華僑學校後易名為華仁學校，此暫用其舊名，以符舊日之資料。

本州華文中學創辦年代表

校 名	初 中	高 中
麻坡中化	1924	1940
大 戰		
峇株華僑	1940	1953
居鑾中華	1947	1957
利豐港培華	1948	1959
昔加末華僑	1950	1959
新文龍中華	1951	1957
笨珍培群	1951	未詳
新山寬柔	1951	1956
永 平	1957	1964

1938年8月，峇屬華校董教代表舉行會議，一致認為為着解決本區小學畢業生的升學問題，有創辦中等學校的需要。於是，即席組織籌備委員會，進行籌備及建校的工作。1940年7月校舍建成，同月廿五日正式上課，成為本州第二間華文中學(41)。

除了上述兩間之外，柔佛州其他地方的華文中等教育設置得相當晚；依時間的先後，是1947年居鑾的中華，1949年利豐港的培華，1950年昔加末的華僑(42)，1951年永平中學。一般上來說，以五十年代早期及中葉為本州華文中學創辦的蓬勃時期；獨立以後，中學之創辦乃告沉寂。

先賢創設中等學校，所備嘗的艱辛百倍千倍於小學教育。校舍的建設，設備的充實及師資的水準，是保證中等教育成功的三大因素；先賢們在這三件事上，無不鏗而不捨地費盡精力。

柔佛州華文中學在創辦之初，大部份都附設在小學的校舍裡

(41)同函，P.35。

(42)昔加末華僑中學後易名為昔華，今暫用舊名。

，後來，學生增加，設備必須充實，乃不得不另覓地段，重建校舍。從附設在小學內，至另建新校舍，這中間所經歷的過程，是何等艱辛。昔加末華僑學校，其中等教育雖創設於1950年，却要等到1957年春天新校舍落成，中小學才始分家上課，費時達七年之久。麻坡中化雖然於1924年正式開辦中學，但是，中學校舍却要遲至1950年才開始積極籌備，1953年中學部才擁有自己的校舍；前後歷時二十六年，中小學校方始分地上課。如果校董經濟充裕的話，中小學何至於混合上課——至於如此長久呢？

利豐港培華校舍發展過程（1949年設初中）			
擴建期	擴建年	擴建之校舍	經 費
三	1949	教室四間、辦公室一、圖書儀器	20,000元
四	1951	科學室、圖書室、教室、衛生	160,000元
五	1956	大禮堂、宿舍10	40,000元
六	1959	教室7、衛生設備	45,000元

昔加末華僑校舍發展過程（1950年設初中）		
擴建年	擴建之校舍	經 費
1953	買地十英畝	5,000元
1956	教室16、衛生設備	
1958	食堂、音樂室	
1959	教師宿舍12、科學館一大座	10,000元
1961	宿舍10、羽球場三處	3,000元
1962	司令台、氣象臺	17,000元
1962	校路	40,500元



---

最令人感動的，莫過於校董部採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來完成校舍；由教室數間、辦公室一處，逐漸加以擴充至科學館、圖書館、試驗室、教室、宿舍、衛生設備及大禮堂等，最後，一座「五臟俱全」的中等學府，就矗立在該地段之上。試觀利豐港華人社會為培華所投下四期建校的資錢，共達二十六萬五千元；昔加末華人社會為華僑所投下的，至少也在二十萬元之譜。如果不是採用即籌即建的「分期付款」方式，華人社會何足以承擔偌大的建築費呢？先賢們正因為有此堅強無比的辦學精神和力量，才一期一期地嘗盡艱辛，把這九座完整的校舍安置在本州的各地。

有完整的校舍，還必須要有充實的設備，才足以承擔中等教育的使命。所謂設備，光是圖書及儀器，就是一項相當的開支；校舍建築費及裝修費甫剛支出，校董部還會有餘力來採購圖書儀器嗎？所幸華人社會支援華教的精神無所不在，而且是無時無刻的；翻檢本州各校校史，無不充滿類此感人事件。新山寬柔中學1950年9月完成新校舍，二年後的1952，東川樹膠公司陳有明先生捐助化學儀器一宗計壹千陸百餘元；四年後的1954，南益樹膠公司報效石桌、石枱、石椅；1955，樹膠商會又報效圖書一大宗，連同八個書櫥，約值一萬餘元<sup>(43)</sup>；寬柔中學的基礎，卒告穩固。昔加末華僑中學1950年創辦，兩年後，自購萬有文庫及各種參考書計三千餘冊<sup>(44)</sup>；1960年，新加坡友聯、世界、麻坡永美、昔加末大眾、大光、祥記等書局各贈書櫥一架及中英文書數千冊，亞洲基金會購贈大量英文書，包括二十五史及大英百科全書；華僑中學圖書館藏書乃告充實。其他各校，也莫不如此；華人社會支援教育，鐵樹為之開花結果。

除了完整的校舍及充實的設備之外，中等教育的另一成敗因

---

<sup>43</sup>同四，P、3-6。

<sup>44</sup>同上，P、37-43。

素就是師資的強弱了。先賢創辦中學時，實際上就已經認識到此問題的重要，並且致力於逐步的改善。一般上來說，本州華文中學初設之際，師資方面似乎還不十分堅強，新文龍中華中學1953年的十一位教員裡，大學資格的只有二位，佔不及百分之二十，其他學校大概也相差不遠。不過，這種情形很快就轉變過來，五十年代座落新加坡裕廊鎮南洋大學創辦成功，以及六十年代以後留學台灣畢業生回來之後，華文中學的師資立刻得到強大的補充。以寬柔中學為例，1963年52位教師裡，大學以上的資格即有22名，佔百份之四十二；再以居鑾中華為例，1963

資 格	新文龍中華 (1953)	新山寬柔 (1963)	居鑾中華 (1963)
碩 士		2	2
大學畢業	2	21	13
大學肄業	4	4	4
大學先修班			1
學院畢業	3	11	4
學院肄業	1		
高師畢業		1	
高師肄業			
簡師畢業			
簡師肄業	1		
專修科		4	
師訓班			1
劍橋九號		4	
英文七號		3	
教育文憑		2	1
馬來文憑			1
共 計	11	52	27

年二十七位教師中，大學以上佔十五名，得百分之55.5。其他各地的情形，也莫不如此。

就在華人社會鼎力支持、董教充份合作之下，本州華文中等教育立刻得到普遍的發展，掀起了中等教育的黃金時代。所謂黃金時代，即四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的早期；在這十幾年裡，我們看到各間中學都處在蓬勃的發展中。一方面是戰後新生一代的

年 代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寬柔(學生)		96	180	294	296	448	653	824	1169	1322	1508	1516	1549
昔華(班數)	1	3	5	7	7	7	10	12	14	17	22	26	24

急速增長，一方面是殖民政府教育政策的自由和鬆弛，本州華文中學和其他各州，猶如浸浴在春曦裡，享受着蓬勃發展的樂趣。以新山寬柔為例，學生人數迅速增加，而以1962年為本黃金

1960年度全柔華文中學學生及班數統計表

校名	中 化	培 華	寬 柔	華 仁	培 群	永 平	昔 華	中 華	鑾 中
學生	1,800	530	1,508	1,200	432	285	1,180	1,008	
班數	41	12	28	28	10	6	28	25	
校長	林鴻圖	趙超	王宓文	羅純良	黃則吾	蕭宗謀	陳贊天	余 鏞	

時代的最高峰；又例如昔加末華僑中學，由1950年創辦的一班，增至1961年的26班；都無不說明這個事實(45)。

對整個國家而言，華人社會不但已經盡了國民責任，為國家分担教育的開支，實際上，尚且為社會及國家作育英才，培養棟樑。在沒任何支援及指導之下，自力更生，創辦小學，發展中學，主動地負起教育子女及造就人材的責任，試問除了華人之外，又有誰呢？華人社會辦學的精神，是多麼值得學習和做法。

(45)同上。

## 六、中等教育的獨立和改制

就在華文教育浸浴於蓬勃發展的黃金五十年代，政府發表了遠立教育報告書，並且多方地呼吁全國華文中學，接受報告書的建議，申請改制為國民型中學，變改辦學方針和教學媒介。這項呼吁很快地就獲得檳城的響應；影響所及，吉打、吡叻、雪蘭莪等州的華校<sup>(46)</sup>，也紛紛改變為國民型中學。

面對十字路口的華文中學，相信也使得柔佛州董聯會、各校董事部及校長左右為難及徘徊無計。維持華教的傳統，就得面臨艱苦險惡的挑戰；追隨政府的教育政策，却未必符合華人社會的辦學心意；在這抉擇難斷的當兒，若干學校的董事部及贊助人大會，一定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和爭執。試讀中化中學下列一段校史：「為此，董事會曾廣發傳單，徵求坡眾、贊助人、學生家長等之意見，並於是年七月二日召開贊助人及學生家長大會商討之，與會者至為踴躍，結果絕大多數主張本校應維持原狀，保持獨立而不接受改制；並議決以廣徵月捐、教師減薪等開源節流之辦法

柔佛州先後宣佈為獨立的六間中學				
校名	獨立年	正董事長	副董事長	校長
新山寬柔	1958	曾崇文	潘霖端	黃則吾
居鑾中華	1958	陳鎮藩	張子宗等	龍程達
永平	1958	林依伍	程亨斌	黃紹楠
麻坡中化	1962	余金鑑	黃少麟等	鄭泰陽
新文龍中華	1962	鄭振中		黃潤岳
峇株華僑	未詳		未詳	羅純良

<sup>(46)</sup>詳見「吡叻州的華文教育——馬來西亞華文教育史稿之二」及「檳城及吉打的華文教育——馬華教育史稿之三」。

，應付今後之經濟難題。」(47)雖然報導得不夠詳細，不過，個中的情形似乎是可以想見得到。

對政府這項呼吁，柔佛州若干學校的校董部或贊助人大會經過激烈的辯論後，所作的決定是不屈的和堅強。最先拒絕政府號召，力主保持華文教育完整的傳統和體系的，是新山的寬柔、居鑾的中華及永平的永中(48)；首二間中學就在中小學分家的1958年，宣佈成爲獨立中學，經濟自力更生，教學媒介及辦學方針自主。這是馬來亞半島最早的三間獨立中學，他們堅定的立場和無畏的精神，遂成爲中化及新文龍中華1962年所追隨的對象。儘管1958年寬柔、居鑾中華及永平宣佈爲獨立中學，成爲華文教育傳統精神的保存所，不過，也就在那一年，昔加末華僑中

校名	改制年	改制時期		改制以後		今日情況	
		董事長	校長	國中校長	獨中校長	國中	獨中
笨珍培群	1962				黃則吾	✓	✓
利豐港培華	1962	蔡敬三	趙超	趙超	陳岳林	✓	✓
昔加末華僑	1958	官珍生	陳贊天	陳贊天		✓	不辦

(附言：趙超任國中校長二年，即退休；陳贊天任數月，即轉爲小學專任校長)

學却宣佈申請改制，成爲本州最早的一間官辦全津貼學校。1962年，笨珍的培群及利豐港的培華也接踵而去(49)，一面申請改制，一面另辦獨立中學，折一枝爲二體制。到了這個時候，整個

(47)同函，P.31。

(48)新山寬柔中學在政府截止申請改制之日期之前四年，也就是1957年12月底，即宣佈爲獨立中學，拒絕政府的津貼。居鑾的中華及永平的永中雖然也是獨立中學，不過，一直到1961年底，她們還繼續領取政府的津貼金。嚴格來說，寬柔中學是當日全馬第一間的獨立中學。

柔佛州的華文中等教育就離分爲兩個壁壘；傳統的及趨新的。前者佔有六間，後者佔有三間；比率是二比一。柔佛州能夠成爲傳統華文教育的磐石泰山，無視於六十年代的紛紜、七十年代的獨中運動以及七十年代末期國民型中學教學語的再次改變，而能絃歌不輟，穩重發展，應該是這個時候所作下的睿智選擇。

## ■完整的華文中學

考察馬來亞半島華文教育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所謂華文教育，實際上是某個地區的整個華人社會所共同參與的一項「公共事業」。數十年來，她所以能逐步發展，由小學而初中，由初中而高中，甚至於五十年代南洋大學的創辦，都只因爲她是華人社會集體參與的一樁公共事業。麻坡中化校史說：「自創辦以迄淪陷停閉，小學全部免費，中學收費亦低；和平後雖收費，並受政府津貼，然開支浩繁，仍須董事會措籌鉅額經費，始克平衡收支。而維持經費最力機關，初爲華商局，由該局向各商號按出入口之多寡，徵收捐款。華商之後，爲樹膠公會，戰前戰後，由該會贊助經費，何止數百萬元。」<sup>50</sup>這段文字，即足以說明華文教育基礎之所在了。

華文教育既是華人社會集體參與的一項公共事業，那麼，其形象的維護和發揚，實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華文中學既宣佈爲一獨立機構，不接受政府經濟上的任何津貼，自願保留其傳統的辦學方針和教學媒介，那麼，她作爲華人社會教育機構的形象不但得以保持，而且，面對政府中學的不同教學媒介及不同辦學

<sup>50</sup>同四，P、46。有關笨珍培群申請改制之事，可參考劉欽忠所寫的「華教生力軍——笨珍培群獨立中學」；此乃「獨中專訪」一系列報導之一，原文發表於教師雜誌第八卷第五號，P、41-45，1974。馬來亞聯邦華校教師總會出版。

<sup>51</sup>同四，P、26。

方針，其所肩負的使命就顯得更重大和深遠。在這兩種不同學制及不同目標的學校的對比之下，華文獨立中學似乎比往昔更能贏取華人社會的愛心，因而其參與的態度及行動也就更加熱忱和積極。從柔佛州華文中等教育的歷史來觀察，無可否認的，一間完整的華文中學如寬柔、鑾中、中化及華仁者，比一間半國民型半獨立如培群及培華者，更能獲得華人社會的支持和參與。



●有學院式的校舍的寬柔中學，是我國近年來發展最迅速，學生人數最衆多的一間

如果考察他們的出版品，我們從其徵信錄裡，就可以發現，每當學校喜慶來臨之前，該區華人社會即發動一場相當全面性的捐款運動，方式可以是獻金、捐款、賀儀及購買禮券等，目標却是一個。這種臨時性的捐款運動，歷史非常悠久，大概辛亥革命

---

之前就已經存在於華人社會，而且，幾乎成爲華人社會一種籌募





●華文教育是華人社會的全面參與的一種文化建設工作，中化中學這塊建校碑誌，商號及人名非常多，正顯示出其參與範圍之遼闊。

家長學生獻金只是所有捐款運動之一項罷了。捐款數目最龐大、影響力最遼濶的，莫過於社會人士。試再以新山寬柔為例子，略加以說明。寬柔中學為慶祝五十週年紀念，於1963年，亦即宣佈為獨立中學後的第六年，曾發動一次捐助運動；根據該校紀錄<sup>53</sup>，除了教職員、學生及校董捐款外，外界所捐助者可分為兩類：

<sup>53</sup> 同50。

---

(一)樂捐者

1. 個人：3 2
  2. 公司：1 0 1（包括新加坡公司 6）
  3. 公會：2 2（包括新加坡校友 1）
- 共計：1 5 5 單位

(二)購買禮券者（包括全馬各地）

1. 個人：7 1 7
  2. 公司：7 6 6
  3. 公會：9 1
  4. 學校：2 1
- 共計：1 5 9 5 單位

前後兩項，共得 1 7 5 0 單位。樂捐及購買禮券之款項數目固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不過，此一運動所涉及之範圍及其層面的遼濶之意義，更在此款項數字之上數千百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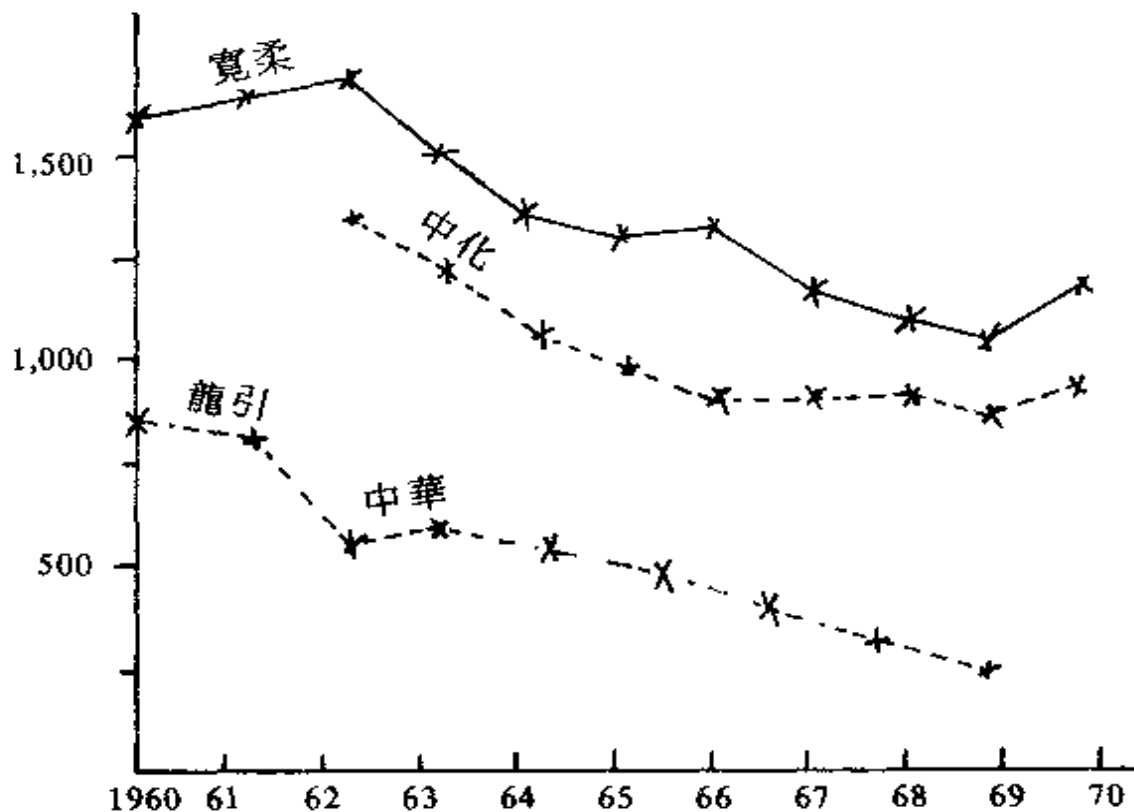
柔佛州華文中學由於宣佈為獨立教育機構，維持了傳統華文教育的形象，對於她作為華人社會共同參與的公共事業來說，意義非常重大。華人社會認為，她自始就是華人社會這個有機生命的一份子，其生存及發展是華人社會自己份內的事，所以，華人社會和他們的先人一樣，以參與其工作為一天經地義的事。因此，柔佛州六間華文中學宣佈為獨立教育機構之後，其經費並不發生問題，而且，甚至於逐步克服困難向前發展。柔佛州華文中學立於不敗之地，其中一個道理也許就在此了。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說，他們的決定是一項睿智的選擇。

華文中學既宣佈為獨立機構，不接受政府經濟上的任何津貼，也自願離開政府的教育系統，那麼，很可以想像得到的，學生的來源、學生的出路以及華文獨立中學地位的建立，將是今後獨

立中學所面對的困難和險阻。這三個問題的妥善安排和解決，將決定自願航向汪洋大海另尋目標的獨中的成功和失敗。

柔佛華文中學自從宣佈為獨立中學後，很顯然的，就進入和政府中學爭奪學生的局面；傳統的華文教育以及政府的英文教育，孰優孰劣？孰能得到華人社會的支持？孰能符合華人社會的需求？孰能符合此多元的社會？在這個時候，立刻進入短兵相接的肉搏情況。今天，只要回顧這段歷史，無可隱諱的，立刻可以發現，在這段短程的競賽中，華文中學失敗得頗為驚心。

年代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寬柔	1508	1516	1549	1559	1410	1249	1250	1188	1126	1101	1250
中化	未詳	未詳	1350	1247	1090	970	860	865	887	851	994
龍引	810	777	590	641	599	473	433	426	412	400	未詳



首段獨中學生升降示意圖

茲以新山寬柔、麻坡中化及新文龍中華為例子，來說明獨中首階段學生銳減的情形。寬柔中學1962年擁有學生1,549名，1969年降為1,101名，下跌百分之28.9；麻坡中化中學1962年學生1,350名，1969年存851名，下跌百分之36.2；新文龍中華中學1960年學生810名，1969年降為400名，下跌百分之50.6。本州其他華文中學的情形，也大略如此<sup>(54)</sup>。

學生除了逐年減少之外，每學期的流動性也相當大<sup>(55)</sup>。以居鑾中華中學為例，1968年可說是學生最少的一年，共計只有899名而已；不但如此，該年也是學生最不穩定的一年，首學期學生1,118名，第二學期1,077名，減少了41名，第三學期899名，再減少178名，前後共減學生219名，約等於四班學生的數字。似此不穩定的現象，相信也發生在其他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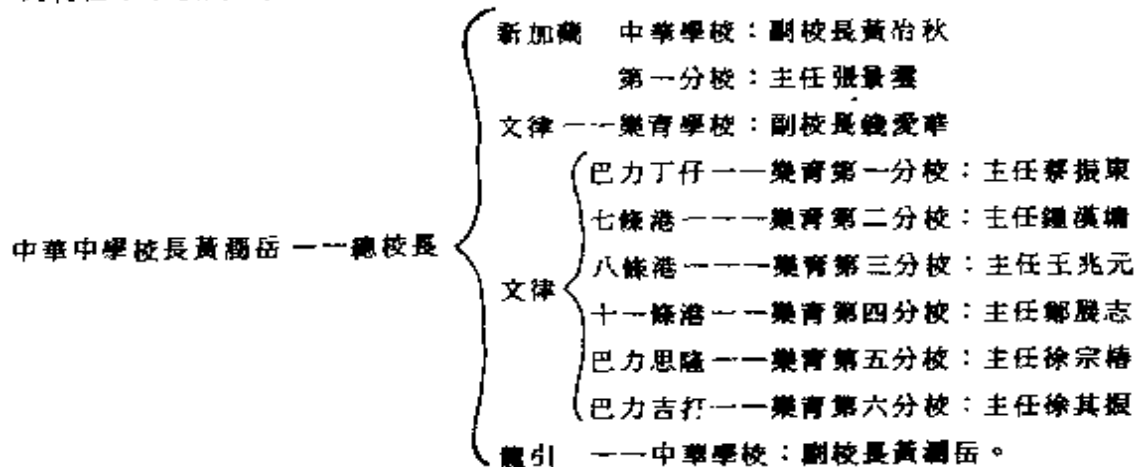
年 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三學期	差額
1963	1,065	1,017	974	91
1964	1,015	985	943	72
1965	1,060	1,036	975	85
1966	1,137	1,109	1,055	82
1967	1,202	1,182	1,121	81
1968	1,118	1,077	899	219
1969	1,030	966	904	126
1970	1,091	1,047	982	109

<sup>54</sup>有關寬柔、中化及新文龍中華三校六十年代學生的統計數字，見於下列一系列「獨中專訪」的報導：1 劉欽恣寫的「寬柔中學採訪記」，發表於教師雜誌第八卷第二期；2 鄭禮力寫的「柔佛麻坡中化中學」，發表於教師雜誌第八卷第六號；3 劉欽恣寫的「樸實的居鑾中華中學」，發表於教師雜誌第八卷第三號。

<sup>55</sup>本節「居鑾中華歷年學生流動性統計表」，見同上註3。

爲了發掘學生的新來源，獨立中學逐漸把重點轉向郊區的小鄉鎮；向城市四周小鄉鎮廣招學生，也許是解決當前危機的一個方法，何況若干華文中學在創設之際，即已建立兼收城市及郊區學生的傳統<sup>(56)</sup>？把這個傳統加以靈活運用，也許就是本州華文中學爲首十年安渡危機的原因之一。以新山寬柔中學而言，早在她創辦之際，由於地理上的優勢，附近郊區各小鄉鎮到此升學的學生，數量就逐漸在增加之中。當獨立中學面臨考驗的首十年裡，城市的學生雖然裹足不前，郊區的學生却源源而來，情況不減當年。試以1963年爲例<sup>(57)</sup>，半數以上的學生都來自四周的郊區，新山市區內的學生僅佔百分之41.8而已（見附表）。當然，開發學生來源的新途徑有賴董教學的充分合作以及社會人士的熱烈支持，這其中所涉及的包括學校的辦學精神、學生的學術水準以及交通工具的安排等等，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已經看到，中、北馬不少獨立中學在復甦後的今天，即積極地採用此良策，以克服學生的欠缺。

試以新文龍中華中學爲例。柔佛州西陵新西嶼、文律及龍引三個小市鎮，分設華小十餘間，早在中華中學設立之前，三區畢業生大部份都因家庭經濟不充足而輟學，即使有能力者，也必須負笈他鄉。當地華人社會有識之士乃組織三區華校聯合董事會，公推鄭振中先生爲董事長，並創辦中華中學。黃潤岳初任龍引中華學校校長，後被聘爲三區總校長；中華中學成立之際，乃轉任中學校長。其組織結構如下：



資料來源：1954年新文龍華校畢業特刊。

<sup>(57)</sup>見寬柔五十年，P、167。

1963年度寬柔學生來源地區比例		
地 區	人 數	百分比
新山市	572	41.8
古 來	133	9.7
淡 杯	124	9.1
士古來	92	6.8
士 乃	50	4.3
振林山	56	4.1
哥打丁宜	46	3.4
馬 西	39	2.9
烏魯地南	28	2.0
笨 珍	23	1.7
新山縣其他各地	84	6.1
柔佛州其他各地	110	8.1
共 計	1459	100.0

華文中學早在創設之際，就和政府的教育系統不太契合，所以，一名學生如果要從華校走進政府的教育系統，將是一件艱難的事情。作為華人社會的教育機構，華文學校一方面被當作一個中華文化的研習所，藉以維持及發展華人社會，她們另一方面又必須另覓甬道，安排部分優秀學生通向大學，獲取高等學位。華文中學自從宣佈獨立後，往昔通向政府教育系統的甬道更形斷絕，於是，為優秀學生另覓升學途徑的工作便顯得非常殷切和逼迫。如何克服這一個問題，無可置疑的，將會是華文獨立中學成敗的另一重要因素。

五十年代中期南洋大學的創辦及五十年代末期留學台灣風氣的形成，對六十年代柔佛州華文中學克服學生出路的困難，有着很重大的幫助。若干具有遠見的華文中學已經覺察出這種形勢，



●居鑾的中華中學，是柔佛州一間很樸實的學校

六十年代中化學生獲取學位表			
年 度	學 士	碩 士	博 士
1960	30	0	1
1961	24	2	1
1962	22	1	
1963	20	3	5
1964	23	3	1
1965	34	4	
1966	29	1	1
1967	7		

·本表統計於1972年，1967年以後高中畢業生皆未學成，故未列入本表。

所以，不斷努力提高學生的程度，甚至爲了銜接兩地大學的課程，重新調配學校的教科書，以期達到先修班的程度。這種措施，無疑的，是本州華文中學宣佈獨立的首十年內最成功的地方；也是獨中在最困厄之際，憑自己的學術本領，架舖而成的一條甬道。試看麻坡中化中學的畢業生(58)，他們在六十年代所獲得的大學及高級學位的數量(59)，就可以知道，本州華文中學在離開政府教育系統之後，也很能夠另創局面，安排優秀學生繼續深造。

華文中學宣佈獨立後，其地位及形象尙是恍惚未明；既克服

寬柔 1964 年高中各科課本媒介語統計表

		中文本	節數	英文本	節數	馬來文本	節數
高一	文科	華文、文學史、應用文、幾何、三角、歷史、地理、生物	24	英文	8	馬來文	2
	理科	華文、文學史、應用文	8	英文、幾何、代數、化學、生物、物理	24	馬來文	2
高二	文科	華文、文學史、應用文、三角、代數、歷史、地理、簿記	23	英文	9	馬來文	2
	理科	華文、文學史、應用文	8	英文、代數、幾何、力學、化學、生物、物理	24	馬來文	2
高三		本年度未分科，照舊編配。					

58 中化中學所出版「中化六十年」內，有「校友概況」一章，內有「中化中學大專畢業校友名錄」，搜羅該校五十及六十年代大專畢業校友之各項資料；本節「六十年代中化學生獲取學位表」，即整理該名錄而製成。

59 本表內博士欄，僅據名錄整理而編成；該名博士候選人是否取得學位，不在本表考慮範圍之內。



學生的來源及出路的問題，那麼，在漫長未明的道路上，如何建立起自己的地位和形象，倒是頗費思索的一回事。一般上來說，當年柔佛州華文中學都非常重視英文，除了英文一科之外，理科班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及力學等，都採用英文本的教科書。以1964年新山寬柔中學<sup>(60)</sup>及1972年蔴坡中化中學<sup>(61)</sup>為例子（見附表），理科班所接觸的英文每週都在二十三節（每節四十五分鐘）以上，和中文課本相比的話，是三比一。英文備受重視，對學生深造來說，有着莫大的方便；不管是去南洋大學、台灣各大專，乃至於澳洲及紐西蘭。因此，在華文中學宣佈獨立

中化1972年高中各科課本媒介語統計表

		中文本	節數	英文本	節數	馬來文本	節數
高一	文商	華文、文學史、修辭學、歷史、地理、三角、大代數	17	英文、簿記	13	馬來文	4
	理	華文、文學史、修辭學	8	英文、三角、微積分、生物、大代數	23	馬來文	4
高二	文商	華文、文字學、文學史、大代數、解幾、歷史、地理	20	英文、簿記、打字	14	馬來文	4
	理	華文、文學史、文字學、大代數	11	英文、解幾、微積分、化學、物理	22	馬來文	4
高三	文商	華文、應用文、物理、歷史、微積分、解幾	20	英文、簿記	11	馬來文	4
	理	華文、應用文	7	英文、解幾、微積分、化學、高級解幾、物理	26	馬來文	4

<sup>(60)</sup>同<sup>(57)</sup>「1963年度各級用書一覽表」，P.174-179。

<sup>(61)</sup>同<sup>(58)</sup>「各年級用書一覽表」（該書無頁碼）。

---

的首十年裡，具有先見之明的學校或校長，都極力在為她們塑造一個新的形象——中文及英文皆優的中學。無疑的，和政府中學只重視英文、或重視英文及馬來文相比較，華文中學更能取得華人社會的信賴，也能適應這個多元民族的社會，更能符合學生深造的需要。

此外，華文中學也兼授馬來文；中化中學1972年馬來文每週增為四節，馬來文之被接受和重視，可以概見。馬來文是本國的國家語文，華文中學強調馬來文的學習，自是天經地義的事。七十年代獨中運動時，以「獨中兼具華、英、巫三種語文的特色」為宣傳之口號，實際上是淵源自六十年代。

總結來說，本州華文中學自從宣佈為獨立的教育機構之後，即面臨若干不可預測的危難，以當日學生逐步銳減的情形而言，的確是到了寢臥不安的地步。所幸教育本是華人社會精神之所在，為教育而獻身是華人社會公認天經地義的事情，因此，華文中學宣佈獨立雖然失去了任何津貼，在董教努力之下，却贏得華人社會的全面參與，因而經費之危難得以順利解決。另一方面，新加坡南洋大學的創辦以及留學台灣風氣的形成，恰好為六十年代華文教育開啓了一個新機運，高中畢業生的出路可以迎刃而解。在此有利的形勢之下，發掘學生新來源以及提高學術水準就成為本州獨中成敗的內在因素了。今天，當我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發現到，柔佛州華文獨立中學能夠安然渡過首階段的夢魘時期，應該歸功於下列三個原因；首先，學校本身保持了傳統華文教育的形象，贏得華人社會之支持和參與；其次，一個有利於華文教育的新機運隱然地來臨，使得華文中學能夠繼續往前潛泳；最後，學校的掌舵者能夠覺察此新機運，及時鞭策學校的學術水準，讓學校立於不敗之地。寫到這裡，我們不禁對當日董教負責人的眼光和睿智感到欽佩萬分。

---

## ■國民型中學裡的華文中學

1958年昔加末華僑中學申請改制，本州第一間中學離開了傳統華文教育的陣營。1962年，笨珍培群中學及利豐港培華中學也申請改制<sup>(62)</sup>，不過，爲了安頓超齡學生，他們另辦下午班的華文中學，不接受政府津貼，成爲一半國民型中學、一半華文獨立中學的學校。本節所論國民型中學裡的華文中學，對柔佛州而言，即指此二間中學。

在國民型中學裡另辦華文獨立中學的目的，最開始時大概是爲着安頓超齡學生，以免這批「犧牲者」嬉遊失學。後來，爲了維持學校的經費及最起碼的學生人數，乃不得不兼收政府考試的落第生。試以培華中學爲例：

利豐港地區若以培華中學爲中心，縱橫五十里間，共有十六家華文國民型小學。每年十多校畢業生，無慮千多人，因此在未改制以前，該校學生來源並不匱乏。近十年來，學生人數逐年減低，而且越來越少，歷年學生除極少數爲方便升學就業，插進高三之各校學生外，高中一新生則全係附近英校L.C.E考試不及格者。學校去年創初中部，其學生除極少數係新近畢業小學，因家境困難無法進入國民型中學者外，大多數係失學之超齡青年，以優待各費而招收者，但此亦須積時日，多方誘導，方有當前初二班之二十名學生。至於初一生，即豁免各費，給予課本，甚至半工讀辦法給予補貼，尙難招足十名，可謂慘淡經營<sup>(63)</sup>。

在政府中學裡添辦華文中學，學生來源之困難，培華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了。笨珍培群的情形，也與此相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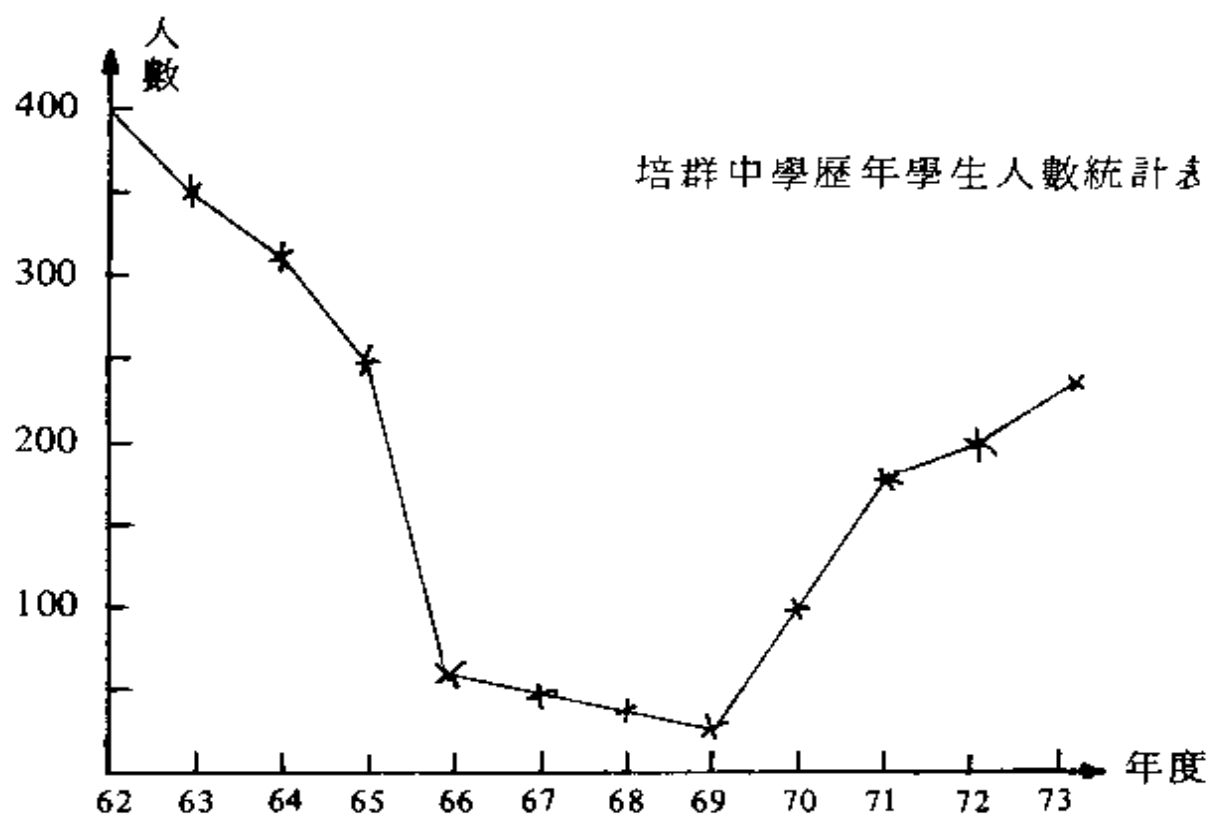
<sup>(62)</sup>見前。

<sup>(63)</sup>此乃劉欽必學樣採訪之報導文字，同上。

當柔佛州完整的華文中學在為學生人數銳減而進行搏鬥之際，國民型中學裡的華文中學所面對的同一困難，更形窘迫和難支



。培群中學「自從六二年宣佈改制後，便告日走下坡，學生人數由剩下的不到四百人，逐年減退；至六九年最低潮時，只剩二十三人」<sup>(64)</sup>（見附表）；一間五百餘名學生的中學<sup>(65)</sup>，不及十年的



<sup>64</sup>同上。

<sup>65</sup>培群中學1960年學生得432名，開十班；1962年學生當有五百餘名。

時間，下跌至二十三名而已！形勢的危急和情況的窘迫，恐怕非當初申請改制者或添辦華文中學者所能料及的。

學生逐年減少，教師及校長自然無法安於教學。因此，設於政府中學裡的華文中學的另外一個危急和窘迫，就是教師及校長的流動性非常強大。1974年培華校長謝又齋先生針對此一問題，曾經發表下列之意見，他說：「其原因如次：甲、獨中薪金並不如英校或國民型中學之高；乙、獨中地位被認為不夠穩定和尊貴，因而新大、馬大畢業生即使願幫忙，也不見長久（即南大榮譽學位，也不欲久留）；丙、高級劍橋十一號班畢業生，若考

培	華	培	群
1962-1963	: 陳岳林	1962-1963	: 黃則吾
1964-1966	: 陳繼平	1964-1966	: 盛瓊榮
1967-1971	: 莫澤英	1967	: 余廬山
1972	: 謝又齋	1969-1974	: 郭金禎

試及格，多數另求深造。」<sup>(66)</sup>雖然我們無法知悉其流動性強大到什麼程度，不過，從謝校長這一席話來判斷，培群及培華二校當日教師流動性應該相當的大。除了教師，校長的流動性也很強（見附表）；在那十年裡，培華四易校長，培群五易校長，平均每位校長在職只二年半而已。校長和教師時常在更換，學校的行政和學術的水準自然無法上軌道。

總結來說，董事部於華文中學申請改制後，復於同一校舍內添辦獨立中學，藉以安頓超齡生及落第生，實際上不能被視為一種權宜之計。往昔傳統華文教育的形象既已被破壞，如今，又要從廢墟中再起爐灶，是談何容易的事。何況二校六十年代所採用

<sup>(66)</sup> 同見前。

---

的課本及所追隨的路線，儘以國民型中學爲馬首是瞻。因此，在強大的國民型中學的挑戰之下，附設的華文中學根本不是對手，眼看江河日下，實在無法挽狂瀾於既倒。學生大量銳減，學術水準急速降落，教師校長不能安於職位等問題，似乎如惡性循環地，纏繞着六十年代的這兩華文中學。

## 七、中等教育 第二階段的發展

七十年代是華文中學獨立後的第二個十年。在這十年裡，柔佛州華文獨立中學經過了第一個十年的努力和奮鬥，不但奠下一個相當的基礎，而且，也獲得了許多寶貴的辦學經驗，因此，在晉入第二個十年裡，由於客觀環境的改變，使得她們能夠根據昔日的辦學經驗，從已有的基礎上，往前再次發展。

南洋大學在七十年代的前半期還繼續向華文中學招生，留學台灣的風氣貫穿了整個七十年代；這兩件事，依然是影响本州華文獨中繼續發展或逐步倒退的重要因素。此外，對華文中學非常有利的另一客觀因素是，政府教育系統的逐年馬來西亞語化<sup>(67)</sup>。由於政府此一政策的推行，華人子弟一改湧向英文教育的積習，大量流回華文小學；這一改變，無論在形勢上或實質上，都給與華文中學諸多的利益。

秉持中文及英文兼優的新形象，承繼學生深造率相當高所爭得的新地位，柔佛州華文中學剛晉入七十年代，就立刻轉變新的機運——從六十年代的夢魘時期，走向曙光微露的時期。我們可

---

<sup>67</sup>有關此一問題，詳見筆者正在撰述中的「七十年代的獨中運動」

以根據學生人數及學校發展，來討論本階段華文中等教育的情況(68)。

從1970年開始，柔佛州華文中學大部分都在增加學生；有的逐年增加，從不回跌；有的數目字雖有停滯不前或稍為回跌

年 代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寬柔	人 數	1250	1409	1573	1845	2180	2543	2904	3087	3478	4091	
	班 數	中 學	24	23	26	36	43	52	59	65	71	87
		專 科						1	3	5	6	6
鑾中	人 數	1099	1183	1270	1336	1330	1487	1363	1331	1361	1414	
	班 數	22	23	26	26	27	28	26	26	27	29	
中化	人 數	987	1156	1332	1475	1598	1605	1443	1294	1271	1303	
	班 數	20	23	27	30	34	34	33	31	29	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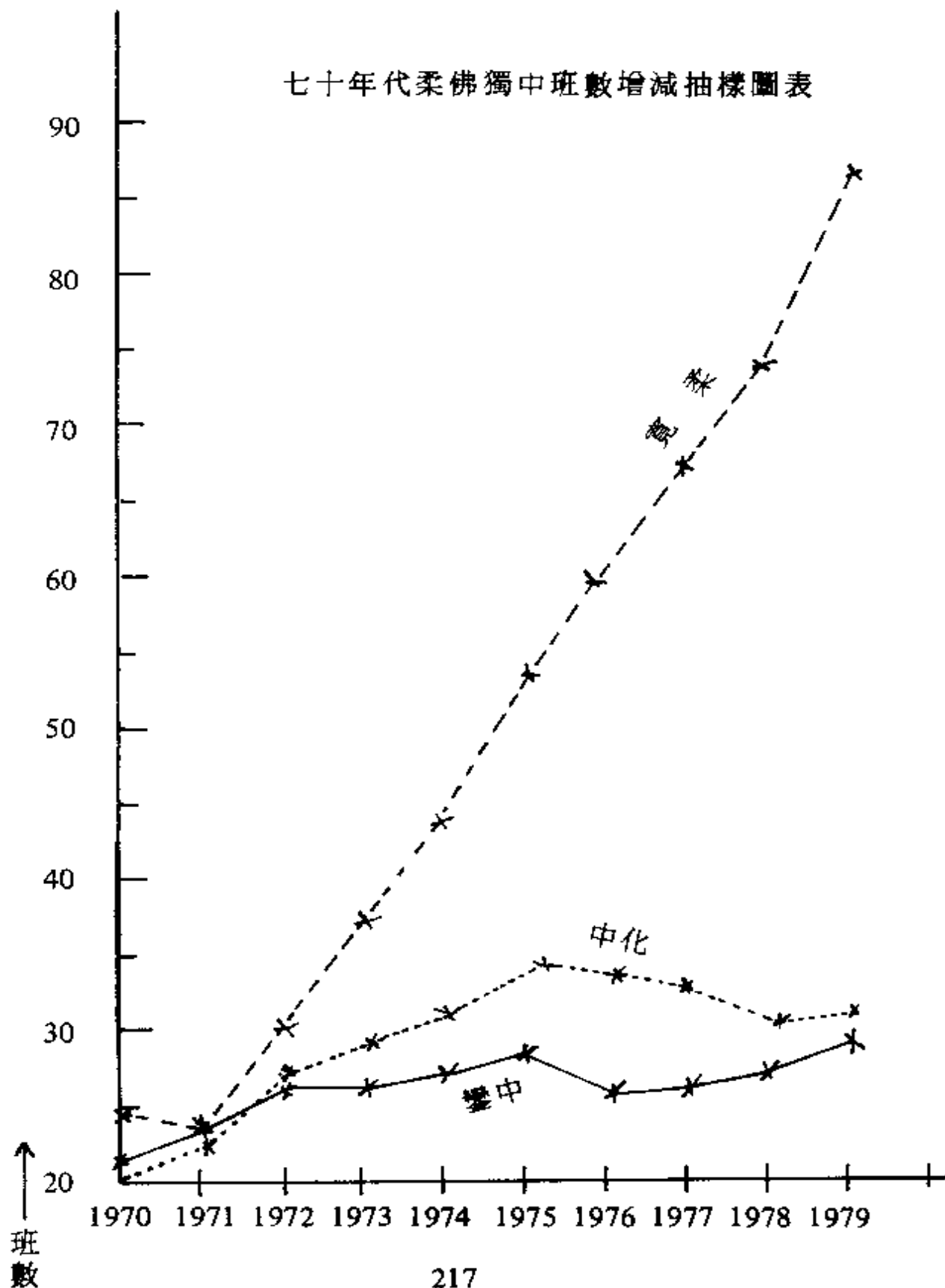
的現象，不過，就整個形勢而言，還是在增加之中。本文以新山寬柔為前者的例子，以居鑾中華及麻坡中化為後者的例子。新山寬柔1969年學生人數是歷年的最低點(69)；但是，一踏入1970年，即刻回升至1250名；以後每年都逐步增加，或增加百餘名（如1971年，增加159名，1972年164名，1977年173名），或增加數百名（如1979年增加613名，1978年391名，1975年363名），跨入八十年代的門檻，該校學生達4,149名，教員達144名，成為全馬最大規模的華文中學。居鑾中華及麻坡中化剛踏入七十年代，學生數目也即刻回升，以後每年都逐步增加，或數十名，或百餘名。1976年，她們的學生的數量雖然倒退了，不過，兩三年後

68同上。

69見劉欽恣的「寬柔中學探訪記」；另一部分之資料，來自寬中校長黃繼翔先生。

，數目字又逐漸回揚；到了1980年，鑾中學生是1511名，中化是1380名。當然，如果和寬柔相比的話，的確還是遜色不少。

七十年代柔佛獨中班數增減抽樣圖表





---

由於學生逐年的增加，不少學校即面臨教室不敷、設備不充裕的現象；所謂發展，於焉生矣。就柔佛州幾間華文獨中而言，以寬柔的學生增加得最迅速，所以，她的發展也快得最驚人。自1970年以來，該校所作三階段的發展，有如下文所臚列者<sup>(7)</sup>；

■ 1973 - 1976 第一階段發展 ■

1. 將舊食堂拆除，興建四層樓圖書館科學樓，費馬幣453,000元。
2. 建臨時教室一列五間及男女廁所，費馬幣五萬餘元。
3. 建兩個籃球場、一個臨時食堂，圍籬笆，費45,977元。
4. 購入地皮兩片及若干店屋，費三十萬元左右。
5. 改建教師宿舍，連接學校走廊，費二萬餘元。
6. 語言實驗室設備，費十萬元。
7. 圖書館冷氣設備，費五萬餘元。
8. 科學館設備，約十萬元。

■ 1977 - 1978 第二階段發展 ■

1. 將一列舊教室連教師宿舍拆除，興建一座四層樓「L」型校舍，費約一百萬元。
2. 傢俬、設備、冷氣工程、水電工程，費二十餘萬元。

■ 1979 - 1980 第三階段發展（正在進行中） ■

1. 拆除另一排舊教室，興建一座四層樓的校舍，費七十萬元。
2. 傢俬、設備等，約三十萬元。
3. 重建校門，費五萬元。
4. 修建禮堂舞台，費五萬元。
5. 建築運動場之瞭望台，並修整跑道，所費待估。

---

<sup>(7)</sup>各階段發展的概況，承黃繼翔校長見告，謹致謝忱。



●通過華文教育，培養學生們的國家意識，是我國華文獨中的任務之一，圖示中化中學六十週年運動會的一個場面。

經過了第二個十年的發展，寬柔獨立中學不但是全馬學生衆多的一間中學；和學院相比較的話，並不會遜色。其他幾間華文中學雖然沒有寬柔發展得那麼迅速，也確實進步了許多，和六十年代相比，改觀了不少。

傳統華文中學發展既如此迅速驚人，附設在國民型中學裡的培群和培華呢？踏入七十年代，她們又如何邁開脚步呢？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盤居在國民型中學裡的培群和培華，經過接近十年的曲折和折磨，董事部才深深地瞭解，如果不另謀出路，自建校舍，實在是無法生存，更不要說發展了。培群中學在復興宣言裡說：「苟延殘喘，非辦學的精神，終必被淘汰，然何以轉危爲安？何以對締造培群之先賢？研討再三，惟有抱不屈不撓之精神，策劃復興，站穩維護華教之立場，奮鬥到底。」<sup>(71)</sup>這是培群的經驗。

爲了圖謀東山再起，培群於六十年代末期在大笨珍另購地段二十畝，培華於1974年獲得紫光閣的支持，捐獻校地二英畝

<sup>(71)</sup>同前。



首任最高元首陛下於一九五八年巡幸寬柔中學，在圖書館留影。  
(下為元首簽名式)

，作為脫離寄人籬下的第一步。踏入七十年代，兩校即拋棄昔日堂皇的校舍，一點一滴地，重新做起。試觀察二校七十年代的發展（見附表）<sup>(72)</sup>概況，就可以知道，今人如果肯鏗而不捨、發奮圖強的話，其毅力和精神實和先賢沒有多大的差別。

七十年代培群發展概況	
年 代	發 展 項 目 及 其 用 途
1970	自建課室六間，一間為辦公室，一間為實驗室。
1972	建課室四間，一間作圖書室。
1975	建課室六間，二間作教師辦公室及校長室。
1977	建科學館一座，費十二萬五千元。
1979	建現代運動場一座，正進行中。
1980	圍籬笆，費七千五百元。

七十年代培華發展概況	
年 代	發 展 項 目
1972	興建教室若干間。
1975	再建教室五間。
1978	興建教師宿舍五間。

二校既拋棄舊痛，從新建立新的形象和地位，踏入七十年代，學生數目也就逐年增加。當然，這種增加和前述的客觀因素有一部分的關係。試舉培群為例，該校1970年學生177名，1979年達419名，增加一倍有餘<sup>(73)</sup>；反觀低潮的1969年，學生得23名，真有天壤之別<sup>(74)</sup>。

縱觀七十年代，柔佛州華文中等教育的發展是相當可觀的；

<sup>(72)</sup>同(48)。

<sup>(73)</sup>此處資料，承陳期輝校長見告，謹致謝忱。

<sup>(74)</sup>同(48)。

### 七十年代培群學生增減表

年 度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人 數	177	175	179	234	265	315	307	249	341	419	422

一些學校學生直線增加，校舍翻新重建；一些學校略有曲折，不過，前進的步伐還是一致；一些前此改制的中學，痛定思痛，另起爐灶，回歸華教陣營。這種形勢，固然是有利的客觀因素的繼續存在，却也應該歸功於第一階段所奠下來的紮實根基。

附誌：本文所有資料的整理以及圖表的製作，全由李玉女士負責，謹致謝意。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稿

## 附錄一：

### 柔佛州華文小學編號名單

#### 峇株巴轄縣 BATU PAHAT

437 愛群一校	Ai Chun Satu	446 中華	Chong Hwa, Senggarang
438 愛群二校	Ai Chun Dua	447 中華	Chong Hwa, Parit Kadir
439 Buloh		448 中華	Chong Hwa, Sri Medan
440 正修一校	Cheng Siu Satu	449 中華	Chong Hwa, Rengit
441 正修二校	Cheng Siu Dua	450 中華	Chong Hwa, Kangkar
442 振華	Chern Hwa	451 中正	Chung Cheng
443 中華	Chong Hwa, Sri Gading	452 華民	Hua Min
444 中華	Chong Hwa, Segenting	453 華仁	Hwa Jin
445 中華	Chong Hwa, Sg. Ayam	454 華南	Hwa Nan

- |                              |                      |
|------------------------------|----------------------|
| 455 光南 Kong Nan              | 481 Kuo Kuang        |
| 456 新港 Kangkar Baru          | 482 Sawit            |
| 457 Lam Lee                  | 483 士年納 Sedenak      |
| 458 Li Chun                  | 484 Sengkang         |
| 459 馬華 Malayan               | 485 聖約瑟 Saint Joseph |
| 460 明志 Ming Chih             | 486 丹柏 Tampoi        |
| 461 Panchor                  | 487 Yu Hwa           |
| 462 培群 Pei Chun              | 488 敬業 Ching Yeh     |
| 463 平民 Ping Ming             | 489 Kelan            |
| 464 新華 Sin Hwa, Bukit Pasir  | 490 古來一小 Kulai Satu  |
| 465 新華 Sin Hwa, Parit Sungit | 491 古來二小 Kulai Dua   |
| 466 樹人 Sulong                | 492 Kulai Young      |
| 467 中江 Tongkang              | 493 明德 Ming Terk     |
| 468 同正 Tung Cheng            | 494 培華 Pei Hwa       |
| 469 安寧 Yani                  | 495 平民 Ping Ming     |
| 470 永章 Yeong Chang           | 496 輔士 Pu Sze        |
| 471 永平一枝 Yong Peng Satu      | 497 輔萊 Pulau         |
| 472 永平二枝 Yong Peng Dua       | 498 Saleng           |
| 473 育才 Yoke Chai             | 499 泗隆 Seelong       |
| <b>新山縣 JOHORE BAHRU</b>      |                      |
| 474 柏圖 Batu                  | 500 士乃 Senai         |
| 475 Bemban                   | 501 Swee Lam         |
| 476 寬柔一小 Foon Yew Satu       | 502 Ban Foo          |
| 477 寬柔二小 Foon Yew Dua        | 503 Chien Chi        |
| 478 寬柔三小 Foon Yew Tiga       | 504 Chee Tong        |
| 479 寬柔四小 Foon Yew Empat      | 505 Masai            |
| 480 寬柔五小 Foon Yew Lima       | 506 Pandan           |
|                              | 507 Tong Hing        |

508 智南 Tiram

509 Kg. Kempas Baru

居鑾縣 KLUANG

510 Central Paloh

511 Chian Bee

512 僑民 Chiau Min

513 Chin Bee

514 Chin Chiang

515 中英 Chong Eng

516 中華一小 Chong Hwa Satu

517 中華二小 Chong Hwa Dua

518 中華三小 Chong Hwa Tiga

519 Gajah

520 嘉亨 Kahang

521 國民 Kuo Ming

522 Lambak

523 賴央 Layang-layang

524 立德 Lit Terk

525 Machap

526 巴羅 Paloh

527 博愛 Pa Yai

528 培智 Pei Chih

529 平民 Ping Ming

530 Sayong

531 Sri Lalang

532 South Malaya

533 Southern Malaya

534 Therburn

435 端本 Tuan Poon

536 Woon Hwa

537 育民 Yu Ming

哥打丁宜縣 KOTA TINGGI

538 Gogok

539 馬威 Mawai

540 New Kota

541 Nan Ya

542 Nam Heng

543 Pengerang

544 Pei Cheng

545 培華 Pei Hwa, Jln. Ah Siang

546 培華 Pei Hwa, Tk. Empang

547 Peay Min

548 Tai Sin

549 Tanjong Serindit

550 Thai Hong

551 育華 Yu Hwa

552 Yok Poon

豐盛港 MERSING

553 僑慶 Chiao Ching

554 好旺 Kg. Hubung

555 仁鑾 Jemaluang

556 培智 Pai Chee

**麻坡縣 MUAR**

- |                                 |                     |
|---------------------------------|---------------------|
| 557 愛華 Ai Hwa                   | 583 華明 Hwa Ming     |
| 558 益民 Aik Ming                 | 584 吉逢 Bukit Kepong |
| 559 木閣 Bekoh                    | 585 啓賢 Khay Hiam    |
| 560 文林 Boon Lim                 | 586 金枝 Kim Kee      |
| 561 啓明 Chi Ming Satu            | 587 國民 Kok Beng     |
| 562 啓明 Chi Ming Dua             | 588 公孺 Kung Yu      |
| 563 啓新 Chi Sin                  | 589 光中 Kwang Chung  |
| 564 建國 Chian Kuo                | 590 嶺嘉 Lenga        |
| 565 眞光 Chinkwang                | 591 南華 Nam Hwa      |
| 566 眞如 Chin Ju                  | 592 培才 Pei Chui     |
| 567 勤德 Chin Terh                | 593 培英 Pei Eng      |
| 568 中化 Chung Hwa Satu A         | 594 培華 Pei Hwa      |
| 569 中化 Chung Hwa Satu B         | 595 培養 Pei Yang     |
| 570 中化 Chung Hwa Dua A          | 596 Ladang Pengkal  |
| 571 中化 Chung Hwa Dua B          | 597 輔南 Pu Nam       |
| 572 中化 Chung Hwa Ketiga         | 598 培南 Pui Nan      |
| 573 中華基督 Chung Hwa Presbyterian | 599 嶺章 Renchong     |
| 574 中華 Chung Hwa Sg. Sendok     | 600 善才 San Chai     |
| 575 中華 Chung Hwa, Seron         | 601 三育 San Yu       |
| 576 中華 Chung Hwa, Kg. Belemang  | 602 醒華 Sing Hwa     |
| 577 中華 Chung Hwa, Jorak         | 603 新民 Sin Ming     |
| 578 中華 Chung Hwa, Asahan        | 604 訓正 Soon Cheng   |
| 579 中山 Chung Sun                | 605 訓蒙 Soon Mong    |
| 580 Ladang Grisek               | 606 維新 Wee Sin      |
| 581 榛林 Hau Lim                  | 607 育僑 Yih Chiau    |
| 582 林蒙 Limbong                  | 608 育英 Yok Eng      |
|                                 | 609 育英 Yu Eng       |



- 610 育人 Yu Jern  
611 育民 Yu Ming  
612 培才 Pei Chai  
613 啓群 Chee Chuin  
614 Lian Hwa  
615 培智 Pai Tze
- 笨珍縣 PONTIAN**
- 616 民衆 Bin Chong  
617 僑民 Choew Min  
618 啓智 Chi Chih  
619 啓蒙 Chi Mang  
620 建華 Chien Hwa  
621 中華 Chung Hwa  
622 樂山 Gau San  
623 Kew Boon  
624 黎明 Lee Ming  
625 樂育 Lok York  
626 樂育一小 Lok Yu Satu  
627 樂育二小 Lok Yu Dua  
628 樂育三小 Lok Yu Tiga  
629 樂育四小 Lok Yu Empat  
630 樂育六小 Lok Yu Enam  
631 南馬 Nam Mah  
632 培僑 Pei Chiao  
633 培群一小 Pei Chun Satu  
634 培群二小 Pei Chun Dua  
635 培華 Pei Hwa
- 636 修文 Siu Woon  
637 大同 Tah Tong  
638 育民 Yu Ming  
639 育民一小 Yu Ming Satu  
640 育民二小 Yu Ming Dua
- 昔加末縣 SEGAMAT**
- 641 Ai Chun  
642 Bekok  
643 Hwa Nam  
644 三合 Chaah  
645 Central Site  
646 大港 Tah Kang  
647 Jementah Satu  
648 Pekan Jabi  
649 Jagoh  
650 勵志 Li Chi  
651 佳什 Kasap  
652 加叻 Karas  
653 Kebun Baru  
654 拉美士 Labis  
655 昔華 Seng Hwa  
656 思樸 Bukit Siput  
657 Kg. Tengah  
658 登能 Tenang  
659 化南 Tambang  
660 Tua Ooh  
661 Jementah Dua

---

## 附錄二：柔佛州華校創辦人名表 ( 創辦人超過五名者，僅錄五名 )

- 437 }  
438 } 郭一卿、趙麗生、雷綿超、黃乃淵、何國旗等  
439 }  
440 }  
441 } 中華商務局 (中華商會)  
442 }  
443 } 葉棟村、蘇餘醺、潘天恩  
444 } 紀亞勝、彭添發等  
445 } 趙平階、蔡伯祥、傅曉明、郭加春、蔡坪等  
446 } 周源興、林榮裕、楊味、吳吉靈、郭慶林等  
447 }  
448 } 辜芳餘、鄭作彩、鄭藩、鄭挺、劉燦等  
449 } 陳登岳 領導創辦  
450 } 鄭振中  
451 } 林述通、吳成基、林奕志  
452 } 翁會明、陳奕修、陳元典、梁定權  
453 }  
454 } 李倩白  
455 } 林鏡淮、卓榮清、黃機和、吳明馨、莊清金等  
456 } 黃正意、李吉之  
457 } 林生應  
458 } 郭懋貞、林樹勳、鄭作綠、蘇養泉  
459 }  
460 } 鄭陵、陳清源、林佐、鄭注  
461 } 高德根 園坵  
462 } 李省堂、吳季軒、黃怡權  
463 }  
464 } 葉玉壽

- 465 } 黃怡恆、周宗守、陳春夏、周宗慶、陳學統等  
466 } 吳先沛  
467 志群：郭川本；橋南：金泉興、劉炳和、張亞漢  
468 許林藝、李成業、張成福、許乃篇、陳瑞冊等  
469 潘天恩、許逢貴、陳鎮社、楊保居等  
470 陳紫益、陳智科、陳替炳、陳智園、陳智饒等  
471 程則乾、許得平、陳賢臨、林勳山、王水宮等  
472  
473 許傳爲、張玉斗  
474 朱廣源  
475  
476 }  
477 }  
478 } 黃藝初、駱雨生、鄭亞吉、陳迎祥  
479 }  
480 }  
481 鄭華添  
482 陳魁、張謙、謝東全、劉杏亭、黃俊南等  
483 池誠初、陳荃、王德極、吳玉裳、羅友  
484  
485 天主教堂  
486 劉登鼎、陳錦雲、張國洪、張有全、翁登榮等  
487 Chai Eng Say, Chai Tien Seng, Tan Yew Sin, Chai Tack Eng ,  
Chai Tack Chan  
488 盧志南、郭應乾、許金喜、卓泰山  
489 居蘭園  
490 }  
491 }  
492  
493 鄭荆召、李光前、鄭荆倫等  
494 蔡永泵、吳文金、蔡清經

- 
- 495 林明祿
- 496 黃德輔、葉火生等
- 497 楊其香、徐蘊玉
- 498 許書元、黃帝元、徐萬昌、蔡董、沈桂等
- 499 黃安、曾憲友、曾憲勝
- 500 林名秀、陳崇天、黃子松、蔡月初
- 501
- 502
- 503 謝富石、劉錦煥、劉春明、楊立允
- 504 洪炳南
- 505 林光漢、陳開盤
- 506
- 507
- 508 楊耀南、傅兩盛、劉震滔、劉新屋
- 509
- 510 盧興、黃丁蘭、陳其祥、盧炳進、蘇永等
- 511 鄭爾愛、黃侏、周成甫
- 512
- 513 振美園種植有限公司
- 514
- 515 英人安德遜牧師、李國華、江福成、葉懷瑜
- 516 }  
517 }  
518 }
- 519 陳奕專、章萬、姚榮麟、黃丕莊
- 520 國民：張名書、黃清源、顏世受；南華：劉用宏、鄭繩樑、黃牌等
- 521 Manager Tuan Gruer
- 522 南邦園經理 Mr. O. W. Haltle (英人)
- 523 戴子良、蔡輝
- 524 鍾亞龍、吳海裡、葉之春、林橋、戴來

- 
- 525 張金芳、陳文香、陳公協、陳金賜  
526 顏錦祐、顏良圖、黃重資、黃祖成、黃人望等  
527  
528  
529 許炳祥、胡木佑、溫鈺華  
530 吳玉梅  
531  
532 新邦令金南馬種植有限公司（現易名爲陸洲種植有限公司）  
533 園坵華人工友合辦  
534 Mr. Stewood（本園經理）  
535 張石煙、蕭耀南、蔣才品  
536 侯決定、李清雲、黃亞日、何勳、巫欽年等  
537  
538 張甫青  
539 王明松、陳鎮才、歐繼飛  
540 移民官紀門、林理村長、陳永金、詹春  
541  
542  
543 鍾玉史、張周、陳百川、鄔玉  
544 林木金  
545 康師光、謝曉昭、陳財林、李鑑章、黃吉辰等  
546 張幹略、張秋平  
547 謝亞枝  
548 本地村民  
549  
550 黃森、劉亞振  
551 張德料、歐傳裕、韓泗豐、曹家欽、林樹欽等  
552 王詩煥、張海晏、沈大梓、張迪元等  
553 潘寶銘、謝杜傑、許鳴雁、楊文輝、洪竹城等  
554 張枝、蕭上府、楊村、楊接、沈文清等  
555 李靜瑜、陳安益、莊大有、吳水木、陳球等

- 556 曾益及熱心華教人士
- 557 陳清源、黃舫琴、林仲英、呂尙忽、林敬堯
- 558 南益樹膠有限公司
- 559
- 560 施德春、顏聲實、施文才、顏聲國、鄭輕邦
- 561 ) 王秀仁、梁世隆、林玉、謝和珍、鄧定保等
- 562 )
- 563 周文帆、蘇用固、顏竹、黃衍伊
- 564 林雲堤、陳錦章、李謀文、楊祈敬、何修史等
- 565 吳貞、林宸謀、張番來、陳世錦等
- 566 鄭友和、李振瑞、鄭夏純、陳峰國
- 567
- 568 )
- 569 ) 各幫領袖
- 570 )
- 571 )
- 572 )
- 573 鄭文炳、車德源、劉奕持、羅文漁、李斯英等
- 574 中南：魏昭劉、魏文良；南華：郭東海、郭詩象
- 575 黃明祥、黃伯助、張清池、林繩倫、方炳華等
- 576 陳兩、鄭玉、鄭楚、劉釗鑰、劉益
- 577 林怡書、陳水禮、林瑞榮、藍張木等
- 578 劉靜山、陳咸亨、陳貴和、羅蘭汀、陳寬聯等
- 579 周成中、鄭一清、劉成敦、魏烏九
- 580 楊釗拔、Mr. William Loke
- 581 林禮勤、張南星、林順、黃衍源、蘇遠遊
- 582 鄭美金、林家定、王志祥、黃信
- 583 林孝銘、張順杏、陳世錦
- 584 余紹樹、盧鴻義、林然英、余智友、陳老勝等
- 585 林卿謀、林滄海、林華恩、林華燕、周公秀等
- 586 當地職工

- 587 黃孫波、顏受鏡、黃鴻琳  
588 吳澤登、吳肅洲  
589 巫微明（一作巫文明）、鍾着  
590 陳元照、陳龍松（港主）、陳炳永等  
591 劉載文、許錦江、張祖鍊、李廸等  
592 杜文通、鄭君迴、李謀友、陳洽、鄭金龍  
593 戴金枝  
594 蔡敬三、鄭慶謀、李輝木、張育才、劉廣文等  
595  
596 Mr. Jefferies、潘記等  
597 葉金水、丁子英、黃碧珊  
598 陳加昌、蔡加坤、黃愈加、李炳元  
599 鄭全甲、吳運煥、林覺民、羅豫桑、杜林等  
600 由佛寺創辦  
601 鄭友甘、鄭奕顯、許之枝等  
602 江梓乾、鄭怡、黃朝欽、林先橋、張川流等  
603 林友聰  
604 鄭汲、林順、范東振、戴天送、陳光新  
605 陳光前、鄭作佩、林聖從、林熙佳、徐麗翔等  
606 鄭慶、李珠、劉景泰、劉尋等  
607 陳家積、杜貞祥、陳安祥、蒙光琳  
608 林樵、鄭世板、林集等  
609 李盤水、陳思永、魏文佬、林文如、邱士牆等  
610 陳光前、余垂彩  
611 顏贊爲、林大森、莊銘執、林忠信等  
612 薛文萬、振盛豐、瓊利、魏阻、李洲等  
613 龐秀華、唐賜珍、余令超、鄭坑等  
614] 鄭召、余鎮業  
615 黃熙業、葉瑞祥、黃爾啓、張廸、黃展祥等  
616 許炳意、謝傳謙、陳克忠、林錦福、莊成勤等  
617 陳永求、蘇看有、王令賢

- 618 賴權成、陳和春、何寶石、吳漢欽、賴扶持等  
619 王仲義  
620 鄭文瑞、鄭義熙、鄭木利、鄭檜熙、丘兆華等  
621 協成興主人及當地華人賢達  
622  
623  
624 羅愈紹、賴孫權、謝如在、賴金土、李慶福  
625  
626 }  
627 }  
628 }  
629 }  
630  
631 南馬黃梨種植有限公司  
632 陳文開、陳愈足、陳和宜、陳俊藩、高貴春等  
633 }  
634 } 余英偉、張江水、洪肇閃  
635 王紹南、廖海清、郭德賜、林廷玉、莊立愛等  
636 羅明利、林亞豹、何敦瑚、溫亞尊、柯家豐等  
637 梁怡來、鄭文瑞、林廣泉、林珍三、譚篤臣等  
638 歐陽振冰、黃起愈  
639 }  
640 }  
641  
642 姚明旋、劉柏、邱廉祧、卓祺嘉、邱廉愛等  
643 梁容君  
644 南華：謝松泉；南僑：鍾毓生  
645  
646 黃亞里、葉常源、劉惠朝、吳寶塔  
647 陳聞貴、陳奕修、湯其忠、李安興、張保等（與 661  
為姐妹校）



- 
- 648 葉明德、湯發鑾、陳隆發、林多政、吳金和等  
649 李貴、范民聰、陳佳、李禮南、林興等  
650 傅慶三  
651 陳簪和、鄭開杉、周孫華等  
652 五日選  
653 彭良、黎家讚、洪華棟、王成興、龐東苑  
654 陳元炳、陳洵相、葉祖深、陳雲文、林庶丕  
655 中正：謝登燎、鄭美蕪等；培正：陳新榮、葉祖雪等  
656 彭登仕、黃濶堤、尤衷、鄭象、黃立漢等  
657 姚鏊  
658 陳添發、張國芳、陳世美  
659  
660 鄭奕陞  
661 (與 647 爲姐妹校)

